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 以一貫道道親臨終陪伴經驗為例

Faith and Hope : The Experience of an I-Kuan Tao Follower
Comforting a Terminal Stage Fellow Believer

研 究 生：黃郁雯 撰

指導教授：林金木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 以一貫道道親臨終陪伴經驗為例

研究生：黃郁雯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李 燕 蕙

林 金 木

蔡 昌 雄

指導教授：林 金 木

所 長：釋 慧 開 (陳開宇)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8 日

謝 辭

生命是一段段峰迴路轉的旅程，很高興這個階段在這個時刻完成；如果不是現在，那該是什麼時候呢？我笑了，發自心中的微笑！因為，此時此刻，我明白：我做到了！

天上的母親！女兒把作品獻給您：一如您對我生命的奉獻！

親愛的家人！爸爸、乾爸、乾媽、哥哥、嫂嫂、弟弟以及兩個可愛的姪兒女，
郁雯把作品獻給您們：沒有您們的支持，我無法到達這裡！

敬愛的老師！林金木老師、蔡昌雄老師、李燕蕙老師，
學生把作品獻給您們：交會領悟的刹那，感動在心中溫炙！

同修的道親！老前人、前人、諸位點傳師以及道親，
後學把作品獻給您們：道真理真天命真，感恩所有的真心！

受訪的朋友！您們以生命記寫生命，謹致上最誠摯的感恩與祝福！

歸空的前賢！您們以生命印證所信，傳留下最深刻的慈悲與懷念！

同在的朋友！好作品與好朋友分享：這絕對是我目前最好的分享！

豐美的生命！還活著的自己、追尋真理的自己、悲喜交集的自己，

我把意義獻給妳，把此刻獻給妳，把一生獻給妳，

如果沒有明天，我該以什麼表情告別？

我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我會繼續未完成的意義，繼續向前走；

以信、以望、以愛！

感恩，再感恩！

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以一貫道道親臨終陪伴經驗為例

Faith and Hope : The Experience of an I-Kuan Tao Follower

Comforting a Terminal Stage Fellow Believer

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臨終陪伴歷程的信仰與希望，採取現象學取向的深度訪談方法，透過臨終陪伴家屬主體經驗描述，呈現臨終陪伴的信仰與希望之轉化及澄清歷程。

本研究透過宗教觀點詮釋「善終」的意義。目的是瞭解在此「善終」意義脈絡之下，有宗教信仰（一貫道）的個人在陪伴臨終者面對死亡時的內在調適歷程，並探究其在宗教義理與實際情境的對話與辯證歷程中，如何展現其信仰的力量以及如何印證、澄清其信靠的真理，並再藉此瞭解陪伴家屬如何在各個迥異的臨終處境下，有意義地詮釋「善終」以及喪親事件對其生命態度與信仰的影響。研究發現：在面對死亡的必然性、悲傷的無可避免性以及可能面對的各種不同臨終處境的不確定性之下，能給予臨終陪伴家屬最大的支持、安慰與力量的是「信仰」與「親情」。一貫道「必然善終」的信仰觀點，安慰且轉化了生命深層的焦慮與不安，讓曾經共命相依的臨終陪伴家屬，找到了繼續走下去的力量。亦即「善終」不是理念，而是生命的態度與實踐；而歷經喪親事件後的生命態度的轉變，將是喪親家屬朝向善終的實踐基礎。本研究提出的觀點可提供臨終關懷領域參考，希望能協助臨終陪伴家屬更認識生命、更瞭解死亡，提昇其面對死亡與悲傷調適的能力。

關鍵詞：臨終陪伴、一貫道、善終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faith and hope applying to the terminal stage. The main process of the thesis is to take the “ in-depth interview ” adapted from phenomenology, based on the experiencing description from the family of the terminal patients, we display the cour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faith and hope in terminal caring.

The researcher annotates the meaning of “ good death ” from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The goal of the thesis is to understand, under the meaning of “ good death ” , what is the internal adjusting process of those individuals with faith in religion---I Kuan Tao---when they accompany the terminal patients facing death; we also discuss in the process of dialog and dialectic of religious veritas and actual situation, how do we display the power of religion and how to approve and clarify the truth we believe; we use this to understand how do those family members of terminal patients interpret “ good death ” meaningfully, also, how does the bereavement affect their living attitude and belief. The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ile under the utterness of facing death, inevitability of grieving and uncertainty of dealing with the various kind of terminal situation, what give the family members of terminal caring the best support, the most comfort and the utmost strength are “ religion ” and “ family love ” . The religious point of I Kuan Tao--- “ necessity of good death ” , comforts and transfers the anxiety and uneasiness in life, it helps those family members of terminal patients whom have once depended on each other for life, to gain the strength to keep on going on in life. “ Good death ” is not only the ideal, but also the attitude and fulfillment of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attitude after experiencing bereavement, would b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ereaved family to head into “ good death ” . The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could be the reference of terminal caring domain; our wish is to help those family members of terminal companions to know life and death more clearly, and promote their abilities of adjustment while facing death and experiencing grief.

Key Word : Terminal Care, I Kuan Tao, Good Death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名詞界定	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現代人臨終的處境與困境	9
第二節 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14
第三節 一貫道的臨終關懷	3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6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47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49
第三節 研究工具	53
第四節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55
第五節 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58
第六節 研究倫理	59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60
第一節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60
第二節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99
第三節	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	134
第四節	綜合討論	15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83
第一節	結論	183
第二節	建議	193
	參考文獻	197
	附錄一 訪談大綱	203
	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205

表 次

表 2-1-1	1997 年台灣地區主要死亡原因	10
表 3-2-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50
表 3-4-1	編碼範列表	56
表 4-3-1	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一覽表	157
表 4-4-1	A.B.C.D 不同臨終處境的臨終陪伴歷程比較表	158

圖 次

圖 3-1-1	研究步驟程序圖	47
圖 4-1-1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66
圖 4-1-2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74
圖 4-1-3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86
圖 4-1-4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98
圖 4-2-1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107
圖 4-2-2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115
圖 4-2-3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125
圖 4-2-4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133
圖 5-1-1	一貫道一指超生之信仰內涵	186
圖 5-1-2	一貫道道親善終概念建構	188

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主要在於闡釋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以藉此提出研究問題要旨，並界定本研究的重要名詞；第二章則是針對研究主題，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第三章則是對本論文進行研究的方法與欲採行的步驟，做一說明；第四章則將訪談的資料加以分析、整理並做要點討論；第五章則是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研究者的背景經歷

研究者是一貫道道親，自小在宗教氛圍中成長，耳濡目染之下，所識、所信、所行，無非都受一貫道義理的影響。研究者三年前經歷母親離去的人生大慟，期間深刻領會宗教修持與宗教實踐的重要性，也深刻反省自身信仰的深度與純度。

人生無可避免的臨終處境，無論是臨終者還是陪伴者，甚至包括他者在內，都無所遁逃的被迫面對生命存在的根本問題；而生命的問題，只能以生命來做回應。所以，臨終的生命態度可說是修行者一生修行的總驗證，也是臨終陪伴的家屬必須共命參與的生命驗證。

然而，逝者已杳，生者何往？臨終陪伴家屬在陪伴歷經臨終者生命的最後一場驗證之後，如何詮釋以及繼續面對自己的生命與信仰？研究者發現，在臨終陪伴家屬陪伴臨終者面對死亡的過程中，臨終者的臨終處境（即死法）深深影響著，甚至考驗著陪伴家屬的信仰理念與悲傷調適歷程。那麼在面對死亡的必然性、悲傷的無可避免性以及可能面對的各種不同臨終處境的不確定性之下，能給予臨終陪伴家屬最大的支持、安慰與力量究竟是什麼？這是研究者在本論文中想探討的核心問題。

（二）臨終關懷運動需突破醫療觀點的侷限

「善終」¹，是當無可避免的死亡來臨時，一般人心中最後的希望：「只求好死」。這個「好死」，指的不應該只是無痛苦的死亡。

「善終」被視為安寧療護的最高宗旨；無論在廣義的生死學還是狹義的生死學²範疇而言，「善終」都是現代生死學中生命的尊嚴與死亡的尊嚴之尊嚴指標。傅偉勳³先生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中，提到心性體認本位的現代生死學應能「旁助已到生命盡頭而仍無堅定的生死信念的人們，在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自然安然接受死亡，如此保持死亡的尊嚴。」傅偉勳先生所談的死亡的尊嚴與中國傳統所說的五福之一：考終命，即所謂的「壽終正寢」應該有所不同。在現代工業化、機械化以及非人性化的情況下，「最理想的死法」應是如何？可以確知的是「壽終正寢」並不容易。所以，「善終」的意義核心應不在於死法，而是在於「實存的態度」(existential attitude)⁴。意即「善終」沒有特定的模式，只有個己生命實踐方式的不同；否則，「善終」將變成難以達成的希望。

¹ 梵名須伽陀。譯曰善逝。又曰好去。善逝者，如實去彼岸，不再退沒生死海之義（1983）實用佛學辭典。1350 頁。台北：佛教出版社。

² 傅偉勳（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227 頁。台北：正中。

³ 同上。236 頁。

⁴ 同上。5 頁。

臨終關懷運動方興未艾，但在科技理性與技術科層化醫療體系的主導下，目前的臨終關懷運動還是比較偏向減輕身體痛苦的安寧療護層面，靈性層面的關懷與提昇也就相對的不足。

從宗教觀點下的精神靈性考量，身心得以安適，只是面對死亡時精神提升的基礎而已。誠然，各宗教傳統的義理內涵多元紛陳；但是，宗教的終極目的，引領生命清明生死去處應是相同的。而若仍除卻宗教向度的研究，仍無法對宗教開放或無法找到適當的研究理解途徑，那臨終靈性照顧或是臨終的精神現象了解，就無法再跨越現今研究的瓶頸，無法突破醫療化的限制。

所以，本研究跳脫上述安寧療護醫療觀點的侷限，試圖以直指生死問題核心的宗教修持實踐之靈性角度詮釋「善終」的意義。

（三）信仰是終極關懷

信仰之於個人，是一個動態的生命歷程，期間充滿著內在的辯證與困思，進而激越出純然無瑕的純正信念與無限信力。信仰中的不確定感似乎是信仰歷程必然的存在，接受並勇於懷疑，不僅能充分彰顯信仰的活力，同時亦常是信仰者須經驗的歷程。

因為，宗教是實踐的、身體力行的。宗教體驗的過程，「乃是由『動態的』(dynamic)、『辯證的』(dialectical)、『困思的』(paradoxical)角度來設想的。⁵」所以，信仰不應只是知解上的認識，更需是修養上的體認；在遭逢生命變化的當下，只有理論性的回應信解是不夠的，生命需要生命性的契入與證悟。

而臨終場域無疑是信仰最具試煉的交戰場域。信仰在形式上的定義⁶就是：信仰是「終極關懷」。

⁵ 陳俊輝（1989）祁克果。173頁。台北：東大圖書。

⁶ 保羅 田立克(Paul Tillich)著。魯燕萍譯（1994）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

臨終處境的信仰，深深地扣緊一個有信仰的個人，無可避免的必須去面對生命最真實、最赤裸、最最終的問題：死亡。所以，在「善終」的意含之下，在不同的臨終處境氛圍中，有宗教信仰的個人，如何以所信、所仰的宗教義理來應對、詮釋親屬的臨終現象？直逼死亡的臨終處境不只是臨終者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也是所有共命陪伴的親屬檢證、實踐自身信仰與濾淨生死希望的內在辯證過程。

本論文想瞭解有宗教信仰之個人，在面對各個迥異的臨終陪伴處境時的內在調適歷程；即個人在遭逢親屬的臨終處境時，如何在宗教義理與實際情境的對話與辯證的歷程中，展現其信仰的力量以及印證、澄清其信靠的真理。

（四）一貫道臨終關懷的研究闕如

因為，民國七十六年(1987)中華民國內政部才宣佈一貫道為合法宗教，所以，之前查禁期間文獻資料不多，留下的大都是屬於史料的整理與整體性的報導。故，至目前為止，有關一貫道的臨終關懷文獻資料皆散載於善書⁷，而純粹探討一貫道臨終關懷的文獻資料及學術研究則付之闕如。

然而，一貫道早期經典卻蘊藏、甚至直指臨終關懷原意；而一貫道近代發展歷史中，處處可見一貫道前輩信力、道心的發露、發光，雖歷經長時間的時代背景考驗，仍不動搖前輩們渡人濟世、捨身辦道的決心，處處展現出活潑應世、真修實煉且平易近人的修行風範。又至今，一貫道已發展成立「一貫道世界總會」⁸，邁向普世宗教之列。緣此，一貫道的殊勝之處及一貫道道親信受奉行的實踐之道的信力之源，在新世紀初發的此時，有其學術研究、闡露之價值與潛力。

所以，研究者試圖以一貫道觀點，探尋善終意義的詮釋與實踐善終的基礎。

⁷ 流通於民間之勸世書籍，通常作者、著作年代、出版等相關資料常難以考證。

⁸ 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於美國洛杉磯 1996。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試圖以宗教觀點之靈性角度詮釋「善終」的意義。目的是瞭解在此「善終」意義脈絡之下，有宗教信仰(一貫道)的個人在陪伴臨終者面對死亡時的內在調適歷程，並探究其在宗教義理與實際情境的對話與辯證歷程中，如何展現其信仰的力量以及如何印證、澄清其信靠的真理，並再藉此瞭解陪伴者如何在各個不同遭逢的臨終處境下，有意義地詮釋「善終」以及喪親事件對其生命態度與信仰的影響。

所以，本研究是藉宗教觀點下之「善終」意義的澄清、實踐歷程，來探討在面對死亡的必然性、悲傷的無可避免性以及可能面對的各種不同臨終處境的不確定性之下，給予臨終陪伴家屬最大的支持、安慰與力量的是什麼，再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做為臨終關懷領域的參考，希望協助臨終陪伴家屬更認識生命，更瞭解死亡，提昇其面對死亡與悲傷調適的能力。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 一貫道道親其臨終陪伴的內在調適歷程為何？
- (二) 一貫道道親的信仰力量如何影響臨終陪伴歷程的生死態度？
- (三) 一貫道道親如何理解一貫道義理關於善終的概念？
- (四) 一貫道道親如何在各個迥異的臨終陪伴處境中建構善終？
- (五) 一貫道道親對喪親事件的體悟為何？

第二節 名詞界定

一、臨終處境

本研究中的「臨終處境」係泛指個人臨終的模式，即一般所謂的「死法」。「臨終處境」的期間自陪伴者對親人「可能死亡」的意識覺察到親人「死亡」到臨為止。

二、臨終陪伴歷程

本研究中的「臨終陪伴歷程」係指喪親家屬陪伴臨終者渡過臨終處境的過程。

三、悲傷調適歷程

本研究中的「悲傷調適歷程」係指喪親家屬在整個臨終陪伴歷程及至喪親事件後，為適應其情感上、精神上的失落感而做的自我調適之過程。

四、一貫道道親

本研究中的「一貫道道親」係指通過一貫道求道儀式，信仰一貫道的信徒。在一貫道團體中，一貫道信徒彼此互稱為道親，表示彼此以道相親，以道為親。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其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有四：

- (一) 本研究採質性的深度訪談法，重點在強調個人生命歷程的深度描繪，並不企圖將研究的結果概化到所有具有相同經驗的人。
- (二) 本研究屬於回溯性的訪談研究，受訪者可能因記憶的選擇、理智化等因素而造成事實資料的不全和扭曲，研究者輔以對受訪者的觀察加以避免。
- (三)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部分係熟識的朋友，對於熟識的受訪者，可能會因研究者對受訪者主觀的認知，或受訪者因以往和研究者的互動經驗，而使其對於真實的情形有所保留，甚至誤解，進而影響資料蒐集的真實性。因此，在訪談前，研究者已和訪談對象做好溝通取得共識後，才開始進行訪談。
- (四) 本研究中研究者同時也是訪談員，研究者的喪親經驗，於訪談中可能會受訪談情境的影響而引發傷痛情緒。因此，研究者在訪談前一再提醒自己要留意在研究中的角色與立場，以防止個人的情緒對受訪者造成干擾，同時在研究過程中隨時反省、覺察研究的盲點。

二、本研究關於研究對象部份，其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如以下說明：

善終與否的認定是由陪伴者個己的感受，並非、也無法從當事者來印證，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陪伴者陪伴經驗的展現與在宗教義理下對善終意義的詮釋；而這研究目的可能也會是本研究的限制。

當事人的認知與感受我們只能藉由陪伴者對當事人的了解，以及當事人生前所表現的言說態度作為來理解，雖說隔靴搔癢，並不能直表達出當事人的心境，但這也必須依

陪伴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而定。除了親情的連結之外，親子間的互動與相互的默契與感應，應該可增加可信度。但回歸本研究主題而言，這並非本研究討論的範圍。

陪伴經驗的獨特感受，採尊重與倫理原則，在經得受訪者同意前提下，如實展現。有關受訪者個己獨特經驗之感應與經驗本身，研究者置入括弧、存而不論，研究角度以研究其經驗如何轉換與如何影響其生命的態度、心裡狀態與如何澄清印證其信仰來看，而不是研究其所經驗者、所感應的真偽判定，此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重點在：在善終的意義下如何經驗？如何詮釋？茲分述如下：

- (一) 本研究所研究的臨終陪伴經驗的心理歷程不只是一般的、不同處境的悲傷調適歷程，受訪者經驗的核心，是放在其可能遭逢的信仰的不確定感的衝擊過程，以及對「希望」更深層的理解歷程。
- (二) 雖然基於死亡的不可逆性，研究者只能以臨終陪伴者為研究對象，但研究者仍可以藉受訪者描繪出逝者的部份輪廓；且逝者既已杳杳、已然歸空，善終意義的探究放在生者的生命中才有了意義，亦即善終意義的探究是生者不負往者以及生者必須且不得不回應的生命問題。而這深刻的生命問題，本研究嘗試以信仰的視域探研，希望能一窺生命之堂奧，透視死亡之重重神秘面紗。
- (三) 研究者選定的受訪者，皆是目前一貫道道場中奉獻投入甚深且信仰甚誠者。受訪者無論其所經驗的臨終陪伴處境是如何，或許也曾經被那生命深層的不確定感所衝撞、撼動，但也都已再次澄清自己的信念、重新再獲得詮釋的力量。而研究者所要瞭解的即是受訪者經驗的歷程，所要呈現的即是受訪者轉化的信念內涵，所要探究的即是善終的意義與實踐的基礎。以此，本研究是一個瞭解的過程，所探究的意義是未完成的意義，所以，研究者與受訪者也準備將再進入一個詮釋的循環，也或許會是更深一層不確定感的洗鍊歷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瞭解現代人臨終的處境與困境，第二節探討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第三節論述一貫道的臨終關懷。

第一節 現代人臨終的處境與困境

一、現代人特有的死亡情境與現代醫療的限制

傅偉勳教授引述實存主義觀點⁹，指出現代工商業社會裡，我們所面臨個別死亡時特有的「孤離性」、「非社會性」、甚至「非人性」。他又引述庫布勒 蘿絲 (Elizabeth Kubler-Ross) 醫師的親身觀察：「今天的死亡過程，在許多方面都是更為可怕而令人厭惡的，就是說，更是孤單、機械化以及非人性化。」就這一方面而言，現代人面對自己的死亡問題時，其實是遠較遠古人或傳統農業社會的人更感到孤離無依的。至於古人理想中的善終情境：「壽終正寢（無疾而終），子孫隨侍在側。」對大多數的現代人來說，幾乎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

現代醫療科技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其所造成的生死困境也是不容忽視而亟待解決的。現代人所身臨其境的現代社會整體的醫療結構，可分為四個層面¹⁰：

⁹ 傅偉勳（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2-17頁。台北：正中。

¹⁰ 慧開法師（2003）現代人的生死及醫療情境之反思。生死學通訊第九期。

第一，專業醫療科技層面；第二，醫療行政體系與醫療管理制度層面；第三，國家醫療政策與健保制度及法規層面；第四，人文關懷的文化層面。但是，人的肉體有其極限，而現代醫療科技也有其瓶頸；從絕症末期病人所親身經歷的病痛與醫療經驗的角度而言，當他們到了藥石罔效的階段，上述的第四個人文關懷的心理與精神層面，反而成為他們最切身的需求，而無謂的救治行為反倒成為病人肉體的折磨與精神的負擔。

更何況，現代人所面臨的臨終情境不僅是絕症末期一類（見表 2-1-1）。根據 1991 美國國家健康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Health) 所發布有關死亡地點的統計，透露了一樁重大的訊息¹¹：「現代大多數的人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能留在家中迎接自己死亡來臨的機率，充其量不會超過 20%。另有 4.4% 是「到達醫院時即已死亡 (DOA: dead-on-arrival)」，所以，現代人的臨終處境不論在方法上、地點上還是精神層面上，都面臨著極大的變異與挑戰。

表 2-1-1 1997 年台灣地區主要死亡原因

順位	死亡原因	死亡百分比 (%)
1	惡性腫瘤	24.30
2	腦血管疾病	10.79
3	事故傷害	9.46
4	心臟疾病	9.01
5	糖尿病	6.28
6	慢性肝臟疾病及肝硬化	3.99
7	肺炎	3.03
8	腎炎、腎徵候群及慢性病	2.94
9	高血壓性疾病	2.19
10	自殺	1.82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¹¹ 慧開法師 (2003) 現代人的生死及醫療情境之反思。生死學通訊第九期。

二、安寧療護與靈性照顧的省思

(一) 安寧療護的理念澄清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對安寧療護 (Hospice care) 所下的定義為¹²：「對治癒性治療已無反應及利益的末期病患之整體積極的照顧。此時給予病人疼痛控制及其他症狀的緩解，再加心理層面、社會層面及靈性層面之照顧更為重要。安寧療護的目標是協助病患及家屬獲得最佳的生活品質。」

「臨終照顧」(terminal care) 就是緩和面臨死亡會有的痛苦，在精神上給予支持照顧。而實踐這種觀念的就是安寧療護。然而，臨終處境如同(表 2-1-1) 所示各有所異，而近年來國內外安寧療護照顧仍是以癌症末期病患為最主要的對象；如此，目前仍以醫療照顧為主的安寧療護，著實還有很多的空間尚須努力，例如：靈性照顧部份。更何況，還有安寧療護無法照顧到的部份，例如那 4.4% 的 DOA：dead-on-arrival；也就是說，有部份的臨終者必須在非常的情況下面對臨終以及臨終的恐懼。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需要澄清：「最理想的照顧 最大的治療 (optimal care maximal treatment)，延長生命 延長瀕死期 (prolonging life prolonging dying)。」即安寧療護不再把臨終病人的遭遇視為醫學事件，而認為這是身為人類必經的生命的凋零，故需藉由團隊的專業性合作來解除病人的身心靈痛苦，且防治家屬的哀傷，盡可能幫助病人達成最佳的生活品質及善終 (dying well)。

(二) 靈性照顧的視域開啟

在整個安寧療護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見到醫療體系對死亡的正視與對臨終病患

¹² 柏木哲夫著。曹玉人譯 (2000) 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臨終照顧與安寧療護。4 頁。台北：方智。

的尊嚴維護有逐漸的改善。這一切均來自於安寧團隊的努力以及社會大眾的成長，更重要的是來自於臨終病患給予我們的彰顯與啟發。臨終，不僅是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也帶給臨終陪伴者死亡的遭逢與靈性的成長。

然而「靈性照顧」¹³ (spiritual care) 的困難之處，在於習慣健康世界的照顧者，不知道如何安慰被迫即將脫離世界的臨終者。除了不易切進臨終處境之外，健康世界習慣運作的照顧模式，不僅不易進入臨終世界靈性照顧的核心，甚至還經常產生干擾或是冒犯的作用。所以，只要照顧者還是跳脫不出傳統照顧模式下的幫助者角色，那照顧者將還是無法接近臨終病人，還是無法面對臨終的迷惘；尋求不到安置的是照顧者自身和臨終病人的共同處境。

Barnard¹⁴ 將照顧者與臨終者靈性顯露的時刻稱為「親密的遭逢」(Intimate Encountering)，在這個遭逢的時刻，照顧者和臨終者碰到彼此存在的核心，他們被抬離開自己原來的角色，將彼此關聯到作為人所共同參與的領域。置身在臨終處境的病人---他人 (the other present) 的呈現讓我們經歷了個人的轉換 (personal transformation)，進入到與眼前病人的「我--你」關係之中。這已經不只是所謂的同理或是憐憫地指認出他人的個人受苦，而是能理解到在存在的層面上，人與人之間無可區分的共命關係 (有著相同的命運)。

所以，靈性照顧的關鍵在於，照顧者要從一個幫助者的角色轉換到一個陪伴者的角色，才能夠在靈性上靠近臨終病人；並且要明白，臨終者在精神上、靈性上是可以有希望的，這是臨終照顧者面對臨終處境時的整體態度。接著靈性照顧要將照顧者的靈性含括進來，並引領照顧者如何把握和病人在靈性相遇的時刻，而不是試圖用溝通同理的技巧去接近病人，那麼靈性照顧才得以開始。以之，靈性照顧對近代醫療的挑戰，就在於不能夠再繼續遺忘人的靈性。

¹³ 石世明 (2000) 對臨終者的靈性照顧。安寧療護雜誌第 5 卷第 2 期 2000.5。

¹⁴Barnard D. The promise of intimacy and the fear of our own undoing.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11 (4) : 22-6,1995 Winter

我們經常在照顧者的心理壓力上打轉，然而，這卻不是最核心的問題所在；亦即臨終照顧者在靈性上的壓力，一直沒有被清楚的看見。在安寧病房裡，臨終者和照顧者的「人性」被恢復了，但是，我們對臨終者的心靈瞭解依舊有限。所以，恢復靈性照顧在臨終病房應有的位置，或許才能孕育一個具有精神體樣貌的臨終照顧；一個可以陪伴病人臨終的精神體，同時也讓照顧者在此獲得靈性的成長和實踐的精神體，而這或許就是臨終病房給現代社會最大的啟發與意義。

第二節 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一、朝向臨終的希望：善終

（一）希望貫穿在每一個階段

接受死亡與放棄求生之間的差異分辨是重要且必要的。因為，希望不是意志，而是生活態度。所以，「求生」對臨終者仍舊有著深刻的意義，這樣的希望是支持他走過臨終生命非常重要的力量。

庫布勒 蘿絲（1969）講完五個階段後，在下一章的開頭她便說：「希望，是貫穿在每一個階段之中」。¹⁵ 我們應該體認到，臨終者接受死亡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跟身體有絕大的相關，過程中充滿了既要接受，又不要接受，充滿了反反覆覆的歷程。所以，照顧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接納，而不是批判。

身體活著的希望是：「活著一分鐘，就要有一分鐘的希望。」¹⁶ 身體的希望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身體的活著本身就是目標，本身就是寄託，身體用「活著」顯現自身的希望。

所以，求生的希望並不等於「治癒疾病」或是「身體康復」的希望。因為，臨終者要面臨的是臨終的整體：「即臨終的生命態度及臨終的身體。」在此意義下臨終的希望才得以彰顯意義，臨終希望的「求生」，應該是人如何在自己生命歷史的意義裡頭尋找自己生命的「出路」。

¹⁵ Elizabeth Kubler-Ross 著。王伍惠亞譯（1974）最後一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原著為1969年版）

¹⁶ 石世明（2001）朝向臨終的希望。安寧療護雜誌第6卷第3期2001.8。

（二）尋找善終的意義

庫布勒 蘿絲（1969）把一般人面對死亡時的心理反應分成「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及接受」¹⁷ 五個階段。伊麗莎白 李（Elizabeth Lee）也提出善終的條件包括：「自知時至、有勇氣面對死亡、有條不紊的安排後事、已道別、安詳面對餘生」。¹⁸ 這樣的善終條件似乎告訴我們，臨終者的善終與否是取決於臨終者面對死亡時的態度。

在這裡我們必須了解的是，臨終者面臨著雙重的斷裂：「身體的連續的斷裂以及常人世界的斷裂。」¹⁹ 即原來依恃的基礎不見了，跌落在另一個基礎：「臨終」。臨終處境是一個這樣的時刻：「我如何在預知死亡的到臨而度過的時光。」這個過程透過死亡的明亮照見眼前的時刻，所以，也是透過死亡來開顯臨終的生命及其意義。因此，臨終既是跌落深淵，也藉著深淵的抵達而開顯臨終時刻的意義。以此，臨終最關鍵的意義，或在於人如何透過深淵的開顯而獲得開顯的意義；或者，也由此得到了實踐善終的可能性，無論是臨終者或陪伴者都有此可能性。

問題是：當現代醫學走到極限，當倫理關懷對死亡無能為力，當時間的必死逐漸降臨，我們以止痛緩解來當做緩和醫療最後的盡頭，把溫馨的照顧當作臨終的陪伴，我們是不是有能力縫補臨終處境的斷裂深淵？

顯然，目前還是比較偏向減輕身體痛苦的安寧療護層面，「靈性照顧」常是安寧療護最大的困擾。宗教的、靈性的向度在臨終照顧中的基礎以及重要性，雖是肯定且明白的，但是，除了我們不同於歐美國家的信仰及文化背景，以致於無法參照其靈性照顧模式進行之外，國內信仰情形的紛雜多元，乃至於靈性概念的分歧也成為臨終照顧模式研究的一大問題。

¹⁷ Elizabeth Kubler-Ross 著。王伍惠亞譯（1974）最後一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原著為1969年版）

¹⁸ Lee E：A Good Death. London：Rosendale Press, 1995

¹⁹ 余德慧（2000）臨終病人的事實處境：臨終的開顯。安寧療護雜誌第5卷第2期2000.5。

另外，「靈性照顧」的最終目的是在幫助臨終者能得到解脫、善終。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定義善終？如何評量善終？如何達成善終？「善終」是安寧療護的最高宗旨；「善終」是當無可避免的死亡來臨時，一般人心中最後的希望：「只求好死」。這個「好死」，指的不應該只是「無痛苦的死亡」，也不應該只是「壽終正寢」的表象意義。所以，「善終」的意義核心或許不應該在於死法，而應該在於「實存的態度」。

所以，藉由臨終的開顯，臨終者從知道自己即將死亡，到知道自己即將死亡的躁動，到接受死亡而能處理未完成的事，並與世界和解，終而達臻良善。這番臨終歷程並非所有臨終者都會走完全程，但是，這卻是所有臨終陪伴親屬及醫療團隊在做靈性照顧與陪伴時，對臨終照顧應有的全景認識。

為了稽核陪伴與照顧的品質，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曾在每位病人往生之後，以「善終評估表」檢討團隊照顧的過程²⁰。團隊成員以問卷方式實施，製成五題，每題採 0-3 分四點評量，總分為 15 分。主要評估病人在住院時和往生前三天是否能夠達成下列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和靈性目標的程度：「了解自己死之將近（awareness）、心平氣和接受（acceptance）、後事交代安排（propriety）、時間恰當性（timeliness）、住院/往生時舒適性（comfort）。」

早期研究資料顯示，住院時評估以不接受死亡者最多。往生前的靈性境界則以第一階段最多；亦即可能在靈性照顧的介入下，病人的靈性境界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影響善終指標總分的因素有三：「後事準備、靈性需求、往生前靈性境界。」善終分數隨著靈性需求的嚴重程度而降低。靈性境界越高，善終指數也越高。

其他的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存活期長短、有無宗教信仰、對病情的了解程度、對靈性問題認知深淺等，則與善終分數高低無明確相關。另外，在緩和醫療照顧之下，靈性境界通常可以提升，但在接受法師的引導之下，靈性的提升更加明顯。

²⁰ 陳慶餘、慧敏法師、姚建安等（1999）癌末病人靈性照顧之研究-----以某醫學中心緩和醫療病房的經驗探討。中華家醫誌。1999；9：20-30。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淳、釋惠敏在《台灣臨床佛教宗教師本土化之靈性照顧》²¹中提出「靈性照顧」的研究架構，將靈性境界由低而高區分為四個階段：「病情告知、接受死亡、感應靈性存在和依持佛法」。境界再往上提升是「成佛之道」。其所設計的研究架構是以感應靈性存在做為宗教介入與醫療團隊照顧的分野，亦即嘗試以宗教接手醫療觀點下靈性照顧的不足。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對靈性照顧的相關研究與努力。但是，關於善終意義的思考，仍然存在一個根本的盲點：「死亡的個己性、無可替代性。」蔡昌雄：

「臨終場景上所有的努力，背後往注意含著追求善終（appropriate death）的目的。但是善終的真實意涵究竟為何，則因為死亡的個體差異性、個人與文化主觀的涉入，以及臨終病人真實意向的難解等因素，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²²

以善終概念描述臨終歷程的威斯曼（A. D. Weisman）也曾說過：

「某人的善終顯然不見得是另一人的善終。外表上看到的瑞相可能對於臨終者毫無意義。相反的，對於外人不能接受的死亡，或許從當事人內部的觀點來看，也許卻是正合己意。」²³

所以，我們應該把臨終靈性照顧的重點放在「死亡本身」，而非只是臨終過程；而臨終者因死亡迫近所引發的靈性痛苦，也只有靈性層次提升、照見死亡之於生命整體的意義之後，才能平和的善終，做到「問題的消解」（problem-dissolving）。而臨終照顧者也相對的要調整自己照顧角色的覺知，成為靈性的「促發者」（facilitator）；當然，臨終照顧者也因此無可避免的，在臨終場域裡學習「促發」自身的靈性成長與意識覺醒。

²¹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淳、釋惠敏（2002）台灣臨床佛教宗教師本土化之靈性照顧。安寧療護雜誌第7卷第1期 2002.2。

²² 蔡昌雄（2002）促發模式及其在臨終照顧應用的探討：以某區域教學醫院安寧病房的護理人員為例。南華大學第二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²³ A. D. Weisman（1972）On Dying and Dying: A Psychiatric Study of Terminality

因此，死亡的挑戰即是此一靈性成長的課題，而每一個個體都具備此一靈性成長的潛能，而任何朝向這個方向發展的心靈運動，都不是外人外境造成的，一切不過是誘發的工作，正如同臨終照顧者的角色之於臨終者一般，或臨終者之於臨終照顧者一般。猶如庫布勒 蘿絲醫師在《論死亡與臨終》除了提出聞名的臨終五部曲外，還提出重要的三項論點所述：

「臨終病人仍活著，有他們個自的需求；唯有主動傾聽病人的心聲與需求，才能給予貼切的照顧；由臨終病人身上，我們更了解自己，且更能體認生存和生命的價值。」²⁴

許禮安²⁵對善終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善終」是極難加以定義的主觀認定，因為其主體已經不可能再回來表達了！他以為甚至以往所謂的「善終評估」的五個徵候：病人是否自覺、接受度、是否死得其所、死得其時、舒適與否，以及六項善終標準（6C）：照顧（Care）、自主性（Control）、情緒輔導（Composure）、溝通（Communications）、持續日常生活（Continuity）、無憾（Closure）。如今看來，都只是存活者（包括家屬與安寧療護工作人員）所以為的「善終」罷了。

許禮安從事安寧療護六年來發現：如果只是追求世俗的善終，是可以達成的，但是真正的善終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病人才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應該要尊師重道：生死之道。現實的狀況常常是：生死大事通常無法自己作主，為了晚生後輩常讓臨終者受苦。世俗的善終觀念：「壽終正寢」與「隨侍在側」，如此的牢不可破，病人的自主權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尊重呢？要如何達成病人、家屬及工作人員所認定的「善終」？善終會因其種族、文化、宗教、民俗及主客觀感覺等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以往認為達成病人的善終是安寧療護工作的主要目標之一，如今知道那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大修行人人都難免示現凶死，我們又何德何能可以幫助病人善終？

²⁴ 柏木哲夫著。曹玉人譯（2000）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臨終照顧與安寧療護。11頁。台北：方智。

²⁵ 許禮安（2001）臨終關懷觀念澄清。生死學通訊第五期。

誠然，在臨終最後的時刻，我們對於人的精神領域的了解實在太少，以至於我們都手足無措、毫無能力面對這一刻。而如何在這最後一刻能夠安置家屬哭喊的心靈，這是臨終照顧者要共同去面對的問題。何宜儒：「照顧歷程中的最終疑惑，是如何面對親人的『善終』問題？」²⁶ 臨終陪伴家屬思考的是當「死亡」來臨時，如何讓臨終者身、心、靈達到平靜，同時也能讓自己的靈性達到平靜與慰藉。臨終陪伴的家屬在面對死亡的恐懼中，最終的希望是自己的親人能夠「善死」；於是臨終陪伴親屬在臨終陪伴的歷程中「尋找善終的意義」。

二、臨終陪伴的轉化契機：信仰

（一）臨終陪伴的心理歷程

臨終陪伴家屬的心理歷程，自當有別於醫療體制下的醫護人員的臨終照顧經驗，家屬在照顧過程中所承受的生理方面的壓力，可藉由其他照顧者的協助參與分擔而獲得舒緩；但是，心理方面的壓力及情緒困擾是不易被察覺到的，且更難以由他人分擔而獲得排解。甚至在整個照護過程中，不論在經濟、體力和精神上的耗損，幾乎要拖垮整個家庭和照顧者。

從臨終者生病到死亡，甚至到死亡之後，不只是臨終者本身，陪伴家屬也是十分的哀痛與掙扎。而在台灣的社會及醫療文化下，家屬通常是第一個知道患者病情的人，「病情告知」的決定權常常使家屬的心理壓力很大，甚至造成家屬留在心中永難磨滅的憾恨、自責與傷痛。庫布勒 蘿絲（1969/1974）醫師曾強調協助家屬心理的憤怒、憂傷等的宣洩，在死亡事件發生後，即能縮短哀傷、羞辱和內疚，且有助於預防其身體及情緒上的不健康。

²⁶ 何宜儒（2002）病患家屬照顧經驗中壓力之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目前有關臨終照顧、臨終陪伴家屬的心理歷程研究，主要是針對（癌症）末期病患居家照顧或安寧療護等方面的相關研究。研究的主題包括：「壓力調適及因應」、「悲傷調適過程」、「需求狀況」、「照顧負荷」、「社會支持」、「對安寧療護的認識與接受意願及態度」等六方面，其中以質性方法來探究心理層面的研究少有²⁷。

而有關癌患者家屬對心理的需求，本土化的與國外研究結果有明顯的差異。國外研究結果指出「心理的需要」是家屬面對癌患者照顧時最重要的需求，其他為：「資訊的需要」、「家務的需要」、「照顧病患的需要」、「個人的需要」及「靈性的需要」²⁸。國內研究結果則顯示，家屬照顧者以病人的需要為需要，認為病人的心理需求是最重要的，有關照顧者自己的情緒處理則不重要。國內研究者對此差異的解釋是：「因國情文化不同所致」²⁹。

但「不重要的」並不表示等於「不需要的」。國內的研究顯示，家屬照顧者希望有：「希望和可控制感」、「獲得資訊」、「獲得支持」及「硬體設備」的需求³⁰。國內的癌患者照顧者仍有很大的心理需求，因為照顧者們有失落、無助與無望感，有害怕、寂寞、焦慮、恐懼、憂鬱、哀傷、憤怒、罪惡與慚疚感……等等情緒問題待處理³¹。癌患者家屬承受照顧壓力的歷程，受到需求的滿足（內在力量）與支持程度（外在力量）的影響是極明顯的；也就是說，癌患者家屬在歷經整個照顧過程中，是需要有足夠的內在力量與外在力量來應對所面臨的各種壓力，他們才能平順地度過整個歷程。

²⁷ 何宜儒（2002）癌患者家屬照顧經驗終壓力之探討。〈附錄一〉。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²⁸ Hileman, J. W., Lackey, N.R., (1990) Self-identified need of patient with cancer at home and their home caregivers :A descriptive study. *Oncology Nursing Forum*, 17 (6) ,907-913.

²⁹ 鍾佳真（1998）安寧療護病患主要照顧者的居家照顧需要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³⁰ 李惠玲、湯梅芬、黃香香（1994）癌症病人家屬在照顧病人住院期間的壓力與因應行為。 *國防醫學* 19(5) ,485-489.

³¹ 同註 29.30。石世明（1999）臨留之際的靈魂：臨終照顧的心理剖面。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楊美玲（1999）居家安寧療護家屬主要照顧者照顧經驗及需要之探討。台北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英芬（2000）接受安寧居家照顧之家屬的情緒支持。 *安寧療護雜誌* 第 5 卷第 1 期 2000.2。

賴秀美統整支持系統來源是：「家族支持系統」、「社區支持系統」、「醫療支持系統」，研究結果發現：「訊息性的支持、物質性的支持及情感性的支持三項，於統計數據中，有超過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協助都是來自於家庭支持系統。」³² 此與許多相關研究發現相似，即家庭成員/親戚是個人支持來源最大部分³³。

本土化的相關研究與文獻都提出：缺乏社會資源的運用或運用能力不足的家屬面對的壓力較大，且家庭的運作功能也受到影響³⁴。可見，癌症家屬照顧者也是一群需要被關心和支持、被注意、被了解的「隱形病人」，而每一個家屬所需要的支持與關心並非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面對壓力的經歷和感受並非全然相同，且無可替代。

而在歷經整個痛苦又辛苦的照顧過程之後，到了最後，筋疲力盡的家屬恐怕還是無法避免的，也是最不願意面對的，就是仍須經歷親人的瀕死過程和死亡的哀慟，通常家屬們於此過程會承受以下三個層次的壓力³⁵：

1. 生理和環境的壓力：瀕死病人的照顧，往往帶給家庭很大的壓力和恐慌。
2. 社會性壓力：在面對滿足瀕死成員的特殊需要和其他成員的身、心、靈需要時，家庭的溝通模式、角色結構或許需要調整，此時，社會性的需要是非常需要獲得滿足的，因而產生了社會性壓力。
3. 情緒性壓力：面對家中成員的瀕死歷程，會帶給其他家屬情緒上的壓力和焦慮反應。

³² 賴秀美 (1992) 癌症病患家屬的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之關聯性研究。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

³³ Dodd et al., 1985; Robert, et al., 1989, 引自賴秀美 (1992) 癌症病患家屬的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之關聯性研究。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

³⁴ 同註 32。

³⁵ Lattanzi, 引自邱秀渝、董芳苑、楊麗齡、唐秀治 (1996) 瀕死成人及其家屬的心理觀及其護理。臨終護理。台北：匯華。

這些內心的衝擊當然與照顧者本身的「照顧期望」有關，照顧期望會影響照顧者的付出程度，在希望病患趕快康復的期望之下，若家屬與病患間未做期望澄清，或未依病患病情的改變而作調整，則會產生期望衝突，增加角色緊張，而這些都是照顧者壓力的來源³⁶。所以，黃鳳英指出：「預期性悲傷（anticipatory grief）常具有預警功能，它使臨終者與家屬之間，可以預作準備以調適即將面對的分離，並可以把握時間完成未了的心願。」³⁷

家屬面對的照顧壓力的整個過程中，心理歷程實在是難以用時間來論定或區分其長短，尤其相同的壓力重複出現在患者不同的疾病分期時，家屬照顧者又必須再度承受相同的壓力，其負面的心理感受及預期性的悲傷就可能隨時間與當時的情境的不同有所不同。而在這些衝擊的背後，這些威脅身、心、靈的真正核心就是「死亡」，顯然它是一個終極的危機，但它應該也可以是一個轉機。

（二）臨終陪伴的希望澄清

臨終陪伴家屬在親人罹癌的初期的希望是「希望不會那麼倒楣」，到後來是所有家屬最高的照顧期望「希望可以治癒」，到整個與病痛拉鋸對抗的過程的「希望親人不要痛苦」，到盡頭的「希望親人可以善終」，到回歸自身的意義「希望自己的未來更好」³⁸。

在照顧親人的過程中，令家屬感到痛苦或害怕的是「沒有希望」的感覺。無論如何，家屬們最終的「照顧期望」就是「盡力」，不論是盡力於救生或是盡力於善死，「希望」有著神奇的力量，始終貫穿在家屬們的照顧歷程中。

³⁶ 酒小蕙（1998）以多元方法探討出院過渡期脊髓損傷病患家屬角色緊張與需求。護理研究，6（6），513-524。

³⁷ 黃鳳英（1998）喪親家屬之悲傷與輔導。安寧療護雜誌 10。

³⁸ 何宜儒（2002）病患家屬照顧經驗中壓力之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家屬們並非希望擁有一個沒有死亡的人生，而是在照顧過程中，家屬們始終在希望中找尋矛盾的希望，又在矛盾的希望中找尋希望。所以，生命的希望可以在不同層面的生命經驗中去體驗，甚至改變。家屬在面對即將離去的親人，同樣為找尋不到的希望而努力，無論是為病患還是為自己。在照顧的歷程中，雖已難找到他（她）有限生命的生存理由，但是，透過彼此生命的共在與共難，所體驗的一切，正是家屬們處在不同希望的轉變之間找尋自己生存的理由。

Frankl (1955/1991):「人不應問他可以向生命要求什麼；反而是他應該試著了解，生命對他有什麼期待。」³⁹ 苦難與負面的心理感受正是提供人們一個追尋意義的機會；而家屬面對癌患的親人照顧歷程中的苦境，也是一種尋找與創造生命意義的過程。雖然，照顧的歷程總是充滿坎坷崎嶇，但是，支撐家屬們繼續與親人共在的信心與力量，常常也是在這番艱辛的歷程中獲得。

而在臨終關懷領域，宗教的介入是普遍易見的，不論是臨終者或是陪伴家屬皆然。因為，死亡事件的遭逢是人生極大的挫敗，無力感的襲來使臨終者與陪伴家屬的心靈有了一個轉化的基礎：「幻滅」；尤其，是臨終病患身體狀況一直走下坡的同時，病人或照顧者大都會先陷入求食療、求藥療，甚至求神拜佛的緊急狀況，這種自我求存的緊張，使病人和照顧者都相當緊繃。這樣的緊張通常要到某種程度的無望而升起幻滅意識時，才會放下。

放棄自我的保全往往來自深刻的絕望，也唯有這樣的絕望，這個生命轉化的必要進程，我們才能在無路可走的境地看到生命轉化的契機。所以，臨終情境時的「臨崖放手」的「更進一步」，或許是靈性提升的最後機會；這一點，無論在臨終者或是照顧者可能都是一樣的。

³⁹ Frankl V.E.著。游恆山譯（1991）生存的理由。台北：遠流。（原著為1955年版）

(三) 信仰是終極關懷

Paul Tillich (1994): 「信仰是終極關懷。」⁴⁰

1. 信仰是主客合一的終極境界⁴¹

當 Paul Tillich 把「信仰」定義為終極關懷時，並不是純粹視信仰為一種主觀的行為，毋寧說這是一種主體的處境，一種關係，在其中，信仰有它的主觀面和客觀面。關懷一辭就包括「關懷者」和「被關懷者」，終極關懷的被關懷者就是「至高無上、無條件、絕對以及無限的意義」。這個東西常以所謂「神性」的象徵表現出來。因此，從終極關懷來看，就可見出信仰的主客觀意義；從主觀面而言，信仰是指人們藉著它而相信的信仰，亦即，人們透過終極關懷而形成了一種信仰；從客觀面而言，信仰是指被人們相信的信仰，亦即，信仰就是人們的終極關懷的對象。但這是從信仰的表現出來的層面來看，所以區分出主觀和客觀，但信仰又同時是超越主客觀的，也就是說，正因為信仰擁有主客觀兩種意義，所以，信仰本身便意謂了一種無主客之分的東西 / 境界 / 處境 / 經驗。這個東西也就是信仰真正的根源。

信仰雖然源於主客合一的終極境界，但這是人生在世要透過信仰去努力的目標。在此之前，因著人的有限，總是會遇著許多困難和限制，這無可避免的會導致懷疑。在信仰經驗中，在對神聖的體驗中，我們會發現有種無限的力量參與在我們的信仰之中，如此，才可能是一種「終極」關懷。

2. 任何信仰，都一定會有懷疑；沒有懷疑，就沒有信仰⁴²

⁴⁰ 保羅 田立克(Paul Tillich)著。魯燕萍譯(1994) 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

⁴¹ 整理自保羅 田立克(Paul Tillich)著。魯燕萍譯(1994) 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

⁴² 同上。

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排除信仰中的「不確定感」。對這種不確定感，我們必須接受它，而接受的力量便是「勇氣」。也就是說，我們勇敢的去接受那在信仰中不時出現的不確定感，勇敢的去接受一切懷疑的可能性。當一個人能如此勇敢的接受不確定感時，最能彰顯信仰的活力。對許多人來說，「確定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信仰中有再多的「確定」，也不能驅除「不確定」。Paul Tillich：

「有大膽與勇氣之處，便有失敗的可能性。而每個信仰行為中，都存在著失敗的可能性，這是無法避免的風險。信仰行為中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至高無上的理想和個人投注的無限熱情，但是，我們對終極關懷的肯定程度卻遠不及此，因為，我們無法立即感知終極關懷的內涵，為了終極關懷所冒的險，是一個人能冒的最大危險。」

但這種信仰中的懷疑，不是科學研究中的那種方法上的懷疑，也不是對存在著具體真理懷疑，而是一種「存在上的懷疑」，亦即，它不是直接去質疑某項主張的真偽，而是去感知每種「存在性真理」（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而不僅是知識上的真理）中的不安定因素；這屬於信仰的本質，也就是說，懷疑並不與信仰對立，而是蘊涵於信仰之中，任何信仰，都一定會有懷疑。所以，我們不是因為信心不夠而懷疑，而是一個信仰就必然包括懷疑，它意指著信仰的不確定、不安定的因素始終存在。

我們無法設法去取消它，只有三個態度，一個是正面迎向它，另一個是像駝鳥一樣不去管它，還有第三個是完全對這種懷疑毫無感知，所以，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可以說，存在上的懷疑和終極關懷根本就是一體兩面，沒有懷疑，也就沒有所謂的信仰。我們必須嚴肅的面對一切信仰中的懷疑，這才是我們把一個信仰視為終極關懷的標志。要懷著勇氣去擁抱信仰，也要懷著勇氣去忍受懷疑的刺。

「動態信仰」的信條，自身便應當包含懷疑原則和批判原則，它必須持續保持自我批判的能力，無論是否有外來的批判，它自己絕不能停止內部的批判，否則就會至終走向「靜態信仰」，即絕對的高舉並由之而僵化某些規條。因為，信仰不是知解上的認識、不等於意志與服從、不僅是個人主觀感情的投射。信仰的神聖臨在的經驗：「臨在」意

謂著「此時此地」，這種神聖臨在的經驗只有親身參與進去的信仰者才能體會，局外人無權批評某個信仰傳統將某物視為神聖象徵，他只能說他看到信仰者和某事某物的緊密相繫，至於信仰者是否透過這種相繫而與神聖實在會晤，則是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斷言的。只有信仰者自身的質疑才是有效的，他會問，究竟某事某物是否真的引領他與神聖相遇。這類問題便是促成信仰不斷前進的動力之一。

Paul Tillich 提出他的「動力的信仰」建立在這一勇於面對懷疑的基礎上。一個真誠的信仰者才能產生真正的懷疑，也才能透過懷疑看到自身的有限和信仰的寶貴，並由此看到信仰的真實內涵。信仰中當然有確定的成份，但這並不取消懷疑的部分，信仰不能被勇氣取代，但勇氣是信仰之為信仰不可或缺的。只要信仰者是一個有限的人，信仰就需要勇氣。

另，「信仰是人性之中最高的熱情」。⁴³ 在每一處影響著生活，它的內容是個人存在的全部真實本質。信仰者除了勇氣，還需要擁有無限的熱情投入，才能讓自己的生命因信仰而轉化。

基予以上 Paul Tillich 所提的動態信仰，我們更能了解到當我們面臨臨終處境時，真正考驗信仰的不是臨終的處境現況，考驗的是信仰者（臨終者、陪伴家屬）是不是有足夠的勇氣以及最高的熱情去剝離世間種種的遮蔽，以及去接受生命的有限與無常，並從中肯認自己生命的信仰。以此，臨終場域無疑是信仰最具試煉的交戰場域。

3. 臨終靈性照顧中的宗教參與研究

靈性問題是臨終照顧中的核心課題，但也由於靈性問題不可觸摸的特性，以及當代多元文化社會衍生的靈性歧異現象使然，關於靈性問題的研究及文獻均被忽略或比例偏低。然而，臨終的精神現象實是臨終靈性照顧研究，以及現代生死學的必要且基本的必須了解的課題。

⁴³ 齊克果著。孟祥森譯（1968）恐懼與顫怖。121 頁。台北：敦煌。

(1) 佛教宗教師參與緩和醫療團隊照顧之研究

近年來，緩和醫療對臨床醫師來說是照顧模式的改變，目標是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和「靈性」四面整全照顧下的善終。而越接近善終，靈性照顧顯得越重要。而在衛生署安寧療護品質保證計畫中，有安寧團隊成員中須有專業的靈性照顧人員的相關規定。臨床上，受過訓練的佛教宗教師參與緩和醫療團隊照顧，經常扮演著直接而鮮明的角色，成為病人及家屬在靈性問題上的求助對象，以維持病人的生命力，直至臨終前心性仍不斷成長，對照顧家屬也有一定的助益⁴⁴。

釋滿祥等研究顯示⁴⁵，臺大醫院醫療緩和病房中，與法師接觸者有 84.5%；其中，法師服務內容以協助病人、家屬面對死最為重要（84.4%），支持團隊的成員照顧次之（28.9%），而向法師尋求宗教儀式的僅佔 18.0%。統計分析法門應用與死亡前準備的關係，結果顯示念佛法門與眾善法門皆有助於完成「死亡前準備」中的：「遺願交代」、「佛法修持」、「來生期待」等三個項目。研究確認安寧緩和病房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專業角色和服務。

(2) 以宗教領域探究臨終精神場域之研究路徑開啟

余德慧等在《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的相關研究⁴⁶是臨終靈性照顧研究中，以宗教領域探究臨終精神場域的研究。主旨在透過癌症病人來了解知道自己被診斷為癌症之後，開始參與宗教的過程。

表面上看來，教門論述的內容往往與社會科學的論述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論述，關鍵點在於「虔信有效」的問題看法；然而，「虔信」卻是宗教經驗中極重要的部份，所以，此項研究將立足點放在實徵的宗教經驗，包括：

⁴⁴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淳、釋惠敏（2002）台灣臨床佛教宗教師本土化之靈性照顧 安寧療護雜誌第 7 卷第 12002.2。

⁴⁵ 釋滿祥、釋宗淳、陳慶餘、邱泰源、黃鳳英、釋惠敏（2001）臨床佛教宗教師在緩和醫療病房的角色和服務狀況調查。安寧療護雜誌第 6 卷第 4 期 2001.11。

⁴⁶ 余德慧、李雪菱、李維倫（2001）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生死學通訊第五期。

- ①承認宗教經驗是某種特定範疇的存在經驗；
- ②認定宗教經驗乃源於某種（尤其是靈性）實在的開啟；
- ③承認宗教經驗所開啟的新存有所建基的實在乃是心理—靈性的實在（psycho-spiritual reality）。

這樣不採取教門內的既定意義，而是讓經義隨著經驗而行，將之當作宗教體驗者在尋伺他的經驗時所用的名相，這樣的處理不會妨礙對直接、一手的宗教經驗理解，既不會產生解構也不會被捲入教門的既定思維。也就是說，能做到對宗教經驗賦予真實的性質，而不受到名相的宰制。這樣的研究觀點不啻為靈性照顧的研究與宗教領域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橋樑，不但為靈性照顧開啟了宗教的視域，也為宗教開啟了另一條可以被理解的路徑。

因為，宗教施為（religious practice）只是表象，讓宗教施為具有意義的不在於其本身的內容，而是信仰者處在何種心理狀態所賦予的意義。粗略來分，信仰者對待宗教施為的心態可以分為⁴⁷：

- ①宗教修持：以宗教經驗的冥想、祈禱、體悟為基礎的修煉；
- ②宗教儀療：透過宗教經文的誦讀、講解、參與宗教活動與儀式、以及使用宗教法物；
- ③臨終的描述：不在於真假，而在於供為教門的論述行動，增益教門的修行背景。

然而，在照顧過程中發現宗教施為還有一層原初的宗教經驗（或宗教存有經驗），即那些本身是癌症病人的宗教人（religious man/woman）不斷地進入一種完全傾聽宗教聖言的情況，也獲得對更高精神體的臣服。而研究的觀點是藉著揭露癌症病人的宗教經驗，而抵達更深層的心理—靈性；也就是將宗教經驗還原到一種原初的生活處境（或樣態），進而能探尋原初經驗的領域如何被創生，而將經驗信實的問題先存而不論。

⁴⁷ 余德慧、李雪菱、李維倫（2001）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生死學通訊第五期。

但問題是，臨終者本身的臨終經驗與臨終陪伴家屬的臨終陪伴經驗畢竟還是不同。

「臨界經驗」的領悟必須在存在的終結下被經驗，由此世界的意涵才會發生根本的改觀或轉化，海德格稱之為：「甦醒---從存在被遺忘的狀態醒來。」(海德格爾，1996：693)；這樣個獨的臨在體驗以及自我意識在臨終前被迫體會的邊界經驗，很難從臨床觀察而得知，也很難與他人言說，甚至是臨終陪伴的家屬。但是，宗教、靈性照顧仍包括照顧家屬的靈性，因為，臨終陪伴的家屬除了陪伴臨終者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亦須面對自己生命的死亡以及恐懼的問題，雖非個己的死亡，但因為情感的連結而有了共命的基礎。

臨終者依恃生存的理由而有希望，而家屬則在共在的情境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希望的安置；「善終」是最明確、卻也是最令家屬迷惑的目標。

第三節 一貫道的臨終關懷

一、一貫道近代的發展與文獻現況

(一) 一貫道近代發展歷史略述

十六祖劉清虛，清光緒十二年（1886）掌道盤，並正式為一貫道定名，近代所知的「一貫道」於清末民初正式形成。

十七祖路中一，在教內稱為「白陽初祖」，意指三期末劫時期⁴⁸的白陽期，是一貫道大開普渡的第一位祖師，也是近代一貫道發展的重要開端。

十八代祖張天然，是真正讓一貫道發展成全國性大教團的關鍵人物，被尊稱為「天然師尊」。

《道統寶鑑》⁴⁹中關於十八代祖的記略如下：

十八代祖張天然，乃濟公活佛化身，山東濟寧人氏，改稱崇華堂，為白陽二祖。適遇路祖承授天之明命，普渡三曹，上渡氣天仙客河漢星斗，下渡地府幽冥鬼魂，中渡大地善男信女，辦理莫後一著收圓大事。指點真我得知生死之門戶，一步直超之天道也。

最後那句「指點真我得知生死之門戶，一步直超之天道也」是一句很重要的關鍵語。它是讓一貫道能快速傳遍全中國的主要因素，同時也確明張祖（天然師尊）在一貫道發展上所代表的傳承天命。

48 “三期末劫”一詞，係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的慣用語。三期是指青陽、紅揚、白陽三期，時至末劫年謂之白陽期。此時期天地大開普渡，要渡回九二億原佛子。

49 道統寶鑑。34 頁。台北：正一善書。

張祖在民國十年（1921）領命後，在山東濟南建立起一貫道發展的基礎。民國十九年（1930）張祖接續道統、奉命為十八代祖之後，一貫道就以山東濟南為中心，開始向全國各地傳播渡眾。這種以總壇領導支壇，以支壇為單位向外發展的組織架構正式形成。

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的前與後，政府公權力掌控約束的轉變，成為一貫道發展上的重要轉折。

雖然，時局動盪不安，一九四〇年代，一貫道在各地民間教派幾乎停頓發展的狀態下卻大為宏展，成為此時期唯一持續成長的民間宗教⁵⁰。一九四〇年代，是一貫道發展達於鼎盛的時代，也是一貫道發展由盛轉衰，轉向海外及東南亞發展的時期。

民國三十六年（1947）張祖歸空後，由孫慧明掌道，亦稱十八代祖⁵¹。一貫道闡道從此進入轉盤時期，⁵²大陸淪陷後，佈道中心轉移到台灣，並向海外擴展，成為一個信徒遍佈五大洲的大教團。

一貫道在台灣的發展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一貫道的近代發展歷史背景，無論是在大陸傳道期間或是渡海來台之後的傳道期間，都一再被政府誤解查禁，歷逢嚴厲的官考。然而，受盡屈辱、污讟的一貫道仍屹立不搖，甚至更確立道親堅定不移的信力。民國七十六年（1987）政府解禁一貫道，隔年（1988）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一貫道整個公開化過程，充滿了種種不為人知的秘辛。⁵³

⁵⁰ 詳見一貫道的發展統計。孚中編著（1997）一貫道歷史。214-219頁。台北：正一善書。

⁵¹ 佚人著。道統寶鑑。台北：正一善書。

⁵² 詳見現代一貫道之發展。林萬傳編著（1984）先天大道系統研究。1-207頁。台南：青氣巨出版社。

⁵³ 詳見終結千年來的政教衝突。宋光宇著（1998）一貫真傳（一）基礎傳承。181-276頁。台北：三揚印刷。

(二) 一貫道文獻資料現況

一貫道的學術研究目前可以說還沒有全面性的開始；因為，在民國七十六年(1987)中華國內政部才宣佈解禁，一貫道始為合法宗教。

查禁期間適逢官考，連《四書》都被警察局查禁，當作扣案的證據；⁵⁴ 所以，傳道活動不敢留文獻資料，以免被作為查禁的指標。當時，甚至有所謂的流動道場，不定時、不定點的以聚餐的名義來進行傳道的活動。

故有關一貫道的文獻不多，大都是屬於史料的整理與整體性的報導，如教義與教儀的陳述，最典型的著作如《天道鉤沉》⁵⁵。至目前為止，有關一貫道的臨終關懷文獻資料皆散載於善書，而純粹探討一貫道臨終關懷的文獻資料及學術研究則付之闕如。然而一貫道的早期經典卻蘊藏、甚至直指臨終關懷的原意，所以，研究者以為可將其視為相關文獻。

一貫道的經典分為「無字真經」及「有字真經」兩類，前者是由明師口傳心印，不立文字，如十八代祖所傳之「五字(句)真經」；後者係載於文字之經典，如：十五代祖王覺一《理數合解》⁵⁶、十八代祖《暫定佛規》⁵⁷ 等。

五字(句)真言是不立文字的法寶，是一貫道修持實踐的根本核心之一；其餘經書皆是各祖為救度生靈所寫下的闡釋道體與性靈之書，影響心靈甚鉅。本研究將從中擷取有關臨終關懷與靈性修持部分以發明道的精微奧義。

⁵⁴ 詳見終結千年來的政教衝突。宋光宇著(1998)一貫真傳(一)基礎傳承。187頁。台北：三揚印刷。

⁵⁵ 宋光宇(1983)天道鉤沉。台北：元祐。

⁵⁶ 北海老人。理數合解。上海崇華堂原版。

⁵⁷ 夢湖編述(1988)暫定佛規。嘉義：玉珍書局。

二、一貫道臨終關懷的理念與作法

(一) 一貫道教義義理對善終的詮釋

1. 善終的定義

以一貫道觀點認為：「歸空」即是善終。

「歸空」一詞是一貫道對逝世、死亡的特有名相稱語。「歸空」即是「歸根」，意指回歸生命的根源本處；字義是復歸於空，原本即空之意。

初入一貫道，點傳師⁵⁸在點道、傳三寶⁵⁹之玄關竅時，即已無形演機「歸空」深意，直指我們生命的來、去之處，昭然明示生命的本源。即所謂「一本散萬殊，萬殊歸一本」所以，一貫道道親在求道當下即引入道門，啟程歸鄉道途；亦即，「歸根復命」是所有生命應然的實踐。而後，一貫道道親在明白肯認「一指超生」的信仰之深化、純化過程中，淨純自己的慾念俗心，「一」貫不二，從轉化平日一思一行的執著貪染，到臨終歸空的當下一念把握，皆是如此，從不離這「一指」。

所以，求道即是善終的保證：求道者以「明師一指點」的殊勝及彌勒的鴻慈大愿，而得以「一指超生」；且以自身生命的信力相印於祖師本懷、大道本然，終而能回歸至善的終極歸處-----達臻「歸空」。以此觀之，善終是理所當然的、且是當下的。因為，一貫修行的要旨不只是為臨終的歸空做準備，而必須是時時、當下都能、都得歸空，讓生命時刻含藏無限生發的可能性。

2. 善終的義理詮釋

(1) 天命觀：一貫道續承道統傳心法

⁵⁸ 代理祖師傳三寶心法者。

⁵⁹ 1)玄關：生死的門戶 2)口訣：五字(句)真言、無字真言 3)手印：合同

① 道統

十五代祖王覺一《一貫探源》⁶⁰：「三代而上。主傳斯道者。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也。三代而下。主傳斯道者。三教聖人也。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根據《道統寶鑑》⁶¹所載，一貫道的道統說為「前東方十八代」：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少昊、顓頊、帝嚳、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辛氏、大禹、成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曾子、子思至孟子。

孟子以後心法失傳，天命暗轉釋門，於是西域佛教大興，釋迦牟尼佛奉天承運，道統一脈相傳二十八代，即「西方二十八代」：

釋迦牟尼佛、摩訶迦葉、阿難、優波毘多、提多迦、彌遮迦、波須密多、佛馱難提、伏馱密多、脅尊者、富那夜奢、馬鳴大士、迦畏摩羅、龍樹大士、迦那提婆、羅眼羅多、僧迦難提、迦耶舍多、鳩摩羅多、奢耶多、婆修盤頭、摩拏羅、鶴勒那、師子、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羅、菩提達摩。

以及道統傳回東方，所謂老水還潮之後的「後東方十八代」：

達摩祖師、二祖神光、三祖僧燦、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以上是禪宗祖師)、七祖白玉蟾、馬道一、八祖羅蔚群、九祖黃德輝、十祖吳紫祥、十一祖何了苦、十二祖袁退安、十三祖徐還無、楊守一、十四祖姚鶴天、十五祖王覺一、十六祖劉清虛、十七祖路中一、十八祖張天然、孫慧明同領祖師位⁶²，往後無祖位。

以上共計六十四代，象徵八八六十四卦的終始說。

⁶⁰ 北海老人。理數合解(：一貫探原)。82頁。台北：正一善書。

⁶¹ 佚人著。道統寶鑑。台北：正一善書。該書究為何人所著已不可考。近年來學界發現本書所載人事，可在官方取締一貫道的檔案資料中找到印。所以本書已成為一貫道中記載傳承的一本重要著作。

⁶² 孚中編著(1999)一貫道發歷史。406頁。台北：正一善書。

宋光宇教授認為一貫道道統說的前二段，所謂東方前十八代及西方二十八代以及禪宗六祖是儒釋道三者纏鬥的產物。自東方後十八代九祖黃德輝到十八祖張天然則是說明一貫道的源流，是一貫道的實際歷史。但這些祖師不曾見證於史書，難於查證。⁶³ 今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及一貫道親戚認為孫慧明既同領十八代祖師，研究者認為應列入一貫道道統。

黃九祖融匯天命心法及新舊宗教思想，以儒佛道「三教合一」⁶⁴ 及全真教「修煉金丹」⁶⁵ 教義為精髓，新興宗教之「無生老母」⁶⁶ 及「龍華三會」⁶⁷ 教義為佐義，正式開創先天道。

及至十五代祖王覺一掌道後，奉命以儒教來闡揚先天道義，使天道之修持由全真化轉趨儒教化，著《理數合解》闡明三極一貫。十六祖劉清虛改稱一貫道。十七祖路中一開啟白陽普渡，收圓大事；在家出家，真儒復興。至張天然繼任十八代祖，辦理末後一著三曹普渡；張祖歸空後，續由孫慧明掌理道盤，乾坤⁶⁸ 共辦收圓大任。

② 一貫道心法

十五代祖王覺一《一貫探源》⁶⁹：「一貫者。至靜不動天。以理貫萬物。」

王祖以「一貫」來闡釋宇宙之本體---理(道)，認為此理貫徹天地萬物，萬物統體一理，萬物各具此理。「理」既然是宇宙的本體與根源，所以「理」也是天地萬物存滅的主宰，人與萬物的生命，便應由此而來，人生的終極目標，也應是回歸於「理」。

⁶³ 宋光宇著(1983)天道鉤沉。101頁。台北：元祐。

⁶⁴ 三教合一即行儒教的儀禮；用道教的功夫；守佛教的規戒。

⁶⁵ 先天道和全真教二者內功雷同，且都供奉全真教主王重陽，可見關係密切。

⁶⁶ 無生老母係中國古代儒教「天」、「上帝」及道教「元始天王」信仰之蛻變，其名稱早期稱為「無生父母」或「無極聖祖」，最早見於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羅教之「羅祖五部六冊」。其中「母」應做「中」。

⁶⁷ 龍華三會係指青陽、紅陽、白陽三會分由燃燈佛、釋迦佛、彌勒佛掌天盤，開辦普渡之事。此說最早載於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黃天道之「普明如來無為了義寶卷」。

⁶⁸ 一貫道場稱男為乾、女為坤。

⁶⁹ 北海老人。理數合解(：一貫探原)。84頁。台北：正一善書。

王祖將天分成三層：「無極理天」、「太極氣天」和「皇極象天」。「無極理天」簡稱「理天」，是三教聖人所住的地方，也是主掌生成天地萬物的「天」。「太極氣天」簡稱「氣天」，則是指天仙所在的地方，在大地之外，上可以運行各種河漢星斗，下可以孕育所有的生命。「皇極象天」簡稱「象天」，是鳥獸蟲魚以及人類所居住的地方。

世間一切宗教究其源頭及最終目標，都不離開要返回自性、回歸良心，只是其所用的語言、方式有所不同，所以說「萬教歸一」。所謂歸一是說萬教的源頭是一樣的。

所以「三教歸一者。歸於理也。縱使各據枝葉。不肯歸一。天定勝人。終歸於一也。」⁷⁰ 此「一」無所不貫，而原出於無極理天：「一散萬殊。自無入有。由理入氣。由氣入象。萬殊歸一。自有還無。由氣入象。由氣還理。」⁷¹ 「在象者莫囿於象。至氣者莫囿於氣。挽起眉毛。洞觀無礙。必到無極理天。」⁷²

王祖認為，無論是宇宙的生成與毀滅，或者是原靈的降世與還原，都是理、氣、象三者的變化。他強調，人若要返回最上一層的理天，就必須接受明師指點，才能得到無極理天大法也就是後世所稱的「一貫道心法」。

一貫道其所傳的天道是宇宙主宰唯一所傳的天命。天命真傳也是一貫道宗教信仰的根本核心。如《天命金線》云：「有天命金線的道，才是真道，而天命金線自古以來就是修道人的命脈。」金線即是指其天命的道統。故謂：道真、理真、天命真。

(2) 末劫觀：一貫道時機應運總收圓

① 三期末劫說

⁷⁰ 北海老人。理數合解(：一貫探原)。87頁。台北：正一善書。

⁷¹ 同上。87頁。

⁷² 同上。84頁。

一貫道承襲宋代邵雍的皇極經世圖的元會運世的觀念，自開天⁷³關地⁷⁴，以至天窮⁷⁵地盡⁷⁶，其間謂之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中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會，一會有一萬零八百年。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每會因氣象之變遷，而有數期之劫運，現在午會告終，未會始起，自開天以來約有六萬餘年，已有三期之分⁷⁷：

第一期曰「青陽劫」，起於伏羲時代。燃燈佛掌理天盤⁷⁸。有九劫⁷⁹。

第二期曰「紅陽劫」，起於文王時代。釋迦佛掌理天盤。有十八劫。

第三期曰「白陽劫」，起於午未(會)交替之際，清光緒三十一年起。

彌勒古佛⁸⁰掌理天盤，濟公活佛掌理道盤。

有八十一劫運，將渡回九六原人⁸¹。

「每期道劫並降，以渡善良之人，進入道中，惡孽之輩，打在劫內。若不屆三期末劫，真道不降，欲超生了死，誠難矣。」⁸²溯自寅會生人，以至今日，眾原子生生死死，貪戀紅塵假景，迷失本來靈性；既不知從何而來，復不知尋路而歸，以致越生越迷、越迷越壞，世風衰危，人心險詐，以達極點。

因之釀成空前為有之大劫是為「三期末劫」。

73 謂自地球一個冰河期結束之後，重新開始循環，天開始有氣體的產生的一種說法。

74 謂自地球表面發生命跡象開始的說法。

75 與開天相反，謂天滅而無氣體狀態的說法。

76 與關地相反，謂地球表面以無生命跡象之時的說法。

77 夢湖編述(1988)性理釋疑小註。107-108頁。嘉義：玉珍書局。

78 天盤指的是概念的天，一貫道講的天與佛教的三十三天的諸天相近。盤指統轄的範圍。

79 一貫道講的劫與佛教講的計算時間的劫不同，泛指劫運。碰到捷運則人類遭到厄運，必有天災人禍。

80 即佛教稱的彌勒菩薩，據聞早已成佛道，故亦稱之古佛。

81 九六原人係根據易經陽卦皆九陰卦皆六九六代表陰陽。或謂「彌勒下生經」所說，彌勒第一次說法渡化九十六億人，就逐漸蛻變為所謂「九六原人」或「九十六原佛子」。宋光宇。天道鉤沉。1973。81頁：原人謂每個人都是從理天原來的地方來，故稱之為原人。

82 夢湖編述(1988)性理釋疑小註。67頁。玉珍書局發行之善書。

劫在於外境的衍生變化，也在於內在的執著迷昧。當此白陽末劫時期，天降大道拯救萬民，彌勒祖師應運，鴻慈大愿普被，只要累世因緣具足，經得明師一指點，收圓果成就在此世、當下。

② 末後一著

一貫道所謂的末後一著乃相應於三期末劫說，認為現值末會⁸³是最後一次普渡收圓的大事，如果錯失機會⁸⁴，必須再等下一元會（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普渡收圓的範圍極廣：上可渡河漢星斗，氣天諸仙；中可渡人間芸芸眾生；下可渡地府幽冥鬼魂，此所謂「三曹普渡」。

河漢星斗，氣天諸仙緣於過去的修行未遇開恩引渡；地府幽冥鬼魂則緣於一貫道修行者以「孝悌」為本，超拔九玄七祖，即所謂「一子成道，九祖超生」。

一貫道「一指超生」的觀點與信力來自於：

- 天時應運：三期末劫，末後一著。
- 彌勒應運：彌勒祖師掌理天盤以及彌勒祖師的鴻慈大愿⁸⁵。
- 因緣具足：引保師⁸⁶勸渡、與佛有緣、祖有餘德、須佛前發愿。

一貫道的修行路徑是先得後修、頓悟漸修。亦即，求道者並非僅是帶業贖罪而來，而是乘愿而來，發愿渡眾要完成使命而來；求道者並非僅在此世才始修善緣，而是累世修行善緣具足，為了了愿證果與得明師一指點而來。故「一指超生」意即斷輪迴種，當下得超生了死，因「業」本空，拘束不了生命。所以，經得明師一指，必得超生了死，歸根復命。

⁸³ 末會，是一元中的最後一會，計一萬零八百年。本元中，人類將於此會結束時滅亡。

⁸⁴ 求道有四難：「人身難得、三期難遇、中華難生、真道難逢。」

⁸⁵ 一貫道講「愿」而非「願」。「愿」指原心、慈心、修行人的宏願。立愿，是一貫道重要的道務活動。愿力是修行的動力，也是成仙成佛的主要關鍵。一貫道中有各種層次的愿力，如：十條大愿、清口愿、重聖輕凡愿...等。

⁸⁶ 引師：引入到佛堂求道的人。保師：保證求道者身家清白、品行端莊。

《道義疑問解答》師尊：「吾人求道之後，經指點關竅，智慧大開；如能誠意報道奉行，能將以前的罪過完全取消。」⁸⁷「末後一著昔未言，明人在此訴一番，愚夫識得還鄉道，生來死去見當前。」⁸⁷現適逢三期末劫，所以未會是證果者的世界、是總收圓的時刻，非修因凡夫的世界。這末後一著，意指末後一句、末後一指，所謂一著，就是要「點開智慧通天眼，露出金剛不壞身」⁸⁸是一貫道最殊勝之處，也是一貫道普傳的關鍵之處；它使人得以歸一、歸空、歸根，直指靈性返鄉的歸途、至善的依止。

(3) 生死觀：明師一指超生了死當下成

① 三寶心法

一貫道的三寶心法是靈性修持得以返回理天的秘寶：玄關、口訣、心印。求道時，由點傳師傳授。茲分述如下：

- **玄關**：又稱通天竅、靈魂正門、生死門戶。
即人靈性所居之處，經點傳師點開之後，臨命終時靈性可以經由此玄關往生無極理天，不再輪迴。
- **口訣**：又稱無字真經、五字(句)真經、真言咒。
即人與上天直通的密語，念動口訣可以通天，遇難救難，遇災得除。
- **合同**：又稱天印、子亥手印。
即子亥手印，是回天的印信。子亥為「孩」，表示回歸赤子之心。
青陽期手印：青葉單掌，以葉禮佛。
紅陽期手印：蓮花雙掌合十，以花禮佛。
白陽期手印：蓮藕結果，以果獻供。拳拳服膺，誠信不疑。

三寶心法是一貫道平時修持的核心要法，即「性理心法」。

⁸⁷ 末後一著等語，是一貫道請壇及辦道儀禮中的詞語。

⁸⁸ 北海老人（1984）末後一著。收錄於林立仁整編北海老人全集。79頁。台北：正一善書。

一貫道教義的主要建構者十五代祖王覺一，有人問他說：「先生所傳的一著，神通廣大，該如何來證之？」王祖答曰：「是為末後一著。」⁸⁹ 實際上就是點開玄關竅。三寶心法指點靈性之所在(玄關)，靈性出入之門戶(生死門戶)，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亦明示性命雙修之法，性(玄關)、心(口訣)、身(合同)合一、一貫的修持法。

② 超生了死

一貫道道親在對「明師一指，超生了死」的信靠下，依三寶心法修持身心，對生死大事之觀照的與眾不同之處，攝歸於「無生信仰」。「修道人將生死二字看的最注重，亦最不注重，何已故？若說不怕死，吾人為何學道以永生？若說怕死，吾道中人要看輕塵世，置生死於度外。」⁹⁰「死死生生，真假莫辨，流浪生死，苦海無邊，欲求了死，先求了生，欲求了生，必先超生。」⁹¹ 超生了死不只是明師一指的保證，也是求道後必須了悟實修的精神內涵。超生，以有限為根基，開展無限的生命；了死，以紅塵為資糧，修渡無邊的慾念。一切生欲死欲，在「無生信仰」⁹² 中超越無限的點、跳脫輪迴以了愿還鄉：「歸空」。「歸空」的內涵不只是指肉體死滅時，靈性回到生命的根源本處；「歸空」呈現在精神層面的意義，展露了一貫道深刻的修持觀點以及超越的生死觀點。

一貫道認為白陽修行，道降庶民無分貴賤，在家在塵火宅修行。因為，求道者已頂受天恩(明)師德，死後歸處當已清明了然、無所畏懼；所以，一貫修持的重點並非寄託於來世，而是在個人生死的當下承擔與把握；所以，一貫道修持並非只靠明師一指的他力授記，還須靠自力時時、念念的歸空實踐功夫。他力、自力不過二分表相，實則須靠個人生命本然的契入實踐。從個人生死的子然承擔到大宇宙的無限延伸，從日常生活的一念一行修持到臨命終時的守護一念，關鍵在於是否能「歸空」：無論任何時地、任何情境。這種生死觀點、宗教修持觀點，不僅積極、獨特且深具價值。

⁸⁹ 北海老人（1984）末後一著。收錄於林立仁整編北海老人全集。79頁。台北：正一善書。

⁹⁰ 夢湖編述（1988）性理釋疑選讀小註。283頁。玉珍書局發行之善書。

⁹¹ 同上。66頁。

⁹² 一貫道以明明上帝為信仰主神，又稱為無生老母，牠的全名有二十個字：「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簡稱老母，或只用：「中」字代表。

（二）一貫道特有的善終實踐認定模式

1. 臨終過程是圓成此生最後心願的機會

一貫道點傳師在點道時，即已演示歸空深意，明示生死歸處，啟發求道者的大依靠、大信力、大愿行，此即一貫道臨終關懷之始。在信力的基礎下通常當道親即將歸空時，親屬或其他道親都會儘快先通知該區的負責點傳師到場，以安頓、撫慰歸空者並安排、處理歸空者的身後大事。

點傳師到場後，通常都會先指示或帶領有設家庭佛堂⁹³的道親家屬，點燃母燈⁹⁴、獻大把香、叩首祈求老母慈悲引領歸空者回家之後，再附在歸空者耳邊對歸空者說話。

點傳師咐囑內容重點為：

- ① 請萬緣放下，隨濟公老師⁹⁵回家。
- ② 要記得三寶、三師⁹⁶、求道日期。

（如果道親有記不清楚之虞，則由點傳師有設家庭佛堂的佛堂點燃母燈後，親自附耳口傳。但此需依情況權變，無有定說。）

如果歸空者遺體是僵硬的，常常在點燃母燈、獻大把香、祝告上天之後，原先遺體僵硬的歸空者會漸漸放下、柔軟。但遺體如果依然僵硬，此時，端賴點傳師平日對歸空者及其家庭狀況的熟識及對歸空者個人心性的把握了解，來臆測歸空者有何心願未了以致無法放下。「包軟」（旁助、引領歸空者遺體放下、柔軟），是道親對荷擔天命的點傳師職責的期待。

⁹³ 道親在家中所設立的佛堂。供區域道親共同集會研究、辦道開班的佛堂稱為公共佛堂。

⁹⁴ 母燈，應作「中」字，佛堂上桌之中央佛燈，代表老母，是光明的源頭。

⁹⁵ 一貫道神佛崇拜體系，以無生老母為中心，由彌勒佛掌天盤，濟公老師掌道盤（傳道），觀音菩薩及其他諸天仙佛都來助辦此收圓普渡大事。

⁹⁶ 求道時的三師：點傳師、引師、保師。

所以，此刻就成為歸空者圓成此生最後心願的機會，甚至也是對歸空者、歸空者家屬及其他人說理證道的最後一次機會，亦即借助此一歸空事件現象，來展現、應證道的尊貴與殊勝。

2.身軟如棉的瑞相顯化意義

相應於一指超生的絕對信仰，歸空時的身相變化是應證道真、理真、天命真，唯一可資評判的、簡易的表相標準。

身軟如綿是一貫道道親實踐善終的外相顯化。所以，歸空者身體的軟硬程度是一貫道道親非常注意且在意的事，也變成一貫道在處理道親歸空時的特別態度。雖然，遺體在歷經一定的時間之後會漸趨柔軟；在一貫道道場歸空者身軟如棉的玄妙事蹟仍然經常聽聞。道場裡難以理解的、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身相變化事蹟確實層出不窮，許多道親都曾在自己已歸空親屬或其他歸空道親身上，親身歷經、目睹此奧妙現象；進而對「道」、對「一指超生」產生更大的信力。

在一貫道道場，常常連小孩都不怕歸空者的遺體，頻頻要去觸碰以為仍在熟睡的長輩，試圖要喚醒已歸空多時的長輩。這常常成為生長在一貫道家庭的青年，在孩提時期的死亡印象、特別的一堂死亡教育課程。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殯葬業處理遺體方式的不同，點傳師憑藉歸空者遺體的軟硬程度，來辨識歸空道親是否安然自在的方式也隨之調整。代之以探試歸空者遺體的手腳軟硬情形，點傳師在遺體已入冰櫃的狀況下，只能變通，改以檢視歸空者的面相是否莊嚴、慈祥、自在安然來評判。

3.顯化意義的開顯與遮蔽

一貫道在傳道時，常藉顯化來使信徒建立信心，神秘經驗的遭逢常常是引領信徒進入無生信仰的開端契機。

一貫道的顯化模式有：現身說法⁹⁷、仙佛顯化⁹⁸、三曹普渡等幾種。而求道者只要不謗道悖德，歸空時身軟如棉的瑞相顯化，更是一貫道證明一指超生、無生信仰的有力信癥，證實所謂道真、理真、天命真。

意義詮釋機制的轉化，繫於心靈的不斷超越。針對這些宗教經驗的闡釋與解讀，形成了信仰者內在的心靈對話以及信仰者澄清信仰的動態過程。顯化意義的開顯，在於信仰者遭逢神秘經驗的當下所引發的困思與臨在的真實性。而隨著顯化意義的開顯，臨在的、真實的經驗感悟也常隨之而成為信仰者信力的依據或信力的遮蔽。

「真理的困思性，就是它那客觀的不確定性。」「永恆的實質真理，本身絕非是一個困思。畢竟，它是因為和一個存在個人有所關聯，而才做為困思的。」⁹⁹ 真理的弔詭性和不斷否定性，同樣也呈現在信仰者對顯化意義的闡釋和解讀。

「無限的棄絕，是比誠信居先的最後階段；所以，尚未完成這項運動的人，便未擁有誠信。因為，只有在這項無限的棄絕中，就我的永恆有效性來說，我才確實向自己呈現示明。而，僅僅這樣，才會有憑靠依信，以執握存在的問題的情事。」¹⁰⁰

臨命終時的心念把握，是否能守護一念、置心一處，是一貫道平日三寶心法修持的功夫展現與修持目的。而無論面臨如何的臨終處境，都能泰然面對，置死生於度外，將生命歸向於無生的「歸空」實踐，不僅端賴於平日三寶心法的修持功夫，更肇因於對「一指超生」的信力與正確的信解與實踐。

⁹⁷ 現身說法是一貫道在相當特殊的法會中，仙佛借三才的竅，與參加的道親面對面交談、說法。這是一種借竅臨壇加上仙佛顯化的一種儀式。

⁹⁸ 仙佛為了教化世人與救災解厄，會在適當的時機與地點顯示大能或見機說法。

⁹⁹ 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著。陳俊輝編譯(1993) 祁克果語錄 文學。107 頁。台北：揚智文化。

¹⁰⁰ 同上。123 頁。

(三) 一貫道喪葬禮儀的特色

1. 超越性

一貫道以為道親通過求道儀式，經明師一指點，「天榜掛號，地府抽丁」¹⁰¹，歸空後，靈性回歸無極理天，反璞歸真、歸根復命，與民間傳說死後要向閻王報到有所不同；所以，喪葬禮儀的處理方式也與一般習俗有異。

研究者以為一貫道是把已歸空道親視為已解脫成道來處理後事，具超越性特色。所以，表現在喪葬儀禮上的特色是：

- (1) 歸空時，到佛堂焚蓮花香(獻大把香)、獻供；備淨爐，以檀香末供焚不絕。
一是敬稟上天，一是使脫離軀殼的靈魂的身心靈俱淨，以安然隨濟公老師返鄉。
- (2) 不拜腳尾飯、不誦腳尾經、不做七、不燒金銀紙、不燒靈厝、不請僧道作功德、不用招魂幡、不拜葷食、嚴禁電子花車等奢華不合禮之舉，只有獻香、獻齋果。
- (3) 歸空者手抱合同，意味歸返理天，與道合同。
- (4) 舉辦告別式時，把歸空者當作已成道仙佛來辦儀禮，獻供、獻花、獻果。

2. 統攝性

研究者以為一貫道的統攝性特色，可在喪葬禮儀中呈現一隅：

- (1) 揉合參雜佛、道儀禮以及民間信仰儀禮，目前尚無固定儀軌。

¹⁰¹ 辦道儀禮中的詞語。意指「一指超生，超生了死」死後即達無極理天，不再輪迴。

- (2) 一般大抵程序是：家祭、獻供、誦讚經文、證道、孝眷報恩禮、唱誦、公祭、生平介紹、致謝詞、唱誦及自由拈香。
- (3) 誦經不同於梵語念誦，代以吟唱合一自作的歌曲，誦經的重要經典是彌勒真經。
- (4) 取捨的原則在於是否合「理」。

3.圓融性

一貫道喪葬儀禮目前雖尚無固定儀軌，道親在辦理喪葬事宜時，心中仍有活潑應世的準則，即「理直圓融」，故研究者以為具有圓融性特色：

- (1) 道場的禮儀以「莊嚴肅穆」為主，並藉此提倡「崇禮尚義」之精神，改善社會不良風俗，以不失禮之精神原則，彰顯「飲水思源」之內涵為目的。
- (2) 喪葬儀禮的禮俗儀軌需視歸空者的家屬對一貫道的接受認同程度、即家庭的道化程度¹⁰²而定。
- (3) 辦理喪葬儀禮時，道親悉心義務參與協助；除了為歸空者圓滿後事，讓歸空者心安之外，也希望能藉此成全歸空者的家屬悟道、入道。所以，在無固定儀軌的背後，諸多的應變方便之中，重點是在不違背歸空者意願考量下，讓歸空者的家屬建立對道的信心。
- (4) 因為認定歸空者已然圓滿善終，所以，喪葬儀禮除了要符合「理」之原則以及歸空者意願之外，一貫道在辦理喪葬儀禮時的重點，常常會放在成全渡眾方面，而非僅放在再提昇歸空者的歸空境界上；家屬親友、喪禮幫辦操持人員、所有參與者，都是成全的對象。彷若一場「死亡教育」的課程一般。

¹⁰² 一貫道家庭的道化程度係指家庭成員對一貫道的認同程度與參與程度。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有宗教信仰(一貫道)的個人在面對臨終陪伴處境時的主觀經驗、內在調適歷程及其對生死的體驗與領悟；即個人在遭逢親屬的臨終處境時，如何在宗教義理與實際情境的對話與辨證歷程中，展現其信仰的力量以及印證、澄清其信靠的真理，並從而更深入探討善終的實質意義與實踐可能。因此，本研究重視受訪者的主觀意義及建構，企圖從受訪者的觀點針對親屬臨終事件做敘述及詮釋；希望從受訪者內在深層的對話與反省中，獲得深度而有意義的資料。所以，分析探討的重點不在推論，而在於對研究對象的內在世界做更深入、真實的了解，且探索在宗教觀點下，參予者當下對陪伴親屬臨終事件所賦予的意義脈絡。

Taylor & Bogdan¹⁰³ 指出「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的最廣義解釋是：「產生描述的資料的研究；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說的話、寫的字和可觀的行為。質的研究資料是以文字的形式而非以數字的呈現。」Padgett 指出人類內在經驗內涵的揭露，本質上適合做質的研究，學者指出當研究者尋求「設身處地」的了解時，質化研究是不二的選擇。這種研究強調內在的特殊性，捕捉受訪者的觀點，而非試圖由「客觀」局外人的觀點做表面意義的解釋。¹⁰⁴ 換言之，深度訪談的過程，不是訪談員去挖掘受訪者過去的記憶的過程，而是透過受訪者與訪談員之間的互動再建構 (to reconstruct) 過去經驗的過程。¹⁰⁵

死亡事件的遭逢是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失落，其所引發的傷痛情緒及內心感受也最強烈且深刻。因此，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進入受訪者個人深層的生

¹⁰³ 黃瑞琴 (1991) 質的教育研究方法。緒論。台北：心理。

¹⁰⁴ 陳圭如 (2001) 我的抉擇---三位受暴女性的心路歷程。家庭與性侵害學術論文研討會。179-205 頁。

¹⁰⁵ Seidman, I.E. (1991)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NY :

命體驗，透過受訪者觀點來檢驗其所經驗的生活世界以及所認知的宗教義理，藉以理解其對陪伴親屬臨終事件在其生命及信仰上所賦予的意義與價值，如此方能得到完整豐富的訊息。

因此，本研究採現象學取向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進行回溯性資料收集。訪談者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除依據本研究預先擬定的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訪談大綱(interview guide)詢問主要問題外，並視受訪者實際回答內容加以探問，同時對研究對象所呈現出的線索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以增加資料的豐富性與可信性。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程序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參考文獻資料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步驟與程序。如圖 3-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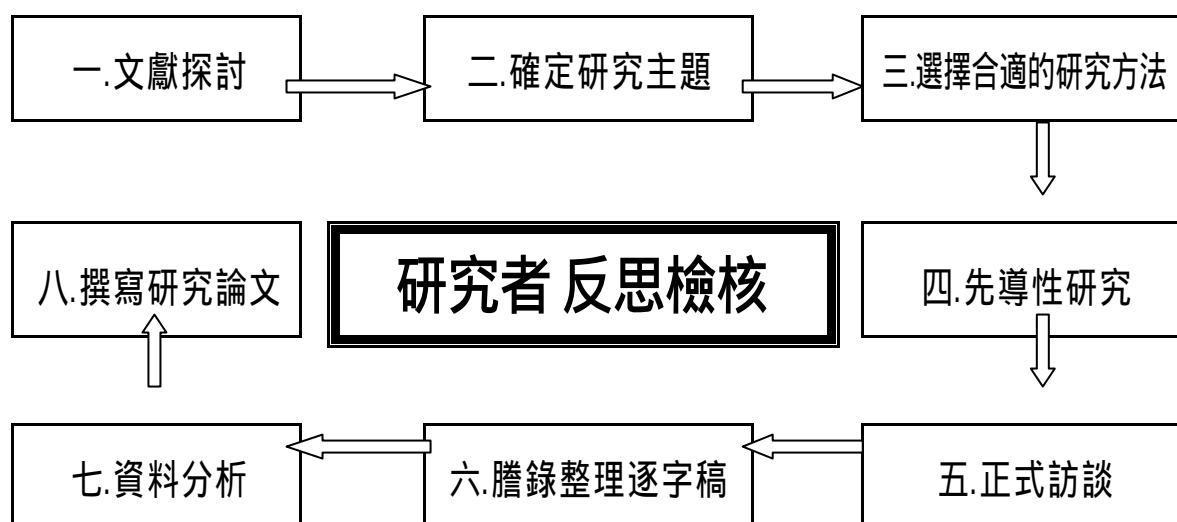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步驟程序圖

根據圖 3-2-1，茲就本研究之研究步驟與程序說明如下：

研究者反思檢核：研究者的反思檢核，自論文構思的開始至論文的完成止。

- 一、文獻探討：至圖書館、與研究主題相關單位及利用網路蒐集和研究主題有關的國內外文獻資料，仔細閱讀並做整理，同時對目前的研究成果做了解。
- 二、確定研究主題：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參考文獻資料以確定本研究的正式主題。
- 三、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根據研究目的、文獻，並經指導教授指授下，確定採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做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 四、先導性研究：在進行正式訪談之前，實地訪問一位有陪伴親屬歷經臨終情境的一貫道道親。其目的有三：(1) 了解正式訪談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以及訪談時該注意的細節；(2) 根據訪談結果與受訪者的回饋，修訂初步的訪談大綱，確定正式的訪談大綱；(3) 確定合適的受訪者，正式邀約訪談對象，並於訪談前充分說明訪談目的、原則及進行方式。
- 五、正式訪談：準備訪談同意書（附錄二），選擇寧靜、安適、不受干擾的談話空間，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須注意尊重受訪者當時的情緒、思維、情境等，以同理、澄清、發問等技巧，引導受訪者論述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經驗，並避免涉入研究者個人的主觀經驗。
- 六、謄錄整理逐字稿：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正式訪談的錄音內容逐字謄寫，包括重要的非語言訊息，如哭泣、嘆息、語氣或語調等。並依據逐字稿，配合訪談期間的研究日誌撰寫成個人描述文，交由受訪者確認。
- 七、資料分析：根據逐字稿做來回的檢視，逐步發展成共同的主題，確定分析時的編碼架構，在與協同編碼員取得一致性後，進行正式的編碼、資料的叢聚以及命名。
- 八、撰寫研究論文：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撰寫完成研究論文。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有臨終陪伴經驗的喪親者。由研究者依照研究目的，事先決定篩選標準，篩選標準如下說明：

- (一) 死亡親屬與受訪者，必須都是一貫道道親且都是道場職級符合一貫道辦事員資格。
- (二) 無精神方面的疾患，具備清晰的口語表達能力。
- (三) 同意接受訪談者。

本研究之受訪者選取管道有二：

- (一) 以熟識的朋友為對象：此法的優點為訪談者與受訪者原本就認識，可以使訪談的過程不需花太多時間建立關係。且朋友兼訪談的雙重關係，有助於較深度的分享與探索，同時在訪談中也較易於合作，能建立較為信賴、對等的平等關係，也不致造成研究者的權威和被視為研究對象客體的不平等關係。
- (二) 經由親朋好友道親的介紹：透過熟人介紹，受訪者比較不會產生懷疑與抗拒的心態，而能充分信賴與配合。

本研究正式訪談 A.B.C.D 四位受訪者，其基本資料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A	B	C	D
臨終處境	壽終正寢	病不離身	臥病在床	意外身亡
陪伴家屬部份：				
性 別	男	男	女	女
年 齡	68 歲	35 歲	50 歲	32 歲
喪親年齡	66 歲	24 歲	49 歲	30 歲
親屬的死亡年數	2 年	11 年	半年	2 年
職 業	商	服務業	商	商
教育程度	高商	大學	大學	大學
*入道資齡	52 年	32 年	50 年	32 年
宗教職級	點傳師	講師	點傳師	講師
*家族修道資歷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二代	第三代
死亡親屬部份：				
親屬的死亡方式	自然老化	癌症	中風導致	灼傷
死亡親屬稱謂	父親	父親	父親	父親
死亡親屬性別	男	男	男	男
親屬的死亡年齡	94 歲	56 歲	78 歲	62 歲
死亡親屬的職業	商	醫	商	工
死亡親屬的教育程度	小學	大學	小學	不識字
死亡親屬的入道資齡	51 年	21 年	49 年	35 年
死亡親屬的宗教職級	壇主	點傳師	*老點傳師	壇主

(說明)

*入道資齡：入道資齡以通過一貫道入道儀式至今計算。

*家族修道資歷：受訪者都已是三、四代齊修的家族，表中所列為受訪者的修道代序。

*老點傳師：一貫道職級中，老點傳師在點傳師之上，是對資深點傳師的敬稱。

*死亡親屬的配偶都仍健在。

二、研究者的角色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訪談者、研究者、資料分析者等角色。因為，訪談之資料由研究者本人蒐集，而資料的蒐集會直接影響到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因此「訪談者」的角色更顯重要。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要能自所研究的情境中抽離出來，並且要能批判性的分析情境，能注意到並且避免個人的偏見，才能蒐集到真實的且可靠的資料。另，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須把個人的經驗世界放一邊，以同理中立的態度，嘗試進入受訪者的內心世界，避免涉入個人的主觀經驗。最後，由於悲傷經驗屬於較深層的情感，在訪談時有可能引發受訪者強烈的情緒反應；所以，研究者不僅需要擁有足夠的訪談技巧，以鼓勵受訪者做深度的自我開放，同時也要能夠適時給予情緒上的支持及同理，以避免造成受訪者的傷害。

由此可知，一位質性研究者，不但必須採取價值中立的立場，將個人的情緒作用或價值判斷排除在研究過程之外；同時還須具備敏銳的洞察能力，以及優秀的人際關係技巧。因此，研究者的專業素養及省思能力將是研究者必須具足，且應時時自我惕勵與自我檢核的重要能力。

研究者個人在三年前經歷喪親的傷痛事件，研究者個人亦是成長於一貫道道化家庭的一貫道信仰者，但同時研究者個人也是歷經過三年深刻的自我反思、沉澱傷痛的悲傷調適歷程，研究者個人亦是歷經過三年沉潛低迴的生死學研究所專業養成歷程。研究者依據研究日誌，對研究進行過程中所觸發衍生的觀感做自我檢核。所以，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雖然也為受訪者堅定的信念與深摯的孝心所撼動與感動，不過，並沒有引發個人過多的情緒反應而影響研究的進行；因為，在準備好進入正式研究前，研究者已反覆澄清自身價值，已不斷在自省自身經驗，並已能從而釐清研究主題和自己的關係。且研究者亦隨著研究進行，仍繼續不斷地檢視喪親事件對研究者自身的影響及意義，隨時地注意並維持研究者的角色，以避免研究者本身成為研究中的干擾因素或研究的盲點。

三、協同編碼員

為了提升本研究資料的信度，本研究共有兩位編碼員。除了研究者之外，再邀請一位一貫道資深點傳師共同進行編碼工作。本研究邀請的編碼員為一貫道總會之點傳師，目前任職一貫道教育體系主任，對一貫道的義理與修持有多年的研參體悟，同時亦對本研究相關主題內涵甚為熟悉，深具協同研究的能力。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本身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是最主要的蒐集工具。研究歷程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可信性，絕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是否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想像力、高度的親和力和隨機的應變能力。而對受訪對象之背景、經驗的了解，更是整個研究能否成功的關鍵。換言之，研究歷程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可信性，絕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的能力、技巧、訓練和經驗。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本身是生長在道化家庭的一貫道信仰者，也曾有臨終陪伴的經驗，所以，對一貫道的信仰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與了解，對一貫道有關臨終關懷方面的態度也有相當程度的涉入與探究，同時對臨終陪伴經驗也已有相當的思考與澄清。而研究者身為教育工作者，平時即對研究主題相關的課程多所涉獵學習，再經過研究所課程的養成訓練過程，相信能勝任本研究工作。

二、訪談大綱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目的，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以作為訪談時的基本架構，並確保訪談方向能切合研究目的。訪談大綱擬定程序如下：

- (一) 根據相關文獻內容、研究者的認知與經驗以及指導教授的建議，擬定初步訪談大綱。
- (二) 以初擬的訪談大綱做先導性研究，預先實地訪談一位一貫道信仰者且有臨終陪伴經驗的家屬，以了解正式訪談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以及訪談時容易忽略

的細節。

(三) 依據先導性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及受訪者的回饋，修訂初步訪談大綱。

(四) 將修訂的訪談大綱交由指導教授審核，作為正式的訪談大綱。

三、研究日誌

研究日誌主要是紀錄研究者在進入現象場時，對現象的描述、訪談過程中的細節、訪談後針對訪談情境所做的補述以及紀錄研究者研究過程的心路歷程，以作為研究者反思的重要輔助。研究日至不但可以作為下一次訪談的先導經驗，提供更和諧的關係建立模式與更深度的探索資糧，最後還可以作為研究分析及討論整理時的參考。

四、錄音設備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研究法，因此，為正確有效做好訪談時全程錄音的工作，研究者所準備的相關設備有：錄音機、錄音帶、電池、錄音筆。

第四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的整理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蒐集五個面向的資料，即有喪親經驗的一貫道道親的臨終陪伴經驗與親屬臨終過程、遺體的狀態與喪葬儀禮安排、悲傷調適歷程、信仰澄清歷程以及歷經喪親事件後的生死感觸。資料蒐集完畢後，研究者依訪談內容及研究日制進行資料整理，茲分述如下：

（一）訪談內容的整理：

以紀錄受訪者原意為基本原則，將訪談錄音內容轉謄為逐字稿，包括受訪者言語中的停頓、語氣、音調、情緒及其他非口語表現等都加以紀錄說明。

（二）研究日誌的整理：

1. 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口語及非口語等各方面所傳達的訊息。
2.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針對研究主題所發現的困難、評論或感想。
3. 檢視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個人主觀概念的演變以及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

二、資料的分析

資料的分析並非進行分割，而是經由整體的視野對個別進行詮釋，由個別間的脈絡理解整體的意義。因此，理解的運動就這樣不斷地從整體到部分又從部分到整體。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其分析步驟如下：

- (一) 現象學的還原：保持開放的態度，去除研究者對問題的預設，進入受訪者個人獨特的內在世界，用受訪者的世界觀來理解及詮釋其所談的意義。
- (二) 訪談內容整體感的掌握：將訪談錄音逐字謄寫，重複聆聽，仔細閱讀逐字稿的內容，將訪談內容視為一個事件的發生以獲得整體的感受，方得以呈現意義單元的脈絡。
- (三) 找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意義單元：研究者與協同編碼員以受訪者的訪談逐字稿進行討論與正式編碼。表 3-4-1 為研究者截取 B 受訪者部分談話紀錄為例之說明。(B28) 即表示 B 受訪者第二十八段的談話內容。

表 3-4-1 編碼範列表

受訪者之談話內容	編碼
<p>B28：我自己是在那時候才剛開始走道場，會想說「爸爸走了、到另外一個世界，如果能夠確定他過的很好的話，我會比較安心。其實，那時候我走道場不是很久，到後來我們道場上常在提的那些『一指超生』『歸空』的時候，我就會去在意，會去看爸爸是不是符合他們說的狀況，是不是已經到了那個地方，這樣自己也會比較安心」</p> <p>然後爸爸他在凌晨走了以後，早上老前人就有過來，爸爸走了之後都一直眉頭深鎖，我也有想把他撫平，但一直都沒有辦法。我是不曉得他在牽掛什麼，我會覺得他在牽掛一些事情。那後來，張老前人來了之後看了這樣的狀況，在旁邊跟爸爸說了些話，我沒有聽的很清楚。然後看他把他眉頭這樣（動作）撫摸之後就一切都 OK 了。那個時候，自己心理的那個石頭就放下來了。這是第一天。後來入殮的過程，剛開始抬爸爸的身體時好像不是那麼輕鬆，那入殮以後我幫他帶白手套時都帶不下去，因為，很軟，都比我們正常還軟，好像沒有骨頭一樣。</p>	<p>死後世界與悲傷調適</p> <p>身相變化的觀察解讀與意義賦予</p> <p>善終的認定</p>

- (四) 做分類與主題的命名：將相關意義的句子聚集起來，給予分類名稱，形成概念，並加以歸納以產生共通的主題。

- (五) 主題的脈絡關係闡釋：將分析所得的主題回置研究的整體脈落或背景以撰寫摘要。
- (六) 統整摘要成核心概念：將所有的訪談摘要加以統整並形成核心概念。
- (七) 協同討論：將分析統整所得的結果進行協同討論，取得共識後形成結論。
- (八) 綜合上述，將研究發現撰寫成正式論文。

第五節 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一、研究信度

為了提高本研究信度，由研究者與協同編碼者共同分析統整，以避免分析資料過程受到研究者主觀因素的影響。分析過程由研究者與協同編碼員分別針對同一份資料獨立編碼，然後再對於雙方編碼間的差異及相同之處進行討論，同時計算出兩份資料間的一致性係數。

為建立分析信度，本研究採用評分者信度(scorer reliability)，依據 Miles 和 Huberman (1984) 提出的公式：信度 = 一致之數目 / (一致之數目 + 不一致之數目) 求其信度，本研究達到一致性 .85 的標準。

二、研究效度

研究者為使資料蒐集能兼具深度和意義，透過下列三個層面以提昇研究的有效度：

- (一) 訪談前先確認受訪者的受訪意願，選擇一個合適的談話空間，以同理、澄清、摘要、發問等方式蒐集資料，並充分掌握受訪者的背景資料，期藉以減低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對受訪者談話內容的影響。
- (二) 將訪談資料整理成逐字稿，參照研究日誌撰寫成個人描述文，交給受訪者親自檢核成為資料分析的依據。在研究結果與討論完成後，研究者邀請受訪者對有關研究結果之資料進行確認，且針對遺漏之處進行補充。
- (三) 研究者於訪談與分析資料時，隨時自我反省，覺察是否陷入主觀或不當的情緒中，以確保研究結果之客觀與正確性。

第六節 研究倫理

一般說來，質性研究需要更嚴密及更周延的研究倫理來防範研究者的一言一行及可能對被研究者的不利影響。否則主觀、武斷、扭曲或別有企圖的研究結果，不僅會傷害到當事人，對社會亦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以之，研究倫理在研究過程中是重要且必須審慎注意的一環。

本研究從下列各方面來考量研究倫理議題：

- 一、在徵詢受訪者的同意時，研究者會清楚解釋整個研究的目的與研究進行方式，並說明受訪者的權益。
- 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有權利決定訪談內容選擇性的公開，同時為避免受到二度傷害，受訪者有權利拒絕敏感性的訪談議題。同時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可以隨時退出或提出終止錄音的要求，以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讓受訪者不受到傷害為最高原則。
- 三、訪談資料整理成逐字稿之後，撰寫成個人描述文，需交給受訪者親自檢核才能成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 四、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身分資料將嚴格保密，錄音帶與逐字稿則於整個研究結束後，由研究者銷毀，或交給受訪者自行處理。
- 五、對於尚未走出悲傷、對生存感到茫然無助或對有信仰疑慮危機的受訪者，可能需要進一步的諮商輔導或信仰澄清，研究者將視受訪者的意願及情況，提供相關必要的資源。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在「善終」的宗教觀點下，有宗教信仰(一貫道)的個人在陪伴臨終者面對死亡時的主觀經驗及內在調適歷程，並探究其在宗教義理與實際情境的對話與辯證歷程中，如何展現其信仰的力量以及如何印證、澄清其信靠的真理，並從而更深入探討「善終」的實質意義與實踐可能，最後，再藉此瞭解陪伴者如何在各個不同遭逢的臨終處境下，有意義地詮釋「善終」以及喪親事件對其生命態度與信仰的影響。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是臨終陪伴經驗歷程；第二節是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第三節是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第四節是綜合討論。

第一節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本節將以時間為主軸，依序列出 A.B.C.D 四位受訪者面對喪親事件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以及在臨終陪伴歷程中所經驗到關於臨終者與臨終陪伴者自己的心理調適與狀態。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在進行陳述時，大都將喪葬處理部份含括在陪伴經驗歷程，因此，本節亦將喪葬部分納入分析討論範圍。本節的時間段落區分以臨終陪伴者主體經驗為依據，分為三個陳述階段：「臨終陪伴過程」、「臨終一刻情境」以及「喪葬安排過程」。

一、【壽終正寢】的案例分析：

A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A 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分析將以時間為主軸，共分為「臨終陪伴過程」、「臨終一刻情境」、「喪葬安排過程」三個階段。以下就這三個階段分析討論：

(一) 臨終陪伴過程

1. 道化家庭描述

A 的家族是在一貫道早期入台傳道時開始信奉一貫道，五十年來，以家族長輩開拓的基礎延續至今，A 的家族目前不僅是齊家修辦，整個家族可說是一貫道的大家族。A 是其修道家族的第二代，以其在一貫道道場的修辦資歷，A 與其手足在一貫道已是一方的領導。A 的家族建立的厚實修道基礎，可說是一貫道展現在家修行的典型與一貫道普遍傳延的基底模式。

A 與父親的相處方式比較傳統，雖不屬於權威模式，但父子間情感的表達仍屬較內斂含蓄方式。A 的父親生性忠厚老實，與子女互動沒有權威架式，與子女溝通的方式如朋友一般和氣。

「從我們懂事之後，爸爸就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一句些什麼，跟我們講話就好像是和朋友一樣這樣。」(A13)

早期 A 的父親以 A 的母親為後盾，致力發展事業養家；當時環境謀生不易，家境又清貧，以致 A 的父親事業繁忙，無暇與全家一起投入道場，所以，僅能作為為齊家

修辦的後盾。迨子女相繼成家、立業有成，A 的父親退休後與其妻便成為各子女家庭佛堂的護持，常到各子女的佛堂探視、清掃，隨著年事高邁，即清心養身、安養天年。

2. 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自然老化

(1) 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

A 在家中排行老大，對子女盡孝的責任，有一份較高的自我期許、擔待。A 的父親大都住在 A 的家裡，平常子女與父親協調後，也常會到其他子女住處小住幾日。A 與其手足平時都在家庭與道場中忙碌，退休後更全心投身道場幫辦，同時也更有餘裕陪伴父親。A 的弟弟在職場退休後，曾有計畫的帶著父親四處遊山玩水，齊家享受天倫溫情。

A 的父親身體一向健朗，子女的佛堂大都是他在負責打掃。A 的父親是在過世前兩、三年因身體機能漸漸老化（92~94 歲），才比較沒有到佛堂打掃與拜拜。自父親近兩、三年逐漸老化開始，子女心中都有心理的準備，也更常接父親到家中，享受、珍惜與父親相處的時光。

(2) 臨終者的心理調適

A 的父親個性是比較不會操煩的個性。

「基本上他的理念好像屬於那種 用善念去解釋一切的理念，一切事情碰到了都不會違背他的意思，都能夠轉化。」(A28)

A 以為父親的子孫都在修道，且子孫的所作所為都沒有違背父親的心意，也都符合父親的心願；所以，A 以為父親是沒有後顧之憂的，亦即父親此生的心願已了、已沒有什麼要求的。所以，A 感覺父親晚年是（斜體字表示受訪者以方言描述）：

「他攏是一切很自然的生活。」(A25)

(3) 臨終陪伴者的心理調適

A 一方面覺得，人年歲大了，總有一天要回去的；但另一方面，A 在心中還是會避免去想這件事。

「希望這一天還是離我們很遠很遠，希望我們能夠跟爸爸相處多一點」(A34)。

3. 臨終前的準備

(1) 臨終者部分

A 的父親生前唯一提過的後事交辦，是父親曾指示子女，大家百年之後骨灰都安放一貫道某單位所蓋的靈塔。所以，A 的父親在確定靈塔位置後，可說是已無所求，清心養性地安養天年。

(2) 臨終陪伴者部分

A 認為自己年歲已過六十，人生的閱歷已然豐富，一生又沉浸在宗教中服務、學習，且因為 A 自己身為點傳師，平時就常常幫辦處理道親的臨終及喪葬事宜，再加上父親九十四高壽且健康情形大都良好；所以，面對父親的死亡，A 及親屬會比較接受且有所準備。

(二) 臨終一刻情境

1. 臨終一刻情境描述

A 的父親是在 A 的弟弟家裡過世的。當天 A 的父親告訴 A 的弟弟說要到佛堂拜拜，

於是 A 的弟弟就挽著父親到佛堂去，A 的父親跪在拜墊上，拜了三下之後，身體就癱軟下去。A 的弟弟便趕緊扶父親回房休息，父親從此就再沒有醒過來；在還未來得及送醫院前，A 的父親就過世了。之後，經判定為自然老化死亡。

2. 臨終一刻陪伴心情

A 的父親畢竟已是九十四歲高齡，而以 A 的年歲與人生閱歷、修行體悟也使 A 對生死早有心理的準備與一定程度的領會認知。

「所以，他這樣子歸了，我們的心是感覺到難過沒有錯，但是，那個內心裡面也不會 這樣很痛苦、斷腸這樣。也認為說病這麼久了，老化這麼久了，生成要回去，這是人的。我們一貫道的教育是說：『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生死死，同一件事情。』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雖然是痛苦，也認為這是該走的路，讓父親也減少一些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那種現象。」(A10)

由於事出突然且時間短，A 的父親過世時 A 來不及趕到現場。A 的父親過世當時，A 的弟弟全家都在，A 的母親也在身旁，但 A 當時還在道場忙碌，接到弟弟通知父親情形不對，匆忙趕到弟弟家的時候，父親已經過世了。以 A 對孝順的傳統觀念，以及 A 對身為長子的自己的要求而言，A 對自己沒能在父親過世時陪伴在父親身旁感到遺憾。

(三) 喪葬安排過程

A 的父親喪禮安排依照一貫道義理原則辦理，整個告別式過程莊嚴肅穆；且又因為 A 的家族以信奉一貫道居多，子孫族輩幾乎盡皆一貫道道親，給參與告別式式場的人士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在整個喪禮過程中，A 認為自己常常能感受到諸多事情的巧合與順利的背後，有著冥冥中的「暗合」。

「告別式那一天，我們訂的式場是下午，上午原本還有一場，我們必須等到上午的結束，才能趕著佈置，我們一直擔心會來不及。但是，那天早上卻退了，殯儀館應當大家訂了都不會退才是，所以，我們早上就可以有非常充分的時間去佈置，那天告別式的會場我們看了是很滿意的。這一點是非常的奧妙的，感覺冥冥中爸爸是在處理自己的事情的。」(A35)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如下圖 4-1-1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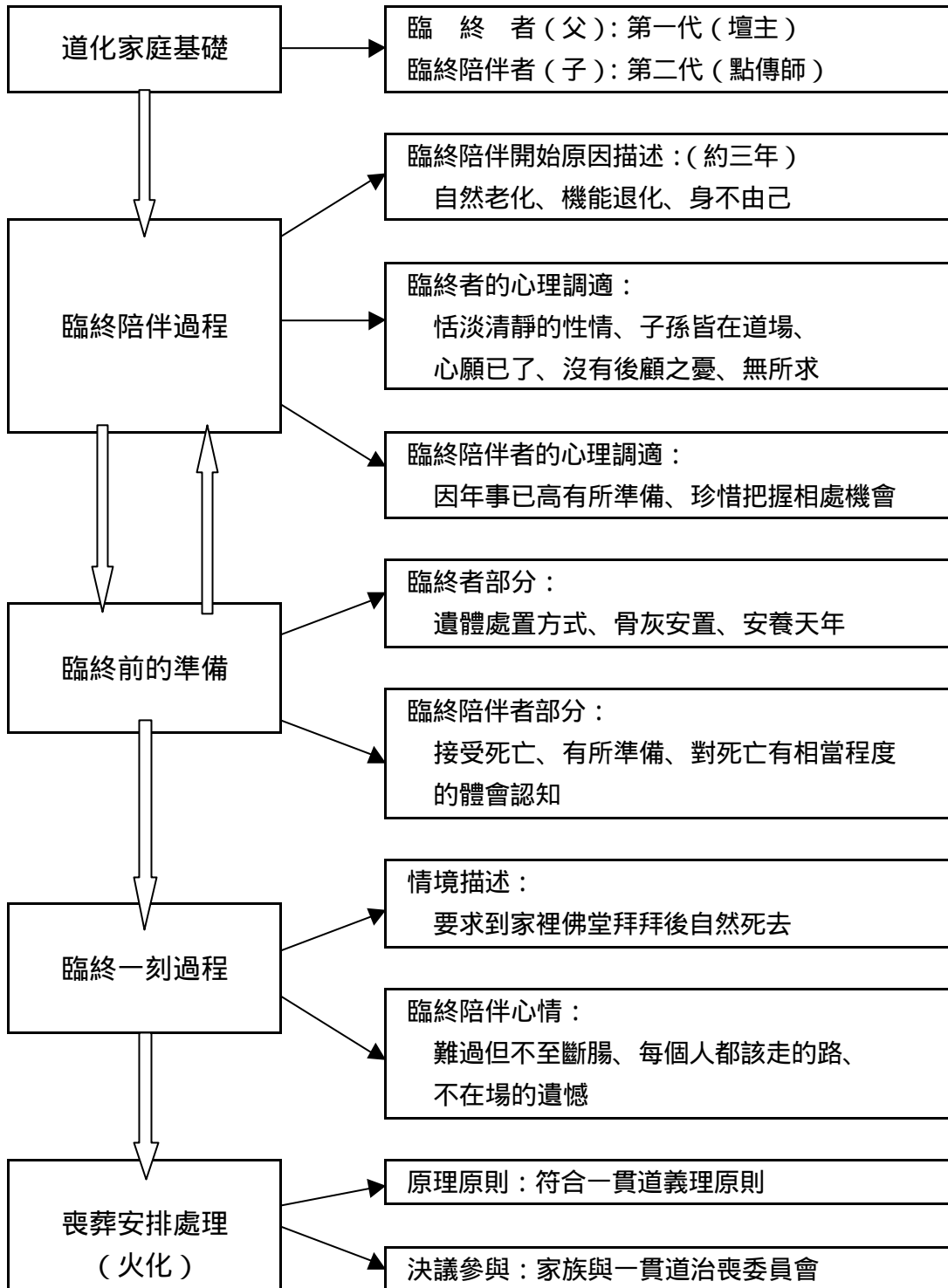


圖 4-1-1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二、【病不離身】的案例分析：

B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B 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分析將以時間為主軸，共分為「臨終陪伴過程」、「臨終一刻情境」、「喪葬安排過程」三個階段。以下就這三個階段分析討論：

（一）臨終陪伴過程

1. 道化家庭描述

B 的家庭是典型的修道家庭，三代同時求道。父親為高知識份子，為人公正不阿，求道後，甚為誠心、用心，對道信力堅定，引領 B 全家全心投入道場學習修辦，求道 10 年後（45 歲）奉領天命為一貫道點傳師。

B 的父親工作場所在家裡，所以，回家時 B 的父母親一定都在家。在全家投入一貫道修辦後，縱然道務繁忙，父母親也依然兼顧好家庭的照護關懷；例如：要到道場開班時，B 的父母親也一定會留下其中一人來陪孩子。所以，親子關係一直都很親密。如今，B 承繼父親遺澤，也已建立延續道脈的修道家庭。

2. 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肝癌復發

（1）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

B 的父親在 53 歲時，自己發現有腫瘤，到醫院檢查結果是肝腫瘤，隨即接受開刀

切除治療。那是家中第一次遭逢危機，但因為開刀後，B 的父親復原情形良好，只是感到比較虛弱；所以，B 對這一次的開刀事件似乎未有較直接的反應或情緒、感受。而父親在第一次開刀後仍投身道務，甚至地方道場更委以重任，顯得比以往更加繁忙、盡心，所以，對自己的病況也不再在意。3 年後（56 歲），B 的父親肝癌復發，父親與醫師、母親商議後，決定再次開刀切除。但，醫師開刀時發現腫瘤的情況較複雜，醫師在處理上會有疑慮、沒有把握，所以，只縫合傷口，未做任何處理。出院之後，B 的父親除了在家修養之外，開始尋求一些偏方治療與飲食改善。

「那時候醫生沒有說會這麼快，他只是說他沒把握、不敢動，所以，先合起來沒有處理。然後，就開始靠一些所謂的偏方吧，而且台大醫生那時也有說不一定 有人拖個一年兩年的、說不定更久都有；醫生說的也很不確定。」
(B12)

父親肝癌第二次復發時，B 才猛然驚覺到事態的嚴重，B 第一次感受到它不只是一個腫瘤而已，而是肝癌中末期；B 首次意識到死亡，並感到震驚與慌張。

「說實在，在第二次開刀時，我才忽然了解是這樣的狀況，是肝癌末期的狀況；之前都認為只是一個腫瘤 把他割掉 整個事情的發生算是蠻突兀的。然後，其實那時候就忽然覺得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也還來不及準備啦，就是很急啦！」(B04)

第二次開刀後，B 雖然已經意識到死亡，但仍懷抱無限希望；因為，B 認為是醫生沒有把握，而非沒有治癒的希望。但，B 也從此有了一些改變；仍是學生、且已離家住校多年的 B，從那時候開始會常常撥空到醫院陪伴父親，也覺得自己忽然長大了不少。

「第二次手術時，會覺得狀況好像比較糟糕，但是，還沒有爸爸會馬上走的感覺。不過，一些想法也在那時候開始慢慢改變，想說有空就多去陪他。」(B13)

(2) 臨終者的心理調適

B 在臨終陪伴過程中，看到父親面對死亡時的堅定信念，也看到父親的脆弱與恐懼、悲傷。

「他一直覺得說生死應該是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也沒有說真的很在意那些事情。那至於他自己，他是覺得把一切交給上天吧。」(B05)

「牽掛也是有的，但也因為我有走道場而感到安慰放心；可以說他的寄託都在道場上，像我之前所說的感應吧，能把自己交給上天，甚至把自己的小孩都交給上天。」(B21)

「我覺得人就是人，感覺台大開刀完那次（第二次）之後跟他接觸時，我能感覺到他还是會怕，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情緒的起伏。」(B20)

「我覺得他每次講到這些事情時，就會像平常人一樣，思想就會變的比較灰色，有些害怕、有些感傷、有些情緒。」(B35)

B 以為「信仰」還是父親調適、安頓身心的最主要心靈依靠，尤其是在父親面對伴隨癌症末期所帶來的病痛折磨時更是如此。

「他常常床頭會放一些道書、錄音帶，痛的時候會看看書、聽錄音帶，有的時候可以、做的來的話，他也會做做瑜珈。」(B06)

「痛的時候，他會抱三寶，在還方便活動的時候都會去佛堂。到後來不方便的時候，就會做一些像調息啦方面的。」(B45)

「後來，他也有自己的方式去調適，我想還是信仰的力量。他（們）都很『堅信』，他（們）的信念也都蠻堅定的。所以，他（們）覺得自己能夠把自己交給上天。」(B20)

(3) 臨終陪伴者的心理調適

自父親第二次病發、開刀住院的期間到第三次手術前，不到半年的時間，是 B 與父親最親近的時候。而面對為癌末病痛所苦的父親，B 的陪伴方式是陪父親聊天，尤其是聊道場的事情，似乎更能讓父親轉移注意力而忘記疼痛；這也是 B 認為自己所能給父親的最大的支持。

「有一陣子是蠻痛的，要靠止痛針。 後來我了解到他的痛時，我也會試著跟他聊聊天，比如說聊些道場上的一些事情，或是一些我那時剛接觸道場一些不懂的事情，開始向他挖寶。那時的動機很單純，只是說希望能有個共同話題，讓他忘記痛。」(B06)

「那時候覺得自己能做到的就是讓他能夠忘記痛，讓他好受一點。因為我覺得人的意志 讓他轉移注意力，不要去想，或許會比較沒那麼痛。這是我的感覺啦，所以，我會盡量有空去陪他。」(B22)

B 那時的心情其實是又慌又忙的，一直在忙亂的調適著、應付著；甚至，在父親過世之前，B 都不曾哭過，全心放在陪伴上，因為，這是當時 B 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

「一方面又慌又忙，好像沒那個空間去想說我需要什麼支持。就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該到醫院去陪他就去陪他。因為，他臥病在床，所以總需要有人去幫他做些什麼。」(B32)

3.臨終前的準備

(1) 臨終者部分

B 的父親對自己後事的交辦，始終因籠罩在雙方悲傷的氛圍中而化不開。或許因為 B 當時還年輕，再加上父母親感情甚篤，以致於 B 的父親幾次想開口卻無言談及；最後，B 的父親便以開玩笑的口吻來談生死交辦以及把後事內容仔細地寫在一本小冊子裡。可見 B 的父親當時已接受死亡，且已在準備、安排後事，或許是家屬尚未能面對，也或許是雙方的悲傷情緒溢滿使然。

「他明著沒有跟我們說，但有時候在聊天的時候會半開玩笑式的跟我媽談，可能是怕我媽會難過。嗯 他有交代我媽說要火化，他覺得這樣比較乾淨。」(B33)

「我爸走了，受到最大的創痛的應該是我媽吧。爸應該了解這一點，所以在他走之前，關於這方面他並沒有說的很清楚。他其實很在意我媽。他曾經跟我聊過說要幫忙注意我媽。」(B34)

「後來有發現他遺留一本小冊子，其實他心裡也有在準備，裡面寫著一些留給

我媽媽的話，大概是說兩個小孩都已長大他很放心 覺得我也跟著他們走這條路，他覺得蠻心安的。那至於他自己，他是覺得把一切交給上天吧。」(B05)
「小冊子是在第二次開刀之後寫的，他其實是有在準備啦。他自己應該比較知道自己的病況，也比較接受自己的病況，只是不知該如何和我們談。」(B50)

(2) 臨終陪伴者部分

父親曾想與 B 談到死亡，而當時因為 B 覺得自己還不能面對，也不知該如何面對父親的悲傷情緒，同時 B 也認為這樣的想法、情緒，會讓父親消沉以致影響病情，所以，B 當時總是刻意避開、轉移話題。

「我就把他打斷 我不想去談這件事情。每次他一講到這個我就會想辦法把話題轉走，我不想讓他去想這些事情。因為我覺得他每次講到這些事情時，就會像平常人一樣，思想就會變的比較灰色 有些害怕、有些感傷、有些情緒可能也是因為我不想面對這樣的狀況吧 人就是人，難免有這些情緒 」
(B35)

「我都避免和他去談這方面的事情。」(B36)

(二) 臨終一刻情境

1. 臨終一刻情境描述

B 的父親因為癌細胞可能已經移轉到骨頭，造成骨骼脆弱，稍微跌倒就骨折或裂開，所以，為改善生命的品質，B 的父親決定開第三次刀。不料，開刀後因為血無法凝止而送入加護病房，兩天後溘逝。

當時雖然知道送加護病房的意思是狀況不好，但大家沒預期 B 的父親竟會這麼快就走。B 的父親在加護病房時，時而清醒、時而昏迷，且因為插管而無法說話，所以，

與家人、道親都以筆紙書寫來溝通。那時有許多道親紛紛前來探望 B 的父親，因為，進加護病房有探望人數 2 人的限制，道親們一一等候與 B 的母親一同進去探望。B 的父親在如此痛苦的當時，還以筆紙來一一鼓勵、叮嚀前來探視的道親，當時因此感動、成全了好幾位道親。那真是很特別的時刻，在那麼痛苦的、生死交關的時候，B 的父親還掛念著道場以及後學，還能如此清明、定心的為道親關懷、解惑；如果沒有信仰的支持，相信很少人能在這樣的情境下還能有這般定力與熱情。

「道親都非常想進去看我爸，和我爸聊一下，也是想盡一點後學的心意。那時我爸有插管，也不太能說話，但意識是清醒的。我爸就藉著紙和筆，用寫的方式，在很短的時間內和道親交談，內容不外是提醒、勉勵、加強道親的話，後來，有許多道親都感到獲益良多。」(B37)

2. 臨終一刻陪伴心情

整個開刀住院的過程 B 都隨侍在旁，B 對當時父親最後一次住院時，在醫院接受的醫療處理，感到無力與生氣，B 非常心疼已經如此病弱的父親，還要接受這樣不溫暖的對待。

「覺得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檢查，都已經癌症末期的病人了，還樓上樓下推來推去做檢查。」(B26)

「覺得西醫都在推測階段，告知的也不清楚，可能也覺得說了家屬不見得懂。」(B51)

B 的父親病情的變化，似乎趕不上 B 對父親病情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所以，對 B 而言，父親的溘逝留下許多的未完成。所以，B 的父親臨終前的特別時刻，卻造成 B 一生的遺憾。因為，一方面 B 想讓急於見父親的道親先進去探視，一方面真的沒有想到父親會走的這麼快，所以，在父親病危、彌留之前，B 竟然因此而沒有機會進去加護病房探視、陪伴父親；未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讓 B 一生引以為憾。

「最遺憾的是我沒有進去見到最後一面，其實，我也不知道說會這樣 我一直

都會覺得說最後一面應該要見到，他是不是還有些話要交代、跟我說，而我沒那個機會去見到」(B38)

「其實，我也不是能夠確定會是最後一面，我不知道」(B37)

「還有很多事情好像還沒講的很清楚，或者說，自己後來走道場的時候，常常覺得還有很多寶沒有挖到、沒人可問的惋惜」(B39)。

B 的父親是如傳統一般，帶著氧氣罩回到家後才拔掉的。當時的情境 B 感到又慌又亂、又急又氣。在 B 的記憶裡，整個臨終陪伴的過程中，唯一一次的情緒崩潰就是在那個時候；這段期間在身心上所積壓的疲憊、擔心、不滿、焦慮、恐懼、悲傷等情緒，在當時就如排山倒海般地宣洩出來。

「我那時候、最難過的時候是在醫院，醫生宣告不治要我們送回家的時候。那時候就確定說 啊 爸爸已經走了，之後，一方面很急很氣，覺得醫生處理的方式很不好」(B25)

「忽然要面對這樣的 這樣的狀況，整個人都慌掉了，然後，送上救護車回家，靠著呼吸器維生的過程時，我忽然就哭的很慘 之前都沒有哭 沿路這樣哭回來。好像是整個過程中，就只有那一次我沒辦法控制，哭的希哩花啦的，想控制也控制不了 忽然就來 爆發出來」(B26)。

(三) 喪葬安排過程

B 的父親的喪禮是由道場成立治喪委員會，經得母親首肯後，一切依照道場理念以及父親遺留給母親的那本手冊來辦理的。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如下圖 4-1-2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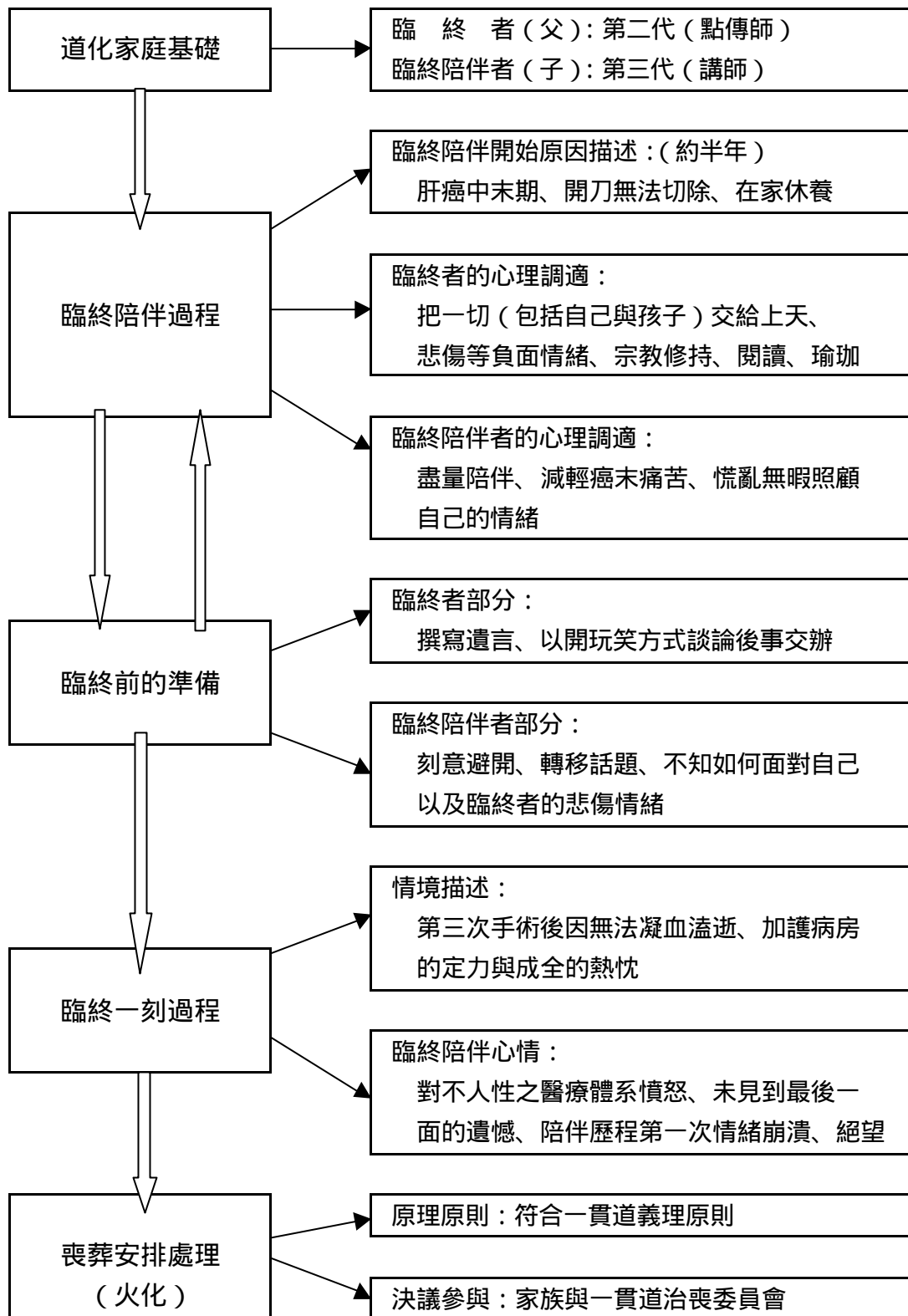


圖 4-1-2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三、【臥病在床】的案例分析：

C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C 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分析將以時間為主軸，共分為「臨終陪伴過程」、「臨終一刻情境」、「喪葬安排過程」三個階段。以下就這三個階段分析討論：

（一）臨終陪伴過程

1. 道化家庭描述

C 的家庭是典型的修道家庭。C 在襁褓中即求道，自幼家中就常開班辦道，一貫道道場可說是陪伴 C 走過整個人生歲月，至今已五十年。

在 C 的記憶裡，自 C 的父親求道並投入一貫道以來，父親一直都是道務與事業兩頭忙的父親。C 覺得父親雖然平常一忙起來常常看不到人，但記憶中，C 的父親還是會盡量抽空帶著全家一起出遊，享受家庭歡聚。

C 的父親平時除了要為安頓眾多子女的家計而奔忙，也常常用盡心思在引領就學中的孩子親近一貫道道場；在 C 的印象中，父親不是那種講很深道理的人。C 的父親都是從實際生活上，教導孩子應該怎麼做，而且堅持一定要有正確的做人處世的態度。這般多年辛勤耕耘，C 的父親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道務上都有豐碩的收穫，如今子孫也都在道場修辦學習。

2.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中風

(1) 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

C 的父親是領導一方的點傳師，在事業、道務發展正熾的時候，突然中風病倒（六十二歲），對家庭、道場造成重大的衝擊。這樣突如其來衝擊讓家人慌張失措，也讓 C 第一次感受到無常的震撼，死亡的陰影就此徘徊不已。

C 的父親中風後，臥病十七（六十二 七十八歲）年，這漫長的十七年考驗著父親的身心，也考驗著家庭長期照護的負擔，更考驗著道場以及 C 全家修道的信念。

C 的父親從剛開始還可以吃飯，還能勉強說些話，到後來連飯都不能吃，改用鼻胃管餵食、以及後來都不能說話，只能躺在床上的近十年。這漫長的十七年照顧歷程，C 全家除了在父親過世的前一年，申請一位外勞幫忙之外，所有照顧父親的事情，C 全家從不想假手他人。而那一年申請外勞，是因為 C 的弟弟長期背父親上下而導致腰椎受傷，全家才決議申請的。

父親中風當時 C 已結婚，但 C 婚後仍在娘家的公司上班，而娘家的公司是與娘家住所在一起，所以，這十七年 C 也就近分擔照顧父親與主持家計的責任。C 一共有八個兄弟姊妹，自父親中風後，經過家庭會議協商輪流照顧，雖然，大家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與觀點，但，最後大家都各退一步而達成共識。C 以為兄弟姊妹大家都是修道家庭，雖然，居住有遠近、觀感有相異，但修道的理念是共通的，所以，容易溝通，容易達成共識，事情也就容易圓融達成。

「因為，我們都是修道家庭，很多事情都會退一步這樣，正在排的時候當然會有個人的觀感不同，但是 大家都會退一步，讓事情圓融 這樣在照顧。」

(C12)

(2) 臨終者的心理調適

C 的父親生病了之後，道場的道親都非常關心，也常來問候或提供可以協助的資訊。當道親來探視 C 的父親時候，雖然父親已經不方便言語，也都會有感受、反應；只是，父親的反應會因為與來探視道親的熟稔度不同而反應不同。如果，是較資深、早期的、C 的父親認識的道親來探視，C 的父親會比較激動、會想表達，但又不能說話，所以，會呈現激動、會哭。如果，是較新的道親來探視，也想來看看老點傳師，C 的父親就比較會沒有表情。

而在家人照顧的時候，C 的父親與家人之間的溝通模式大都藉由肢體的表達與聲音來溝通。因為，C 的父親第一次中風就傷到了聲帶，所以沒有辦法說話，但可以認得人，還是可以溝通。只是，C 的父親與家人必須要學著面對身體機能日漸衰危的情況。好比 C 的家人一直持續常常推父親到外面四處走走，直到父親的雙眼視力幾近失明，身體機能越來越不好之後才沒再做。C 的父親直到完全躺在床上的最後約六、七年，可以說是都無法再開口說話了，C 的父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沒有辦法對此身自主。

「但是，慢慢的你會感覺到身體的機能在退化，一開始手還有力，最後好像沒力氣可用了，握不住，手就滑下來這樣。所以說 後學很無奈 這個肉體就是慢慢的退化、慢慢的退化這樣子。所以，你就要去注意那種很細微的地方去感覺，像說 比較晚期的時候，好像腦會放電，造成身體會痙攣、抽搐，我知道他不舒服，就會跟爸爸講說：『爸爸，你的手要放輕鬆、放輕鬆！』（握著手），那過了兩三秒之後，他的手就會放輕鬆了。所以，後學一直覺得說 我們說的話他都聽的到，只是說他存在肉體內的靈性，受到肉體的惡化影響，所以，沒有辦法自主應用、使用這個肉體。」(C13)

C 的父親在中風早期還可以說話，但，之後慢慢的越來越不喜歡或是不能說話。剛開始時，有必要的時候 C 的父親還是會說的。有一次，C 看到父親獨自在掉眼淚，於是，C 就過去和父親聊，那是唯一一次與父親談到生病這件事；因為，當時父女彼此的情緒都很激動，所以，對話很短暫便結束了。C 覺得當時父親有力不從心的感慨。

「後學有一次跟爸爸聊，說：『事到如今，已經是這種狀況，也沒有辦法了 那

只能去適應它 』」(C16)

(3) 臨終陪伴者的心理調適

因為，C 的父親一肩扛起一家家計，又扛起一方道務操辦，所以，父親在 C 心中的形象一如永不倒的強人一般。所以，當父親第一次中風時，當時三十三歲的 C 心中滿是震撼與慌亂。

「他本來像是個鐵人一樣，身體很好的，以前是莊稼漢。那之後 身體不好之後，雖然有恢復一些，但是，那時後學的心裡 其實震撼非常大，好像一個巨人竟然倒下去了，雖然有再站起來，但已經感覺不一樣了 所以，開始會覺得人生的變化，開始覺得很震撼了。」(C10)

而當時已在一貫道道場領導一方的父親，他的中風對道場的衝擊也很大。甚至，有一次，C 因為認為道場實在需要父親的帶領，而且還有很多的事情還都需要依靠父親，所以，C 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到家中佛堂去叩求老母，祝告上天自己願意以自己的壽命來換回父親的生命與健康。C 說她從不後悔這麼做，但慢慢地，祈求的心境也慢慢隨時間轉化。一方面 C 覺得父親實在受苦；一方面，C 慢慢也覺得這是個人必須去面對的因緣，而因緣不是自己這樣單方面的一個觀感來論定的。所以，C 在心態上就漸漸調適為一切順其自然，不再勉強、強求。

「一方面時間慢慢久了之後，也覺得說，爸爸這樣躺在床上，其實也是受苦啦。」
(C25)

「慢慢的心態上就學著順其自然、看上天的意思，不再去勉強了。」(C36)

然而，「一切順其自然」的態度轉變並不容易，因為，C 必須面對父親一次又一次出入醫院的急診過程，一次又一次地眼見父親的生命漸漸地消逝，這過程當中的錯綜複雜心情，實難以向外人道之。

「一段時間一段時間、一步一步的惡化 可以感覺的到 覺得說 妳知道說

他一直流逝、抓不住了 心裡有這種感觸 」（C10）

C 記得父親過世之前去醫院急診的那一次，醫院要 C 家裡考慮要不要氣切的問題；正當全家與母親還在為難的時候，父親又突然好轉起來。就這樣，C 一家對「自然延續」父親生命的兩難課題，是在這樣進出醫院的過程中反覆煎熬著。甚至還曾經有一位道親質疑 C 以及家人不應該這樣「不自然」的延續父親的生命，認為 C 以及家人這樣反而會帶給父親莫大的痛苦。面對如此兩難的困境，C 的心理漸漸有了深思與決斷；最後，C 還是認為這一切上天自有安排，一切皆聽任上天安排，C 還是把一切托付給上天。

「我認為是他自己跟這個塵世還有因緣在。」（C24）

「當爸爸在痛苦的時候，我們當然是趕快載他去醫院，讓醫生來救治他。治療到最後，氧氣罩那些都拿掉的時候，他都還在呼吸，那就表示他的陽壽未盡，作子女的怎麼可能跟醫生說不要救？爸爸不是說像那種急救到最後，全身插滿了管子，靠機器在維持他的生命啊。」（C20）

然而，C 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僅於此。除此之外，因為父親身為點傳師，自父親中風後，C 不僅要面對不知如何向道親說「吃素是有益健康」的困境，還要面對不知該如何告訴道親「修道最好」的話；更困難的是，C 不知要如何面對來自內心深處的吶喊與疑慮，C 努力的找尋答案，希望能為父親以及自己生命的遭逢找到解釋，她需要一個解釋。

在這十七年的照顧期間，C 對孝順也有不同以往的經驗體會。身為女兒的 C，對照顧父親的工作是從不推辭，再加上婚後的 C 仍在娘家的公司上班，所以，C 表示如果一手包攬照顧工作也不會有怨言。但，人生閱歷漸漸豐富，常常慧觀自我的 C，對照顧的承擔，對孝順有了不同的觀感；C 以為真正的孝順不是自己孝順就好，而是能成全所有子女都孝順，能給所有子女都有孝順的機會。

「以前的觀念是想說，自己的父母啊，當然二十四小時、全年都自己照顧無所謂啦。」（D25）

「自己的爸爸自己想要照顧，但是，不會再全攬、把它包下來，會想說，他還

有兒子、媳婦；所以，他們能做、儘量做，那他們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我們姊妹就要全力幫忙！這樣，他們也有盡到他們的責任，也不會讓人說，只有女兒比較孝順，兒子跟媳婦都沒有。這是後學長期以來照顧的一個觀感。因為，他是妳的父親，也是大家的父親。」(C25)

「盡孝的機會是大家的！不是給自己一個機會，而是要給大家一個機會！其實，我們不要爭前鋒，別人也會做的很好啦。但是，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我們要義無反顧、全力支援。」(C26)

照顧父親雖然是必須擔起的責任，但 C 一家在如此壓力之下，還是能抱持感恩，並享受這難得與父親親近的時刻；甚至還認為這十七年彌補了以前父親為事業、道務繁忙，而不能與家人常聚的遺憾。但每每思及父親這十七年來所受的病苦，C 就哽咽難以自己。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自己打理自己，所以，讓他吃飽、身體弄乾淨，把他用的很舒服這樣，後學也覺得很窩心。能和他在一起。像我妹妹有時候，喜歡跑到床上、攬著他、抱著他，跟他晃，有時候跟他運動這樣。所以，我們家反而呢，跟爸爸有更多接觸的機會；當然，這不能說是福啦。」(C33)

「爸爸犧牲自己、藉著自己的身體生病、受苦，讓我們子女有這個機會能夠盡到孝道。我也覺得說，爸爸真的很苦啦，但，事實上，我們這樣照顧他，我們不會覺得很苦。」(C25)

所以，C 以為這十七年陪伴歷程的最大支持就是「親情」。因為父女情深、因為對父親的疼惜、因為家人同一條心、因為願意共同承擔未竟之緣，所以，C 一家人可以互相扶攜走過漫長的十七年歲月。

「我覺得是親情啦！他是我們的爸爸啊！有人說：『久病無孝子』你們真辛苦，可以把爸爸照顧到這樣子。我想這個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大家都會這樣，因為，是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我們都不會覺得怎樣的，都是很自然的會想去照顧他，讓他過的很舒服。或許，也是從小在道場中長大，聽那麼多道理，知道這是人之常情、人之倫常，應該的吧。」(C35)

而來自道場的關心也給予 C 及 C 的家庭很大的支持。自從父親中風後，道場的道

親總是不時的關心、問候與探望；因為，C 一家人都在道場修辦學習，對道親來說，C 的父親十七年來似乎也都一直在道場，從未離開一樣。

3.臨終前的準備

(1) 臨終者部分

十七年臥塌病床的日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實在是折磨的歲月。然而，C 的父親十七年來的「病床修行」，卻顯現出不同於一般人的態度與情緒；自父親病倒以來，C 與的家人幾乎未曾看過父親發過脾氣。當然，這與 C 與家人悉心妥善的照顧相關，但，這對一個臥病十七年，身體機能漸失的老人家來說，確是非常難得的。而且，C 也未曾感受到父親對死亡的驚恐與不安，C 以為常常是父親的這份自在安然在安慰、穩定著家人的心。

「後學倒沒有感覺過他對死亡有感覺到恐懼或不安。嗯，其實，在他生病的這段期間，不曉得他老人家是不是本來修養就很好還是怎樣，他的脾氣，以前後學不知道、不常看到爸爸，但，生病了之後，常常照顧他，他的脾氣都很好，不曾發過什麼脾氣呢。所以說，不知道別人的時候，以為都是這樣，後來，聽別人講說誰的家人怎樣的，才知道說爸爸跟別人不一樣，脾氣都沒有變壞這樣。」(C31)

C 的母親曾有一次問過父親關於遺體處置的問題，不過，父親那時似乎是不喜歡談或是不喜歡母親提問的意見（火葬），所以，當時未做回應、沒有說話。那之後，C 與家人就沒有機會也沒有再與父親談過相關的話題。

(2) 臨終陪伴者部分

雖然，父親生病多年，父親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直走下坡，但，C 仍然覺得自

己還是很難接受或對父親的死亡有所準備。C 總還希望父親能多陪大家一段。C 與家人面對父親死亡的所有的心緒都壓縮在進出醫院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心力交瘁，一次又一次的苦難循環。然而，或許因為 C 的父親狀況的特別；從初期因為中風導致說話不方便，可能再加上中風初期，父親與家人彼此心情的震盪未平，到後來父親的完全不能講話，C 從來沒有與父親談過關於死亡的話題。除了 C 的母親曾與父親談過遺體處置的問題之外。

「那時候一直覺得他沒有走的那麼快，所以，沒有跟他談到這部份(後事準備)」
(C41)

但，也因為這一十七年的陪伴歷程，C 及家人對於父親的死亡以及對於死亡本身，其實多少也會有一些想法或心理準備。曾經，把一切交給上天的 C 還有過一個念頭在腦海閃過：「父親會選擇什麼時候走？」可知 C 對父親的死亡應已有所接受，甚至說 C 已在陪伴經驗歷程中，受到父親的那份定然安穩的生命態度所感染，而能漸漸對死亡開放；所以，C 也漸漸能夠且願意以父親在了自己的因緣的觀點來看待，C 以為是父親自己選擇自己的了願方式，甚至 C 還認為父親將會自己選擇自己的臨終時辰。

「媽媽都會把爸爸的東西準備好，用一個大袋子裝好這樣。這樣經過三、四、五次了，每次都是住了三、四個禮拜又出院」(C37)
「爸爸他自己會選什麼時候走？」(C46)

(二) 臨終一刻情境

1. 臨終一刻情境描述

C 的父親過世，對 C 與家人來說算是突然，因為，過程太短暫，太快了！

C 回憶說道，父親這樣急診進出醫院已多次，每次都是待在醫院三、四個禮拜做治療，然後，恢復之後就回家。所以，這一次，大家也都想也是如此。在載父親到醫院的途中，C 還在心中盤算、安排父親住院後的事宜。而且，剛巧 C 要去附近的醫院探望一位道親，所以，C 就請弟弟先陪父親到醫院處理事宜，自己則與妹妹先去另一家醫院探視道親，想說等一下再到醫院與弟弟會合。沒想到，父親竟然半小時之後就走了。所以，C 當時是不在父親身旁的。

事後回想起來，C 才發覺這一次與前些次的異樣之處。C 說爸爸那次坐在家裡特置的輪椅時，沒有以往不舒服的症狀出現。雖然，這一次，也是因為父親表示不舒服，家裡才決定送他到醫院；可是，父親的不舒服與以往是有不同的：沒有盜汗、沒有抽慄、沒有流口水，只感受到說他很無力。所以，C 以及家人都認為父親的過世是有徵兆的，只是，當時沒注意；不過，家人也都對父親能以這樣輕鬆、不受太大折磨、痛苦的走，感到欣慰與安心，甚至 C 還認為這是父親自主選擇的臨終方式。

「後來，媽媽也想到說，他走的時候沒什麼痛苦，那他也不想說在醫院受到插管治療等等的痛苦啦，他在快到醫院的時候就已經走的差不多了。他不要弄到 上一次，曾經也弄到要這裡割開（指氣切）」(C21)

「完全不用麻煩，他不想麻煩所有人」（C22）。

2. 臨終一刻陪伴心情

C 在接到父親的病危通知之後，與妹妹趕緊趕往醫院時，醫生就表示已經沒有辦法了；當時，C 整個人都呆住了。

「因為，之前醫院也有發出過病危通知，但，後來總是度過了 但，那時醫生竟然說已經沒有辦法了，所以，我整個人呆在那幾秒鐘。」(C37)

然後，C 就開始忙著思考、處理父親的後事。

雖然，父親生病多年，父親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直走下坡，但，C 仍然覺得自

己還是很難接受或對父親的死亡有所準備。C 總還希望父親能多陪大家一段。

「那時有點不能接受說，他竟然這麼快就走了！因為，沒有預計想說他會走的。以前，地方有一位點傳師，那時爸爸送到急診的時候，他趕到醫院時都會跟我媽媽說：『大嫂，妳要有心理準備啊！大哥的東西要先準備好啊！』所以，以前媽媽都會把爸爸的東西準備好，用一個大袋子裝好這樣。這樣經過三、四、五次了，每次都是住了三、四個禮拜又出院，所以，想說這次也是這樣的，所以，想說先去，然後再回來拿東西；沒有想到說，竟然一去，就走了！」
(C37)

(三) 喪葬安排過程

雖然，C 也是點傳師，但平常的時候，地方上道親的喪葬儀禮部分是另一位點傳師在負責幫辦，所以，C 對這方面涉獵的不多，也不熟悉。C 是因為父親的過世，才第一次有比較深入的體驗。而 C 覺得自己比較幸運的地方是，齊家修道的道化家庭在商議喪儀的時候，比較容易達成共識。所以，C 的父親的喪禮，一切都是依照一貫道義理原則辦理。

「我們比較幸運，有些道親歸空的時候，他的子女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想法，會參插很多。那這一次，我們兄弟姊妹倒是一致說：『我們道場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C44)

比較特別的是，C 的家人私底下為父親誦的經典，不是一貫道常誦的彌勒真經，而是父親生前最喜歡的四書。甚至 C 還認為誦經並非是為父親而誦，而是和諧全家的氣氛，陪伴全家渡過守喪時期的儀式過渡。因為，父親不僅已理解此經的意義，且已圓滿歸空，實在也無須這樣的旁助力量。C 以為這並不會違反一貫道喪禮本意，反而更能展現出一貫道之道化家庭的特色、一貫道特有的生死觀點及喪葬禮儀特色。

「像道場上誦經，一般都是彌勒真經，但我們家是誦四書給爸爸聽。因為，爸

爸生前就很喜歡讀四書，以前，讀四書給他聽的時候，他都會有反應、會點頭。其實，我們都認為不用再誦經給他聽，因為，他自己都可以理解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圓滿了、自己就可以了，不需要我們誦經給功德。只是，反而誦經是讓我們家的氣氛更和諧，因為，小朋友也都會，大家一起誦，氣氛很好、很和諧。」(C44)

C 的父親最後以火化方式處理，火化後安置在一貫道某道場的寶塔。這項決議是在 C 的父親靈前，以擲杯方式決定的；C 及家人選擇以民間信仰的模式得到父親的允許並做成決議。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如下圖 4-1-3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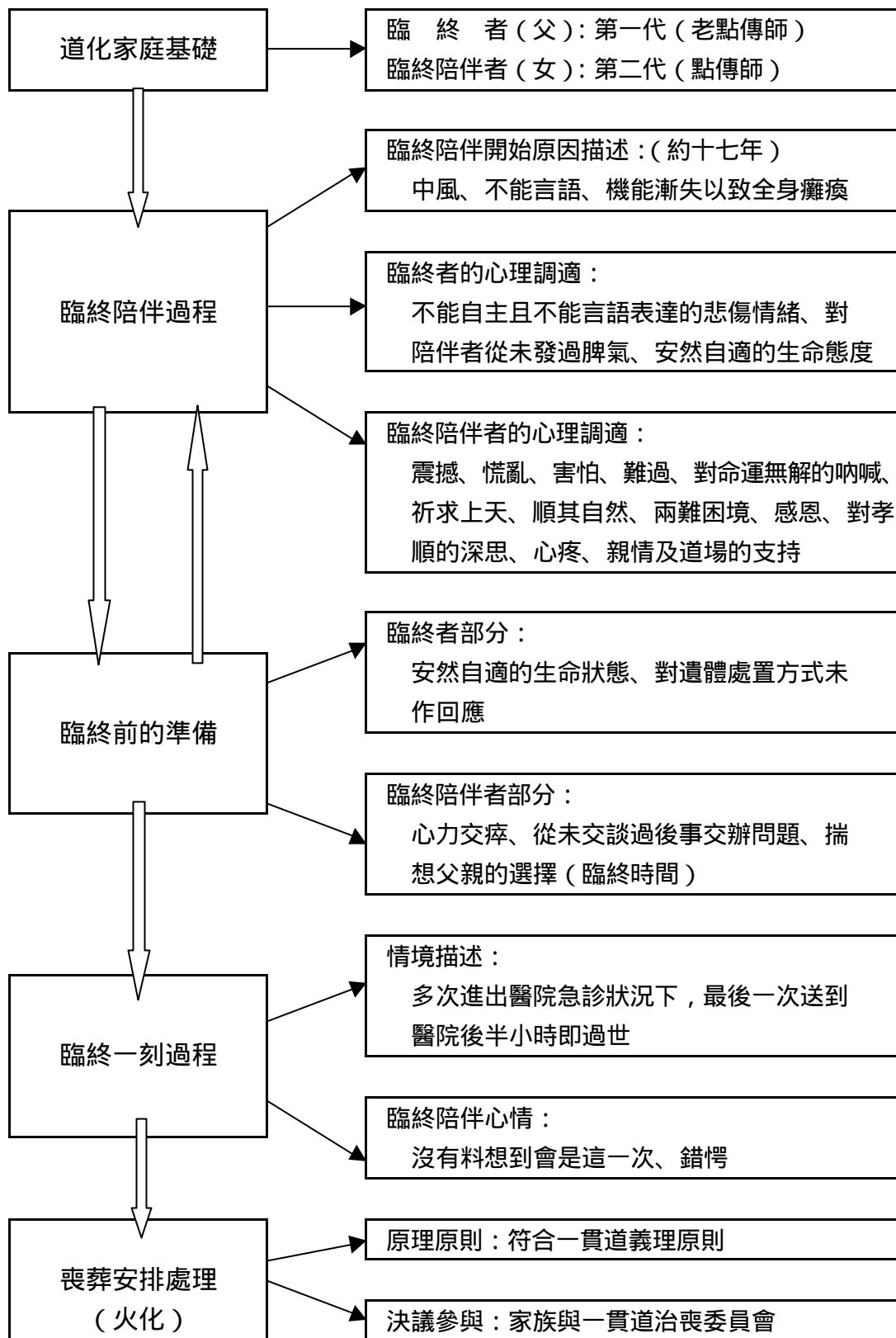


圖 4-1-3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四、【意外身亡】的案例分析：

D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D 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分析將以時間為主軸，共分為「臨終陪伴過程」、「臨終一刻情境」、「喪葬安排過程」三個階段。以下就這三個階段分析討論：

（一）臨終陪伴過程

1. 道化家庭描述

D 的父親是一貫道的資深老壇主，齊家修道多年，對道深具信心並對道務甚為盡心。D 的父親不僅家中開設公共佛堂讓道親方便使用，且事事以道務為先，不遺餘力地致力成全渡眾，對道親的照顧可說是無微不至，甚至孩子有時都會覺得父親對道親比對他們好。

D 自小體弱，對上天常有一份特別的感應；所以，D 齊家在父親的引領下，以道為核心，以親情為助力，全家多年以來沉浸在繁忙的修辦中而感到十分喜悅與感恩。D 與父親親緣深厚，及長更常與父親一起幫辦道務。父親常常在載 D 到全省各地去講課的途中，和 D 討論道場中的諸多事情以及修持的道理。所以，自從 D 成為道場講師之後，不僅彌補了不識字的父親不能成為講師的遺憾，D 可說是代父親完成此生未了的心願，讓父親感到十分安慰，因此，D 更成為父親操辦道務不可或缺的左右助手。如今，D 也建立了自己的修道家庭，延續父親奠基的修道道脈。

2.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不明的氣爆事件

(1) 臨終陪伴歷程的開始

D 的父親是在她 30 歲那一年過世，距今約 2 年。因為，D 的父親是意外身亡，銘心刻骨至今依舊悲慟；所以，談起這件往事，D 在面對失親的堅強與信力之下，仍難掩她心底深處的創傷與哀慟。

民國九十年的那莉颱風水患退了之後，D 父女倆一起打掃地下室，清理淹水過後的髒亂。隔天一大早，D 原本要找父親一起繼續打掃，後來因為找不到父親就銷假去上班。之後才得知，原來父親一大早就去佛堂拿昨晚忘了帶回的手電筒；誰知這一個命運的手電筒，讓 D 躲過了一劫，從此父女竟天人永隔。

當日下午五點鐘，D 就接到阿姨電話告知她，父親在地下室因為不明氣爆而灼傷，全身有百分之七十八灼傷，病況危及性命，要 D 盡快趕到父親正在開刀急救的醫院。

(2) 臨終者的心理調適

D 的父親自發生意外後，就無法開口言語。在加護病房的八天當中，只有事發的前兩天 D 的父親仍有意識，之後，就陷入昏迷狀態了。所以，基本上對於父親的心理狀態或意願完全都是依 D 對父親的瞭解與感應來詮釋的。

事發隔天，D 曾到醫院加護病房告訴插著管子不能說話的父親，辦道渡一百眾的願以及目前進行的狀況；但那時仍有意識的父親卻搖搖頭。

那天辦完道之後，D 回到病房告訴父親當天已渡了 15 人，請父親要堅強，請父親一定要等她渡完一百眾；但是，父親從此就再沒有睜開眼睛了。深愛父親的 D，一心一意還是只想挽救父親，便加緊腳步地完成渡百眾的願。直到第五天中午，D 經驗到加護病房的靈魂出竅事件，才再度在心靈上與父親有所對話。D 當時見到臉上一點表情都沒

有的父親，臉色非常的凝重告訴她，不要再渡人去挽留他的生命，非常明確地表達他想回歸的意願。然而，如此突然的意外降臨，D 怎能放棄希望？就算是僅有一絲的希望，D 也是不願放棄的。D 告訴父親她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她不要失去父親！所以，她不放棄的繼續求依舊不點頭也不搖頭的父親和她一起回家，也一再表示會再想辦法渡更多的人來幫助父親，連濟公老師、上天老母都被 D 所感動而同勸父親；然而，儘管如此，D 的父親從頭到尾都沒有答應要回來。

（3）臨終陪伴者的心理調適

因為，事發突然，父親在 D 全家毫無心理準備下發生意外，所以，D 全家當然一心只想到要挽救父親的性命。所謂「愿大力量大」，「渡人」¹⁰⁶ 是 D 所能想到的最可行的方法；這也是 D 在這段陪伴期間裡，唯一所能為的，像是在大海沉浮中所抓住的唯一希望，那樣拼命的努力攀附著的希望。D 全心致力於在最短期間累積最大的功德給父親。在父親病況反覆的期間，D 的心情強烈的起伏著，放下了工作，甚至願意放下所有的一切，心中只盼求一個奇蹟：「父親能活著」！

（第一天、第二天：加護病房外的一通通電話）

D 當時雖然還未見到父親，但一聽到灼傷程度如此嚴重，就知道父親的狀況不好。D 止不住發抖地，感覺父親就快消失了。所以，D 在驅車趕往醫院的途中便立下渡百眾救父親性命的宏願。在車上，D 禁不住顫抖地，震驚又恐懼的以電話告知佛堂的阿姨，請其儘快代為到佛堂獻大把香立下渡百眾的愿以挽救父親的性命。

¹⁰⁶ 一貫道所談之渡人，狹義意指渡眾生來求道，廣義則包含成全，即進一步成全所渡之人走向修辦之路。一貫道親在「一指超生」的信力下，咸相信渡人以同領受天恩師德就是感恩的最極致表現，同時也是一切修辦的最重要目的；所以，道親也都以渡人為修辦之最大功德展現。「渡人」「成全」可說是一貫道道親修辦的核心要點，一貫道的修持亦是由此開展，渡人成全首重慈悲心之發露，而非數量的多寡。

到了醫院之後，在開刀房外等待的期間，D 仍然繼續不斷在心中叩求老師慈悲。父親開完刀之後到燒燙傷的加護病房繼續觀察，因為怕病人感染，家屬不能進入病房陪伴，所以，當晚 D 便在病房外開始打電話渡眾，她一通一通的懇求同學來拜拜（求道）。第二天一早，D 就立刻申請辦道。

當天辦道一早，D 到醫院加護病房告訴插著管子不能說話的父親辦道已開始進行，請父親一定要堅強等待；但那時仍有意識的父親卻搖頭。

「爸爸，我跟老師說我要渡一百個給你，我今天早上就要開始渡人辦道了，你要堅強一點，老師會救你的！你要等我！等我把人渡滿！」（D03）

「那時我爸爸全身、整個臉都腫的紅紅的，那時仍有意識，他眼睛有睜開來看我，還搖搖頭；我看到我爸的那個表情我就知道 那個時候 後來我才知道說我爸根本就不要我救他，他覺得他沒有用了 他要我不要做了不要做了 他跟我搖搖頭 我跟他講說，我一定要渡滿給你，你一定要等我！」（D03）

辦完道之後，D 回到病房告訴父親當天已渡了 15 人，請父親要堅強，請父親一定要等她渡完一百眾；但是，父親從此就沒有再睜開眼睛了。深愛父親的 D，一心一意只想挽救父親，帶著國中、高中、大學的同學通訊錄，在加護病房外繼續打著一通又一通的電話，加緊腳步地完成渡百眾的願。

（第三天、第四天：意志與死亡的拔河）

第三天，在前往佛堂辦道的路上，D 接到母親告知父親因為水腫問題，病情突然告急，血壓一直降下，醫生宣告病況危急。D 聽完電話，止不住全身發抖的不敢相信父親即將死亡；所以，一到佛堂之後，就激動地衝去找老點傳師，想請老點傳師一同祈求上天慈悲，挽救命若懸絲的父親。D 拼盡了一切力量，要挽回父親的生命；在所有道親一同叩求老母慈悲的時候，D 再度立下宏願，她哭喊著、不放棄地向上天泣願度兩百眾的大願，並請求上天給她時間、給她努力的機會。

「求老師慈悲救救我爸爸！我渡一百個不夠，我渡兩百個！我那時在車上說我渡一百個，如果不夠我再加一百個！我求老師快快去救我爸爸，我人都還沒有渡滿耶，至少你讓我做完啊！你至少給我個機會，我人都還沒有渡滿，你不要帶走他！求求你，不要帶他走！」(D04)

D 跪在拜墊上一直求、一直求，不知道哭了多久，也不知拜了多久；直到再接到母親來電告知父親的病況回穩，有了繼續努力的希望，便打起了精神，再繼續打電話渡人。當晚，D 到醫院告訴父親渡人的情形，要父親堅強，要父親一定要等她渡滿二百眾。D 跪在加護病房外的落地窗邊，一直跪、一直求、一直誦經，她至誠地向上天祈求、吶喊！她請求上天賜與她奇蹟！

「請救救我爸爸！我要顯化！我要奇蹟！要給我奇蹟！因為，現在只有奇蹟才可以活的下去。」(D05)

第四天一早，醫生來告知父親已經開始排水，D 當時心裡有無限的感恩；感恩上天回應了她的祈求，感恩上天願意救父親，感恩奇蹟的出現！D 再次有了努力的希望與力量，再度打起精神繼續渡眾。於是，D 回到居住的社區，開始一家一家的去敲鄰居的門。結果，因為 D 的父親平時與鄰里相處融洽，大家對 D 的父親印象甚好，聽到她父親的情形之後，都很願意來拜拜，願意盡力幫忙；所以，D 因此又渡了許多人。但也有住戶相應不理，D 說若不是父親生命危急，她絕不會也不願以這種方式渡人。

「如果不是因為我爸爸那麼嚴重，我也沒有勇氣這樣去渡陌生人，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他們。那個時候，我只知道只有這樣可以救我爸爸。」(D05)

(第五天：父親的意願)

第五天中午，D 再度進去加護病房告訴父親要堅強，要用三寶，要相信佛祖的保佑。講著講著的當時，D 記得自己就站在病床旁，趴在床沿，狀似休息或睡著一般，忽然覺得身體輕飄飄的，靈魂便出竅了。

D 見到父親身著平時喜愛的休閒裝扮，但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D 聽到父親臉色非常的凝重告訴她，不要再渡人去挽留他的生命，因為他自己想回去了。

「他看見我的第一句就告訴我說：『妳不要再渡了！妳不要再求老師了，妳不要再求了！我想回去了！』」(D05)

但，捨不得父女深情的 D 還是心存希望，不願放棄！D 告訴父親她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她不要失去父親。

「我不要再放你走！我不要再你走！我不要再你死！我要你回來！」(D05)

然後，她不放棄的求依舊不點頭也不搖頭的父親和她一起回家。當時，連濟公老師都感動的勸 D 的父親和她一起回家，還說連老母都很感動於 D 的孝心與誠心。然而，D 的父親還是不想回去。老師接著指示 D 要燒大把香，祈求上清茶幫助父親減輕植皮開刀的痛苦，並保證一切的劫難有老師做主，D 也一再表示會再想辦法渡更多的人來幫助父親；然而，儘管如此，任憑 D 一再地哭泣懇求，D 的父親從頭到尾都沒有答應要回來。

「身體已經燒成這樣，肉體已經壞掉了。這個肉體其實是假的，這麼苦的人生，再回來受苦作什麼？」(D05)

然後，忽然間 D 就醒過來了。D 非常高興的把剛剛與父親的感應告訴家人，也深深欣慰上天明白、老師明白、父親也明白，所以，D 更深信渡人確實有效了；於是，D 還是把所有的心力放在渡人上，還是不放棄希望。因為，D 那時候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爸爸一定要活下來！」

「那時候我心裡想的只有『我爸爸會回來！』，我也只知道『渡人』的功德最大，只有渡人才能救我爸爸。那時候我已經渡了將近兩百個，我想有這個顯化那爸爸一定會回來。」(D05)

「我想有這個顯化，那爸爸一定會回來！我也會想說都渡了那麼多人，如果沒有回來那以後怎麼辦？對不對？」(D05)

「我堅決的相信爸爸一定可以回來，老師一定會慈悲讓他回來。要不然，要跟那麼多道親怎麼說，對不對？然後，我還是更努力渡人，每天晚上申請辦道。」
(D06)

(第七天：希望的滿數)

第六天，因為颱風又來襲，基於安全考量，這是 D 父親出事後唯一沒有辦道的一天。D 的父親的病情持續回穩到可以開刀。

第七天晚上，D 到醫院告訴父親兩百眾已經渡滿的消息。到第七天為止，D 已經渡了不只兩百眾，甚至當晚 D 仍申請繼續辦道渡眾。D 的父親自第三天血壓回穩之後，身體一切機能都在持續康復中，病情甚為樂觀，連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所以，便進行開刀治療。加護病房的護士還形容父親的情況說：「如有神助」。於是當時，D 帶著感恩的心情的告訴父親已渡滿兩百眾的消息，再次懇求父親要堅強。

「爸爸，我人都已經渡滿了，今天開刀開的也很好啊！我已經渡滿兩百個給你，你一定會越來越好的！老師會救你、保佑你，你要堅強一點！」(D06)

3. 臨終前的準備

(1) 臨終者部分

D 的父親似乎在一開始就自知自己的情況，一開始就選擇並期盼能自然隨緣地回歸；只是，親情難捨，尤其是對女兒的堅心和孝心的難捨牽絆。似乎，D 的父親從意外發生開始，就已經認了「那個時間」；只是，父女情緣尚未圓滿，上天似乎也要給 D 一個努力的機會，回應予 D 的深厚大願。

關於後事的準備，D 的父親平常並無交代，但對生死態度意念的表達是常有的。因為，常常親近道場的關係，再加上 D 的父親對人生哲理研究甚深，所以，D 的家庭從不

避諱談生死，甚至還常常在生活上互相探討生死的體悟。

「他以前都跟我媽講說：『人喔，時間到了就要趕快走！』他以前就跟我媽這樣講，我媽說：『人什麼時候走，不是你一個人可以決定的！』他說：『時間到了，總是要走的！人生是苦海！這個肉體是假的，我的這個身體是給老師用的，只要老師需要，隨時可以調他回去！』所以，我爸對生死問題，應該說他早就準備好了，早就看開了。他一心在意的，只有自己修的夠不夠，可不可以回去。」(D18)

(2) 臨終陪伴者部分

事發的第七天，D 的父親恢復狀況良好，醫院於當日開刀治療。而更重要的是，D 在那一天也渡滿了兩百眾，而為了怕部分求道者有重複求道情形，D 還特地渡了超過兩百眾，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努力。

第七天晚上，D 帶著感恩的心情的告訴父親已渡滿兩百眾的消息，再次懇求父親要堅強，但其實一心祈求上天挽留父親的 D，當時也預感到事態將有會所變化了，D 知道接下來就是關鍵時刻了。

「那時候我一心想的就是我爸爸一定會活下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裡其實很明白，我人渡滿了，爸爸今天晚上一定有變化！我自己心裡有那種預感」
(D06)

(二) 臨終一刻情境

1. 臨終一刻情境描述

第八天一早，家人從醫院來電告知父親的血壓從凌晨開始一直降，醫院再次對家屬發出病危通知。D 不能相信的衝到家裡的佛堂獻大把香，再次祈求上天挽救父親的生

命。當時，老點傳師正好打電話來，於是，D 就急切的懇問老點傳師該如何是好；曾經數度燒大把香，為父親祈求的老點傳師還是如前次的提醒、告訴 D 把一切交給上天，要順父親的意願，不要勉強。

「妳已經盡力就好，要順你父親的意，不要太勉強妳父親，他會知道該如何的。自己的身體要照顧好。」(D06)

D 聽了感到非常難過，但依然不願放棄希望的繼續誦經、繼續祈求上天慈悲救救父親。然而，到了醫院之後，眼見父親的病況危急，且 D 又再次經驗了特別的顯化感應，在昏倒的剎那，D 終於明白自己必須放手，當下終於能接受了父親的選擇，願意接受父親離去的決定。

於是，家屬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之後，D 的父親留下最後一口氣回家。

2.臨終一刻陪伴心情

第八天接獲父親的血壓一直降的消息時，D 依然不願放棄希望的繼續誦經、繼續祈求上天慈悲救救父親。老點傳師提醒的話，D 聽在心底卻還是無法接受；盡力的底線在哪？D 還是不願放棄的努力著，還是心存希望的祈求著。然而，到了醫院之後，就在 D 仍再一心祈求的同時，D 不曉得為什麼耳邊一直有聲音在和她說話，D 聽見很多人在耳邊告訴她要讓爸爸回去。

「你爸爸想回去，妳放他回去吧！」(D06)

甚至，當時現場還有一位有慧眼的道親告訴 D 說，他看到 D 的父親跪在濟公老師的腳邊，抱著老師的腿，求濟公老師帶他回去，可是老師都不理他。D 當時聽了心裡好難過。D 認為以父親多年在道場的參悟修持，應該不需求老師，老師就會帶父親回理

天；如今老師不理會父親的懇求，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於是，D 的想法開始有了轉變。然而，時間卻不允許 D 再經思慮、調適；最後，歷經多日激盪的 D 終於在聽了醫生作最後的宣告時，無法負荷的昏倒在地。

「就是因為我發了愿力，我不肯讓我爸爸走。」(D06)

「為什麼老師不理他？完全是因為我立了這個愿。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是我拖住了我爸爸的。後來，在同一個早上，即使到這樣子，我還是沒有放棄他，我還是想要救他回來，我還是不讓他走。即使一整個早上，聽到那無形的聲音，聽到那個人這樣跟我講，我還是不想放他走。後來醫生他來告訴我們說：『你爸爸的求生意願很低，你爸爸的血壓已經降到非常低了，你們必須要準備一下，要不要送回去，留一口氣送回去？』我真的很難過！聽完，我當場就昏倒在地上，躺在醫院的地板上，我那時候真的很不想醒過來！我雖然倒在地板上，腦袋其實還有很多聲音告訴我說：『你爸爸想要走，你放了他！』」(D07)

深厚的父女情緣如何就這樣割捨？短短幾日的變化叫人如何承受？生離死別的哀慟又該如何平撫？幾日來 D 傾盡生命的攀附著遊絲般的希望，等待、渴求奇蹟的出現，這樣的結果要她如何接受？在 D 昏倒躺在地板的時候，她哀慟至深、卻也靈慧明白，縱然萬般的不捨與傷慟，她此刻必須做個決定，D「認」了這個時間，「認」了自己的底限，她終於選擇了「放手」。

「我知道爸爸想走啊！我知道爸爸想走啊！但是，我不要他走啊！我躺在地板上，我不想張開眼睛，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做個抉擇，我知道等我醒過來之後，我必須放他走！所以，我躺在地板上，我不想張開眼睛！但是，這樣下去不行啊！所以，我睜開眼睛，我看了這個世界，我知道我身邊很多人都很擔心我，包括我姑姑，好多人看到我躺在地板上都嚇壞了。我知道，我必須做個選擇了。躺在地板的時候我就知道，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我就必須放他走了。所以，當我張開眼睛時，我就想說：『我沒有選擇了，已經沒有用了。』」(D08)

D 告訴父親，她願意接受他的離去，願意接受這樣的「無可選擇」，願意放手，請父親安心回歸，且相信父親的去處一定是好的。而就在同時，D 三度感應顯化，但這一

次看到的是父親安慰滿足的笑容，打從心底發出的笑容，一輩子都沒看過的那麼快樂的喜悅笑容，父親的那份喜悅，深深感染著 D 悲切的心。D 的父親把自己回歸的喜悅深刻地傳達給她體會，並要 D 不要傷心，且叮嚀 D 要好好照顧媽媽。D 看到父親的笑容，深深領會、明白父親的心意，更明白自己只能也必須這樣放手。

「我進去加護病房裡面，跟我爸講：『爸爸！我放你回去！ 你回去一定會很好的 老師一定會帶你回去的！ 我放你回去，安心和老師回去吧！』然後，我這句話講完之後，我爸爸又出現了，他第一次、第一次笑的很開心，一輩子沒看過父親這麼快樂過！他讓我看到他的笑，我感覺的出來他是打從心裡面的喜悅，他笑的很開心，他說老師現在願意帶他回去了，他真的好高興！他說：『妳不要傷心，老師現在要帶我回去了！我真的很高興！妳要好好照顧媽媽，她外表看起來很堅強，其實心裡很脆弱。』」（D08）

（三）喪葬安排過程

D 的父親喪禮是由道場成立的治喪委員會，依照一貫道的義理原則辦理。因為，D 齊家修辦比較沒有爭議，容易達成共識；所以，喪禮的安排齊家同心，在道親幫辦下圓融完成。父親火化後，奉置一貫道某單位所建的寶塔。D 深信一切是依照父親的意願完成的。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如下圖 4-1-4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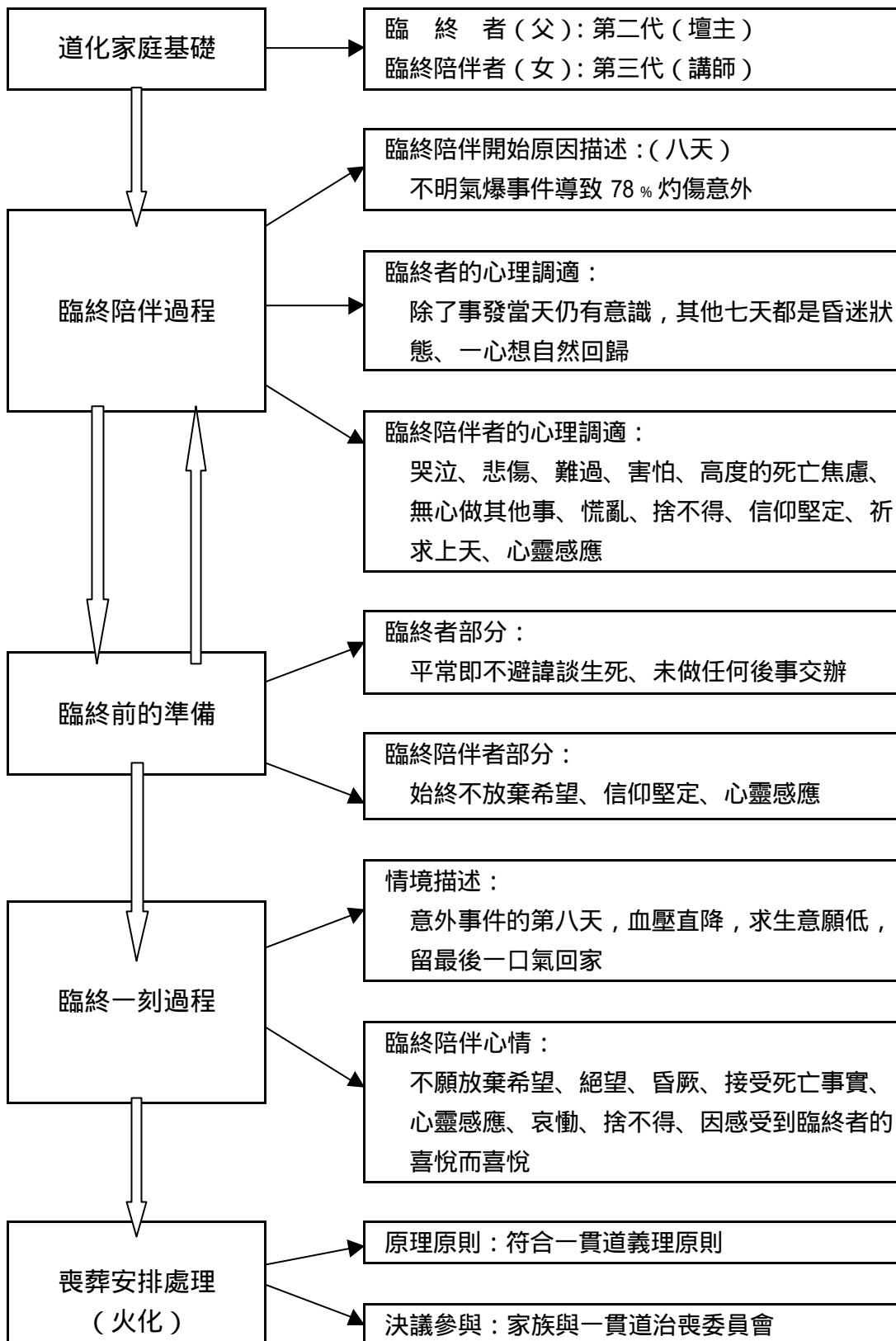


圖 4-1-4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第二節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本節將以信仰為核心，依序列出 A.B.C.D 四位受訪者臨終陪伴經驗的信仰澄清歷程，即受訪者在歷經臨終陪伴經驗後之信仰澄清與個人對「善終」的主觀定義及認定的詮釋。本節的段落區分以臨終陪伴者信仰的主體經驗為依據，分為兩個分析段落：受訪者個人對信仰歷程之自省、受訪者在經歷臨終陪伴經驗後，在其個人對宗教義理的理解下，對「善終」的主觀定義及認定的詮釋。

一、【壽終正寢】的案例分析：

A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A 臨終陪伴的信仰歷程分析將以信仰為核心，共分為「A 的疑與信」、「善終的定義與認定」兩個段落。以下就這兩個段落分析討論：

(一) A 的疑與信

1. 從沒有懷疑過

A 從年輕時接觸一貫道至今已五十年，談及這一生起起落落的境遇，A 欣慰自己始終沒有離道、悖道。A 覺得自己會信仰一貫道，起始是因為父母的因緣，然後一切就「很自然的」走過這五十年。A 常常覺得在生活中有許多難以言傳的奧妙、巧合，雖然世事並非盡如人願，但，只要自己誠心以對、公心不偏，上天自當安排好一切，總會再有一條活路可走。這五十年來，A 只怕自己沒有智慧來悟、來了自己的愿，但 A 自己是從來沒有懷疑過修道這條路；雖然也曾一度歷經坎坷考驗，但 A 卻從沒有走過退卻的路。A 以為自己的「堅信」是來自於生活中慢慢的觀察與體會以及經典的參悟研究，他堅定如磐石的信念，立基於對生命因緣的了然於心以及甘願領受。

「一切都很自然的 我覺得到這種殊勝的地方是沒有辦法去講的。」(A14)
「堅信，是因為我們了解啊！這個體悟就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哪。怎麼能夠這麼堅信呢？我可能是講經典講多了，從中間自己體會出來，慢慢的把自己的心調整出來自己卻不曉得而已。我從來沒有走退卻的路 那艱苦怎麼辦哩？我說艱苦是個人的業力、個人的因緣這樣子。」(A42)

2.大難不死的經驗

甚至，四年前那次重大車禍事件，也不曾動搖過 A 的堅定信念。

四年前的那次車子近乎全毀的重大車禍，對硬漢風骨的 A 來說，是一個生命態度的轉折契機。A 提到了車禍兩年後，曾巧遇一位中醫師看診時的卜算機遇。A 說那位中醫師不看診，卻算起了命；還跟 A 說他應該在兩年前（64 歲）就該六十四卦吃完了（意指死亡），怎麼又活起來呢？A 看待這件事的方式仍以「了愿」來詮釋。

「再活過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說，你做人蠻不錯的，不要這麼早走；另一個解釋是說，你工作還沒做完，那麼早回來幹什麼？再下去、再下去。我還是比較偏向說事情還沒做完，不要急著回來啦。」(A41)

這次車禍事件也因此改變了 A 付出生命的態度，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來努力付出，即「只管去做」不再計量是否有任何回報。

「所以，再活起來之後，我就比較專心、用心在很多在經典的探討方面。在成全方面，我也改變我的方式，對於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則不去談 balance，我能夠付出多少就好了。這一段期間讓我更增加對生命的一個認識。我們就是可以做什麼就去做，這樣就對了。」(A41)

3.悲而不傷，勉力向道

A 以為自己對人生已算是很了解了，而經過多年經典的研究參悟，也覺得自己對人生不同情境的應對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然與捏拿。畢竟，歷經風風雨雨的人生起落，再加上曾經如此大難不死；六十六歲的喪親事件，對已經過生命風霜，有了沉潛智慧的 A 而言，悲誠然悲，但可以是悲而不傷。況且 A 的父親以九十四高齡過世，晚年亦含飴弄孫，得享清閒、恬淡的修行歲月，而先到佛堂禮拜仙佛後再辭世更傳為佳話，令道親不勝欽羨。所以，A 表示會將未竟之孝心，轉化為修辦的動力，續承道脈，且 A 也相信自己的向道會使父親同沾其光，並感到安慰。

「所以，傷心是那一段時間 然後呢，我們就曉得說父親就回去了，我們
道場做的、直系血親的子女多做一些有功德的事情，父母多多少少可以分享
到。所以，我們就把整個心態放在道場。 我們希望能夠在道場多做一些
事情，第一個、是希望讓父親在天之靈，可以感覺到說：『嗯 你沒有懶惰』，
第二個、我們如果說有功德的話，爸爸可以分到一點 」（A35）

（二）善終的定義與認定

1.善終的定義：

感覺到人生就這樣夠了，以及在一種很好的氣氛下過世

A 對善終的定義是：

「善終有兩項。一項就是說他這個本人走的很心甘情願，感覺說夠了！人生就
這樣夠了，他走的很輕鬆，這就是對歸空的人的一種他的善終的解釋。那麼
另外一個對善終的解釋就是說他的子女、家屬子女，想讓他最後的那個時間
能過的好一點就是，生活上啦就是過的好一點。讓他過世的時候是在一種很
好的氣氛之下的那種情況。我認為善終的條件大致上就是這兩個。」（A10）

一個人如何才會有「夠了」、「甘願了」的臨終心境？A 提到「了愿」以及「達觀」。A 以為若能夠存心「了愿」、了解人生就是來「了愿」，那無論碰到任何逆境，都會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因緣，而只有認了自己的因緣，盡力把自己本分做到之後，才能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走的心甘情願，而不再有所求。A 也談到他對一貫道義理的領悟，A 以為一貫道平時說的人生道理就是要我們能夠「達觀」：對世情要看明瞭、要看開，對自己要自己理解自己，要理解、要理才能解，這樣心才會沒有執著，人生路才會輕鬆好走。

「對內心自己了解自己、理解自己，理解、解啦。」（A18）

「只有對人生的來來去去沒有執著，心才會敞開、開闊，這樣人生這條路才會輕鬆、才會好走。」（A18）

「了解自己的因緣最重要，了解因緣的意思其實就是要『認命』，認命不是說不
打拼了，是還是盡量去打拼，盡量去做自己該做的工作，那我們該做的工作
做好了之後，無法得到所想的回報時，那個時候就要了解說：『咱們的命就是
這樣子』，認命就是這樣子。」(A19)

2.對「一指超生」「超生了死」的詮釋

A 以為一貫道的「一指超生」「超生了死」所談的重點是一樣的。重點在是否能「超
越」俗世的束縛觀點，是否能跳脫自設的有限格局；而不是完全依靠外加的力量來提升
死後的境界，或是等到死後才從痛苦中解脫，也就是說「一指超生」「超生了死」是必
須在生活中實踐的。

「『超生』的生，是生活的一切，我們生活所有的一切；是生命的旅途中一切
的生活。但在生活中有許多一般所想的『習俗』，『習俗』意思是好比說要嫁好
丈夫、取好某、生子要孝順或是長輩都很疼愛孩子這樣、朋友啦、做生意啦
都很圓滿這樣。這是一般世俗所想的都是這樣。不過，人生不如意的十有八
九，沒辦法說常常一定要這樣，我們要他好，卻偏偏是沒辦法好這樣子。所
以『超生』是超然那個心態，『超然』來看這個人生，以超然的心態來過自己
的生活，就不會被世俗所想的那種『習俗』給綁住而來痛苦，這就叫做『超
生』。所以，一個一貫道的弟子應該是要用『超然』的態度來過生活，而
不會被世俗綁住而心裡有痛苦。『超生了死』不是說今天得到了什麼佛法，
死的時候就會超生極樂，回去極樂、離開地獄；一貫道正確的理念不是這樣
子。」(A20)

所以，A 以為「一指超生」的關鍵，應該在於求道的人是不是能夠真正了然明白，
且踏實修行上天所明示的那一條路。如果，經過明師一指點之後，沒有依照明師所指引
的理路來走，沒有認理修行，要想成道是不可能的。

「求過道是經過明師一指，這一指是指明、指明我們應該要如何去經營自己的
人生，人應當要如何來走他人生的旅途。明師一指所指明的就是這麼一
條路、這些人原本有的真善美本性。經過明師一指，有求道卻不一定能夠
成道，這好比是大家很打拼考進了大學，這是要經過一番努力的；但是考進
去了以後，並不能說四年之後就是學士，因為這四年如果沒有用心研究的話，

很多功課都被教授當光了，他是不可以成為學士的、絕對不可以的。同樣的道理，如果經過明師一點之後，沒有依照明師所指引的理路來走的話，要想成道、超生或怎樣，這是根本不可能的。」(A21)

A 認為，求道確是善終的保證；因為，求道保證一定有好的歸處，求道時的明師一指已明確指明生命的根源。但光是求道卻不能保證求道者的心境能始終如一，一切的分判最後還是在自身的修為境界。

「『天榜掛號，地府抽丁』如果講神話可以這樣講、沒有錯。但是，要了解，求過道的人歸空之後是一定能夠上去，上去哪裡？上去南天門。南天門有考試院長在那邊，考試院長在那邊就好比我們要去搭飛機時經過的關門、登機門一樣，只要你從那邊過，你一生的德、善惡情況馬上就出來了。南天門是求過道的人都回的去的，但如果被『一』聲，那就只好回頭、被打下來了，修為不夠啊。」(A22)

A 強調後天的修為絕對非常重要，這與一貫道所謂的「愿不能了，難把鄉還」也是一樣的意思。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了愿」？A 再次強調，真正的「了愿」在於能轉化面對人生情境時的應對心境，就是所謂的「超生」，而這個「超生」是當下成就的、現世修成的，是我們一切修為的重點。所以，A 認為求過道的人，是有因緣先得了生命的殊勝奧義，但還是要靠自己在實在的人生中去認理實修、去圓滿自己的德行，就是一貫道所謂的「先得後修」，否則，歸空時一樣會被自己的執著絆住；縱然，你有了一個保證，保證有成道的這一份殊勝因緣。

「『一指超生』的殊勝是說你得到一指，意思是說就免再修三世 就是說現世修、現世得。那以前的人也是說『一指超生』，以前是先修後得，現在則是先得而後修，先讓我們得了之後，還是要照修啊。所以，殊勝的地方是一定可以回理天，因為，正逢三期大開普渡的時間，是末劫年，雖然是大開普渡，但不是隨便（青青菜菜）。沒有修，殊勝不了。」(A24)

3.表相的支持與安慰

(1) 身軟如棉：家屬親自幫歸空者穿戴入殮

父親是在家裡過世的。A 的父親是在過世當晚依時辰入殮，入殮時由子媳幫忙穿戴。A 的父親在穿戴整理儀容的時候全身柔軟，很好穿帶。因為限於當時時辰的安排，所以，A 的家人沒有特別讓道親來看；而這一切的安排都是經由 A 的母親首肯、做主後才進行。

「他是跟一般道場看到的一樣 穿衣很軟、很好穿。」(A08)

(2) 面相慈祥：家屬感到安慰

雖然，A 的父親是高壽過世，且臨終過程也沒有受到很大的痛苦，但 A 以為那種失去父親依恃的感受還是會有的，即使自己都已經到了這個年歲。但也因為宗教的關係，A 本身又身為點傳師，平常就常常在幫忙道親處理歸空時以及後事方面的操辦，所以，A 會顯出不同一般人的生死態度，明瞭且坦然。

「因為我們宗教的關係，我們看到他歸空後的那種慈祥，我們也感覺到很安慰。」
(A35)

4.【壽終正寢】的臨終處境之善終認定

A 以為父親的個性是比較不會操煩的個性，對子女的要求也不多，是一個很能轉化心念的人，總是能用善念去解釋所遇之情境；依照 A 的說法就是：「他攏是一切很自然的生活。」(A25)。再加上父親晚年時期都以子女、佛堂為生活的重心，不是珍惜、享受與子孫相處的時光，就是把心力都放在清掃佛堂及拜拜。更何況子孫都盡心在一貫道道場修持學習，都跟著父母親的腳步在走，那 A 就更相信父親是走的輕鬆、甘願、滿

足和沒有遺憾。A 除了肯定父親個人的修為，以及感受到父親晚年生活的寧靜安和、對子孫盡孝近道的滿足無憾之外，A 對父親臨終前到佛堂參拜後自然回歸的情境也感到欣慰，A 覺得父親是沒有什麼遺憾的。況且，A 認為父親的老化現象以及晚年心有餘力不足的現象，對父親來說也是一種受苦。

「他不會感覺到有什麼樣一個遺憾， 走前沒有講一句什麼話，只有說：『牽我來去拜拜』，拜拜拜三下就這樣癱軟下去 我感覺他是沒有什麼遺憾的。」
(A38)

「也認為說病這麼久了，老化這麼久了，生成要回去， ，雖然是痛苦，也認為這是該走的，讓父親也減少一些很多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那種現象。」(A10)

而對於自己未能趕上父親的臨終一刻，未能隨侍在父親身旁，A 雖遺憾，但 A 以為至少母親、弟弟一家人都在，也算遺憾中的安慰了；A 覺得這也是因緣，雖然事實不是如自己想要的那種圓滿，但還是要靠自己去理解、去明白、去「認」。

「外在不圓滿，多少有些內怨忿在， 但，了解自己的因緣最重要。」(A19)

「他走的時間 雖然子女不是都在，但是，弟弟他全家在，我媽媽也在，都在他身邊。所以，我感覺到就個人來說，他是沒有遺憾來離開這個世間」(A38)

所以，以 A 對父親的瞭解，A 認為父親是善終的。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如下圖 4-2-1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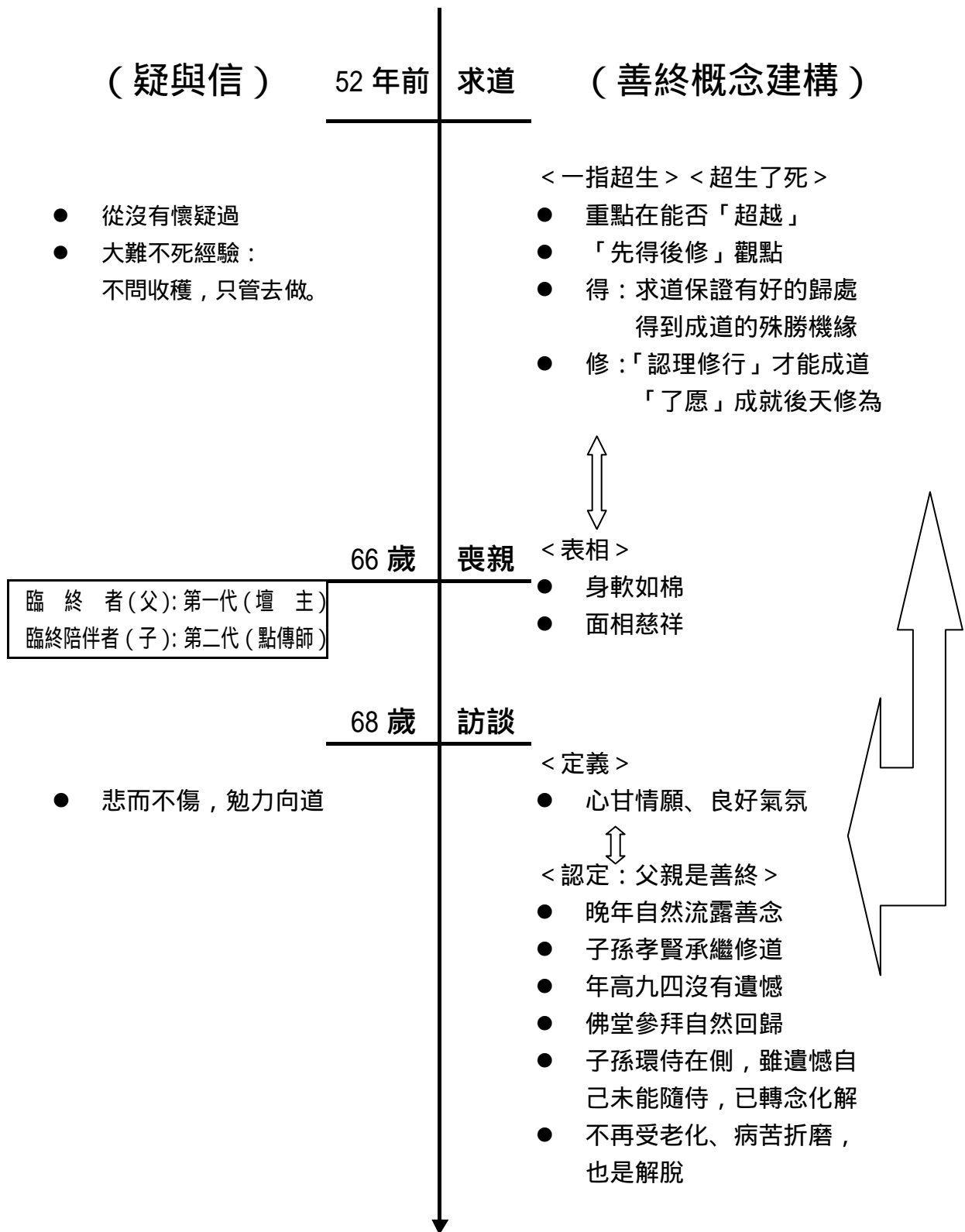


圖 4-2-1 【壽終正寢】個案 A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二、【病不離身】的案例分析：

B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B 臨終陪伴的信仰歷程分析將以信仰為核心，共分為「B 的疑與信」、「善終的定義與認定」兩個段落。以下就這兩個段落分析討論：

(一) B 的疑與信

1. 第一次渡人的經驗

B 一家三代同時求道，當時 B 四歲，及長求學後才慢慢再接觸道場，而真正開始對道場投入是在父親第一次病發與第二次病發之間（二十多歲）。所以，在遭逢臨終陪伴經驗的當時（二十四歲），B 除了年紀尚輕，對道場、道義的瞭解也還不夠深入，對一貫道信仰還在立基探索階段。

在臨終陪伴不到半年的期間，B 倍覺驚慌與哀傷，一直忙著應付情境的他，曾在感到心緒不定時，發愿祈求上天。B 也相信渡人的功德最大，於是 B 也同道場上許多道親一樣，循渡人方式來祈求上天保佑父親開刀成功、身體健康；這是 B 第一次渡人，而 B 也認為當時情況確實有好轉的跡象。

「就是祈求爸爸身體健康，開刀能夠好啊。那時候就是辦道啊。我一輩子沒有渡過人 就那時候很難過的到處去找同學，就渡到一個同學。就是把事情的整個原委告訴他，然後他就二話不說說辦就辦，說幾點去啊？我第一個渡到的人，就是這樣渡到的。」(B42)

「其實那時就會試著去 可能那時年輕吧，還會在意別人的看法。我會說自己是一貫道，但不會那麼積極去渡人。那我們道場都是這樣，很多人都用渡人

來功德迴向，那時的確狀況有好一點。」(B43)

2.以「存而不論」的態度面對疑問

B 是一貫道道場的新生代知識份子，對心中的疑慮採取的態度是「存而不論」，因為，B 覺得很多現象是現在無法想通、理解的事情，例如：死後世界的探索；但 B 仍會用心在道場的操辦與學習，因為歷經喪親事件以及這些年的歲月經歷，這已不只是父親的遺願與安慰，如今也是 B 認定要走的一條路。B 的悲傷情緒，似乎因為當時太年輕，以致被遽然降臨的死亡所震懾，所以未能有完整的悲傷紓解歷程；而對一貫道的初涉信力，當時似乎也未能給 B 強而有力的支持。但也因為經過了這一段喪親經驗，在臨終陪伴歷程中 B 感受到、也看到了父親的生命態度與信仰力量，尤其是父親最後兩天在加護病房的特別時刻，不僅深深震撼著、感動著 B，也感動並成全了許多道親；B 因此對生死、對信仰有了經驗上的親身體會感受及成長。就關於道場顯化的部份，B 在歷經喪親事件之後，便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

「高中畢業後，也親眼遇到一些，自己多少相信一些，但不是當事者多少感受比較沒那麼強烈。」(B49)

「我一直覺得他們那一輩修道跟我們最大的差別就在於：他們都很『堅信』，我們都是跟著爸爸媽媽在走，而我爸 算是知識份子，當時會走入道場是因為周圍有一些感觸、一些顯化，包括神蹟的顯化，或者說有一些朋友道親的特殊經驗，例如說：在礦坑死裡逃生的經歷，或者是地方道親死而復返的顯化等等。這些帶給他們震撼，所以，他們的信念也都蠻堅定的。我想這個信念對於他們面對生死的時候，會有蠻大的影響。因為，有那個感應；所以，他們覺得自己能夠把自己交給上天。」(B20)

「表相（身相面相）能給我蠻大的支持，還有責任也是。如老前人來以及後來的勉勵：『要替爸爸多做一些！』所以，無論從表相看起來，或是從道親懷念、感受來看，我都能感受到、也肯定爸爸走的路是對的、值得的。」(B32)

3.在生活中建立信心

B 以為自己的信仰歷程應會建立在生活的點滴當中去醞釀、累積，雖比不上父母親那一代的深刻感應與堅信，但 B 以為這只是經歷方式的不同，生活上點滴的感應、體悟與累積也將會漸漸啟發信力、建立信心。雖然，會比較慢也比較難，但 B 也慢慢能感應、體會父親能把自己交給上天的那份定然托付，B 相信上天一定會指引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路，上天一定會給自己成長的機會。

「我們經歷的方式雖然不同，但是，在生活上、在道場修辦中，冥冥中也感受、體悟、感應到上天的安排，藉以慢慢的建立信心。心念之間，似乎都能有感應；好比自己心念一動的願，上天都會給我機會去完成了願。（例如：自己職業上的選擇）上天會安排一條路給我走。上一輩是親身體驗接觸，但我們是在生活的點滴當中去建立信心。比較慢也比較難 覺得上天是這樣在教導我的；重點在能不能轉念吧！」(B52)

（二）善終的定義與認定

1.善終的定義：現在過的好就好，最重要的是沒有遺憾

B 對善終的定義是：

「死後的世界沒人知道；所以，現在過的好就好。最重要的是，沒有遺憾吧！」
(B48)

「聰明人該是事前預做準備的---善終是應該這樣的定義。這樣的話，遺憾不會那麼多或帶給別人的遺憾不會那麼多。」(B53)

B 以為善終是一個不能預計、忖度、衡量的目標，我們只能不斷在生活中去學習、成長、開放，隨時做好準備，隨時準備好。所以，「善終」是沒有最高境界的，沒有到最後一刻，我們都無法知道，因為，就算到了最後一刻，我們都還在成長，都還有無限

的可能性。

「這是沒有最高境界的，是比較來的、沒有標準，要能夠開放出來 無止境、沒人知道的。」(B53)

2.對「一指超生」「超生了死」的詮釋

對於道場所言的「一指超生」，B 認為自己以前多少有些懷疑或不了解，但經過這一段臨終陪伴經驗所經驗感受的、所看到的，會慢慢理解與相信。

「『一指』是指引方向；回歸的方向、人生的方向。相信嗎？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懷疑。陪伴過程中，慢慢覺得是真的。有很多跡象徵兆，似乎也都應對的上。」(B28)

「這些狀況讓我感覺都 OK 所以，慢慢的我也覺得比較寬心。雖然還是會覺得不捨，但一切好像真的像我們信仰的一樣，心裡會比較安慰。」(B29)

所以，B 對一貫道「超生了死」的理解是透過臨終陪伴經驗來建構的。B 認為「超生了死」的意義是，在面對生命種種情境時，能不受限於人生的框架，不陷入自己的執著，最後能自在的面對生死。

「不介意、不執著生死，能超脫任何的困難，不會陷入那個洞洞裡。當真的面對生死的時候能夠更自在。」(B51)

3.表相的支持與安慰

(1) 身軟如棉：家屬親自幫歸空者穿戴入殮、道親瞻仰

B 的父親是留最後一口氣回家過世的。入殮前，道親都前來瞻仰 B 的父親面相慈容，都對 B 的父親的柔軟感到歎服。B 語帶寬慰的說起父親入殮的過程。

「後來入殮的過程，剛開始抬爸爸的身體時 好像不是那麼輕鬆，那入殮以後，

我幫他帶白手套時都帶不下去，因為 很軟，都比我們正常還軟，好像沒有骨頭一樣。」(B28)

「都很平和啊 起先覺得有點皺眉頭，然後就像睡著的樣子。」(B31)

(2) 面相的變化：撫平深鎖眉頭的手，讓家屬不再牽掛

B 的父親過世後，面相慈祥且身軟如棉，但卻眉頭深鎖，這樣的情形讓 B 及家人心裡十分掛礙。B 當時曾嘗試抹平父親深鎖的眉頭，但都無法抹平。

「爸爸走了之後都一直眉頭深鎖，我也有想把他撫平，但一直都沒有辦法 我是不曉得他在牽掛什麼，我會覺得他在牽掛一些事情 」（ B28 ）。

這樣的情形直到老前人前來探視後，才讓 B 及家人的心稍得安慰。老前人在探視父親時，曾附在 B 的父親耳邊說了些話，然後在伸手輕撫父親深鎖的眉頭之後，B 的父親就此便不再面露憂色，似乎就此更一無牽掛了。

「那後來，張老前人來了之後看了這樣的狀況，在旁邊跟爸爸說了些話，我沒有聽的很清楚 然後看他把他眉頭這樣（動作）撫摸之後就一切都 OK 了。那個時候自己心理的那個石頭就放下來了 。（ B28 ）

B 回憶起父親過世後的面相時，甚至還笑著提到父親的嘴閉的很緊的箇中因由，B 覺得父親非常在意、謹慎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一致，也希望自己的身後面相能給道親一個好的示範及印象。

「之前道場上還有一種說法，什麼六道輪迴，從嘴巴走啦 什麼畜生道、惡鬼道啦，我爸之前講道理也會講這些，有一次陪他到台南講道理之後，在車上他甚至曾跟我媽提到說歸了後如果『嘴開開』會被人說，所以，我發現他歸的過程嘴巴都閉的很緊，甚至有點太緊。」(B30)

(3) 表相的印證：家屬肯定歸空的一生，感到安慰與支持

B 覺得面相的變化與顯現能帶給自己安慰與安心，但不見得能幫助支持悲傷的情緒；因為，畢竟那種失落的感受，並不會因為知道父親去處很好就會獲得稍減。但 B 同時也覺得，表相所帶來的安慰確實也給予 B 很大的支持與鼓勵，而再加上來上香的道親流露出對父親的敬重與懷念來看，B 從而肯定父親這一生所選擇的、所奉行的、所付出的是對的且值得的。

「說能幫助、支持悲傷可能很難啦！可是，至少可以確定說爸爸的狀況很好，會覺得寬慰、比較安心。」(B30)

「表相能給我蠻大的支持 無論從表相看起來，或是從道親懷念父親以及感受來看，我都能感受到、也肯定爸爸走的路是對的、值得的。」(B32)

4.【病不離身】的臨終處境之善終認定

因為對死後境界、對死亡的未知；所以，B 對於父親是否善終的問題，覺得一時難以回答。B 對於父親死後境界的探問或疑問，始終存在心裡。又，因為 B 覺得一個人多少總是會有過錯，包括父親在內，故對於父親是否善終的問題，B 以為自己心中是存有疑慮與擔憂的；這樣的心情，B 說毋寧說是「擔心大過於懷疑」。在此，B 似乎以為「善終」是一種無過的人生境界，所以，在不可知的死後世界的想法之下，B 對於父親的歸處充滿著擔心和不確定。

「死後的世界沒人知道」(B48)

「爸爸是否善終這個問題，應該說擔心多過懷疑吧。因為，人總有失察做錯的情形，人說功過總會都有的，所以，我會有一些擔心和不確定。」(B38)

「我認為是自己個人的情緒居多吧！還是擔心的問題。 我的懷疑，該是對另一個世界的不解和懷疑吧。」(B47)

B 是在父親過世之後，才開始對道場道親死亡的現象加以注意和探究的。而對於父親過世後的狀況，如道場所說的善終：身軟如棉、面相的變化與安詳等，B 以為這些確

實能讓 B 感到些許寬慰。雖然，B 也提到說自己以前對道場這樣的看法，會讓人有被限制住、有包袱的感覺；但是，經歷過喪親事件之後，他的態度有了改變，能在所見的表相中得到慰藉，也能夠相信。

「我自己是在那時候才剛開始走道場，會想說爸爸走了、到另外一個世界，如果能夠確定他過的很好的話，我會比較安心。其實那時候我走道場不是很久，到後來我們道場上常在提的那些『一指超生』『歸空』的時候，我就會去在意，會去看爸爸是不是符合他們說的狀況，是不是已經到了那個地方，這樣自己也會比較安心。」(B28)

「未經歷之前以為這些看法是包袱、被限制的；但，經歷之後反而覺得是慰藉，也會相信。」(B49)

「說能幫助、支持悲傷可能很難啦！可是，至少可以確定說爸爸的狀況很好，會覺得寬慰、比較安心。」(B30)

B 想起父親在臨終陪伴歷程中，所展現的生命態度與堅定信念以及父親在臨終前的特別時刻，B 感受到在堅定信念之下，父親是真的能夠把自己交給上天，是能夠超越疼痛、平靜接受死亡的。

「他也有自己的方式去調適，我想還是信仰的力量。他（們）都很『堅信』，他（們）的信念也都蠻堅定的。所以，他（們）覺得自己能夠把自己交給上天。」(B20)

「靜下心來想之後，爸爸在最後的時刻，還能忍受那樣的痛苦，還這樣交代後學、掛念道場；所以，我想爸爸是很平靜接受死亡的。」(B47)

所以，在歷經喪親之痛的 B，現在能夠以不同的觀點來看喪親事件；B 對「好」的定義，有了不同的詮釋。

「那要看對好的定義是怎樣啦。其實我有時候會想說：『其實這樣也未嘗不好』，他（父親）如果要照這樣痛下去，不知道還要痛多久，像他這樣走了，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B44)

所以，透過臨終陪伴歷程的體驗親證，B 以為父親是善終的。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如下圖 4-2-2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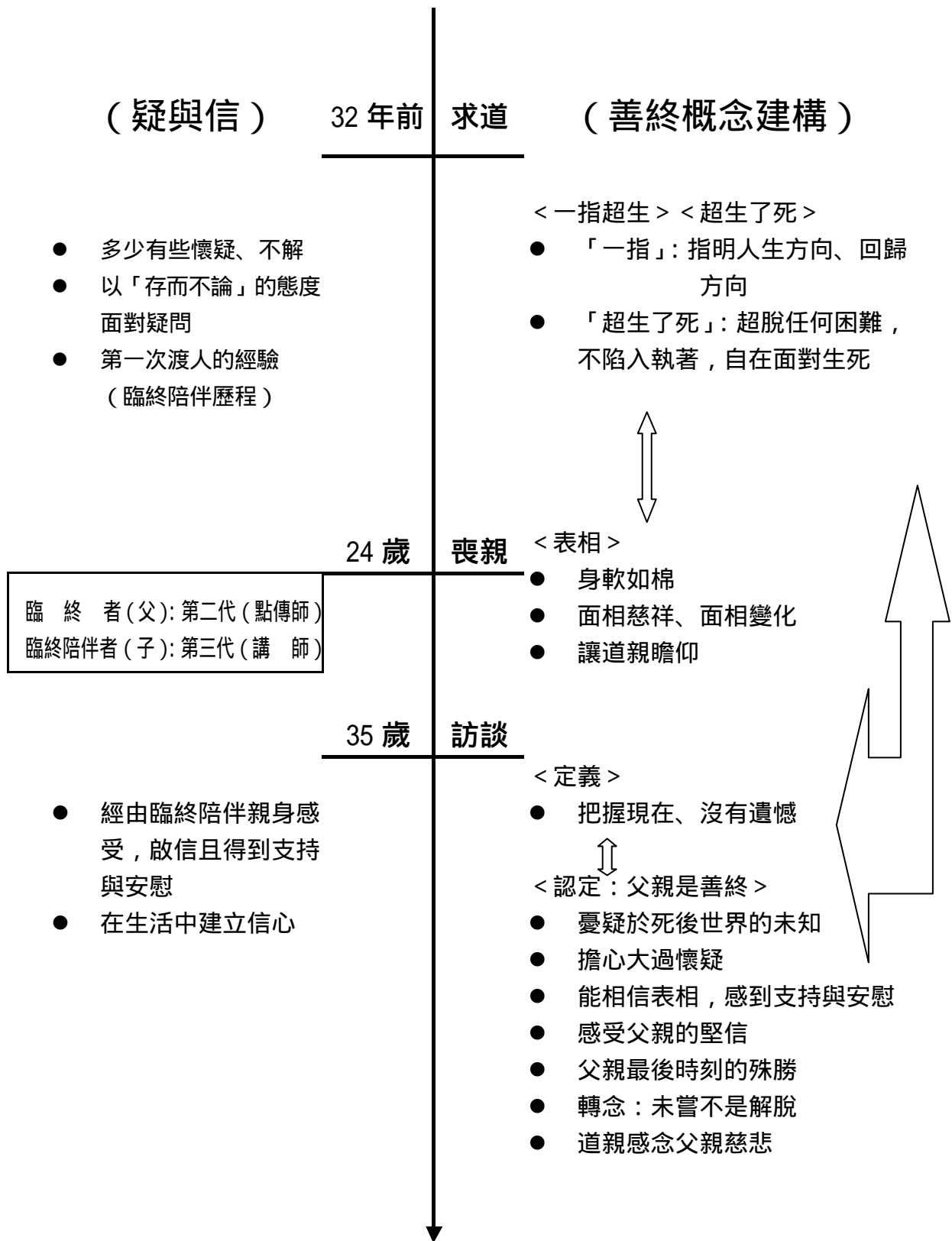


圖 4-2-2 【病不離身】個案 B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三、【臥病在床】的案例分析：

C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C 臨終陪伴的信仰歷程分析將以信仰為核心，共分為「C 的疑與信」、「善終的定義與認定」兩個段落。以下就這兩個段落分析討論：

(一) C 的疑與信

1.以「追根究底」的態度面對疑問

生長在道化家庭的 C，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接受一貫道信仰的。C 是家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流露自信之餘，難免有些心高氣傲。曾經，C 的父親私底下曾問過 C「妳到底在驕傲什麼？」當時，C 才猛然驚覺反思，警醒自己不自知溢滿的貢高態度。父親的平實睿智，再加上 C 的內斂靈覺，父女間的親情、修道雙重善緣，讓 C 想起來就非常感恩。也因為這樣的因緣，才讓只要心中有疑問，就必定追根究底找答案的 C 有了機會慢慢親近一貫道的義理精髓；C 整個信仰的歷程，是交織著 C 的生涯發展在不斷辯證與澄清的。

「後學是只要心中有疑問，就一定去找答案的那種；要不然，就是盲從了。」(C57)

2.人生意義的尋找

C 談到以前父親健康的時候，自己總是在埋怨「為什麼要生在道化家庭？」一路的成長歷程，伴隨著 C 的叛逆而震盪著，C 追究著為什麼自己的家庭都與別人不同，除了

吃素、還要忍受父母親為道付出的繁忙以及家裡提供道親參班的種種不便與限制，令 C 更難忍受的是常常要到班聽講道理。所以，就算順應父親循循善誘的勸說到班聽課，C 也都無心以對。

「後學是道化家庭長大的，那後學以前是蠻叛逆的，長輩要叫我們聽道理，我們偏偏就不要聽」(C05)

「以前家裡有班，爸爸要我去聽課，我都說我要寫功課，太晚睡覺不行，隔天會起不來的；除非碰到禮拜六的班，不得不聽，不過一般都還是打瞌睡較多啦 雖然是加減聽啦，但總是沒有心」(C06)

「那 當然，以前會埋怨啦，覺得為什麼要生在這樣的家庭？什麼事都要不一樣」(C08)

所以，C 最後是在面對結婚生子的人生情境時，才觸發人生意義的尋思，才開始對道場的課程有了不同以往的學習心態與動機。C 很感謝自己在找答案時，道場許多前輩的提攜善導。

「就在我沖牛奶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念頭，是說 讀書讀了一二十年、也大學畢業了，現在結婚了、也生了小孩，那我將要在這一些尿片奶粉堆裡這樣過一生 那時候，後學突然想到說，一個女人如果沒有讀書，她結婚生子也是要這個樣子，那我們讀書所為何來啊？它的意義何在？所以，我開始去思考說，人生的意義何在？所以，以前縱使到道場參班，後學還都會打瞌睡；但從那時候開始呢，除非自己身體很累之外，我都會很仔細的去聽，因為，想要自己去找答案！」(C06)

3.回應心中的吶喊：信仰的顛覆與重建

當然，對 C 而言，最大的考驗還是來自於父親的中風事件：「好像一個巨人竟然倒下去了」當時三十三歲的 C 心中滿是震撼與慌亂。這樣突如其來的衝擊，讓家人慌張失措，也讓 C 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無常的震撼，死亡的陰影就此徘徊不已，如是一十七年。這臥病十七年的漫長折磨，嚴苛地考驗著父親的身心，也考驗著家庭長期照護的負擔，更考驗著道場以及 C 修道的信念；然而，C 從不迴避地回應著來自心中的吶喊。

「要破疑才能生信，後學相信『天理流行』，儘管心中曾經吶喊，後學還是去面對自己的疑問找答案。」(C57)

C 很感謝上天慈悲的安排著自己人生的路途。C 是在父親生病之後，開始有機緣學習三寶與講課；這樣充滿疑惑的自己，C 實在不知道要如何站在講台上告訴道親「吃素是健康、養慧的」、「修道是好的、正確的一條路」諸如此類的話。因為，C 的父親中風了！這真是一段漆黑漫長的澄清歷程。定心尋思，C 慢慢地體會到因果並非線性的、一時一地的，而是多元多向的；所以，我們不能光就表面有限的所見來導證或武斷推論其背後的因由。這樣的信仰，太膚淺了。

「要怎麼講？要怎麼去面對道親？要怎麼去面對要成全的道親，和所有的眾生？」(C28)

「不去看事情的表面，會跳脫出來看整個。」(C57)

所以，對於父親的中風 C 有了一些縝密的多向思考。C 以為父親的中風導因是：個人的因緣、飲食習慣、生活習慣、家族體質遺傳以及早期父親在幫辦道務時，常常慈悲為道親承擔的一些業力因緣。

「第一個，是個人的因緣業力；還有，每個人後天的生活習慣，爸爸太節儉，常吃醃漬、較鹹較油的菜尾，也常太過勞累；還有，每個人天生的體質吧，高血壓是我們家族的遺傳。以上種種狀況加起來，才会有這樣的結果。」(C28)

「早期其他的點傳師他們有和爸爸一起辦道，他們有在講說，有些道親碰到問題就會問點傳師，那爸爸就會說沒有關係這樣，他會幫後學承擔一些業力。那無形當中也造成他一些因緣。」(C29)

但是，C 認為這一切的釋疑也都是外加的解釋；因為，所有念頭還是對立在互相比較的立場，所以，也就還是對立在苦境當中無法跳脫。C 以為一個根本的觀念需要被澄清：「修道就一定會平安、賺大錢嗎？」或者「修道是為了平安、賺大錢嗎？」C 明白了修道修的並非是追求人生路途的順境，修的應是我們面對順逆情境的生命態度，這個能超越的態度才是修道的核心要點；以此正見正念，我們才能從容應對人生的困境，善

化各自的因緣。

「但是，那些都是另外的，到底該怎麼樣跟人家講？後來，慢慢去尋找答案時，會發現說：『人，不能跟人家比啦！』我學會慢慢的去找尋比較正確的解答。」(C28)

「一般有些人會覺得說，以前的觀念是說，求道、修道以後應該會賺大錢、家裡平安等等這樣，但慢慢聽道理之後，慢慢了解到說個人的因緣要個人自己去了的。」(C54)

4.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慈悲

C 除了感謝能澄清、正確自己理念，也很感念父親的菩薩仁慈風範。十七年臥塌病床的日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苦不堪言的折磨；然而，C 的父親十七年來的病床修行，卻顯現出異於常人的自在安然的態度情緒。誠然，這和 C 與家人悉心妥善的照顧有關，但 C 及家人不僅從未見過父親發脾氣，更未曾感受到父親對死亡的驚恐與不安，感受到的反而是父親的安然自在始終安慰、穩定家人的心，這實在是令人感到歎服的。所以，C 不僅不怨苦，反而覺得這十七年彌補了以前父親為事業、道務繁忙，而不能與家人常聚的遺憾；當然，C 還是極其不捨不忍父親受此難堪的折磨。轉念間，C 甚至覺得是父親藉由病苦在成全子女盡孝、道場及家庭圓融團結，而心生無限感恩。

在這一段難以道與人知的十七年歲月，C 慢慢學會「順其自然」的自在。C 曾經在夜深人靜的夜晚，去佛堂叩求上天以自己的壽命來換回父親的生命與健康；C 也曾經煎熬在面對「自然延續」父親生命的兩難課題中，這份「順其自然」的從容是來自於 C 接受了面對生死的無能為力，但也因為接受了這份無能為力，C 才能從中看到自己生命的可為之處，才能再次看到生命的慈悲所在。

「慢慢的心態上就學著順其自然、看上天的意思，不再去勉強了。」(C36)

「所以說，後學也從爸爸的一些經過，去體會到上天的慈悲，藉著這樣的一件事情的存在，讓我們去感受到真理和意義。讓後學才學著說，不管順或逆，都能以感恩的心來去面對種種的事情啦。」(C57)

(二) 善終的定義與認定

1. 善終的定義：好回去；走的很快、很自然

C 對善終的定義是：

「要走的時候，都走的很快、很自然！」(C49)

C 以為自己並沒有很多的例子可供印證，但在自己從小所見聞的少數例子來看，C 以為求過道的道親似乎都會走的比較輕鬆、比較自在；相對的，卻常常聽到週遭一些沒求過道的人，會牽牽扯扯、進進出出醫院一段時間之後才走。而這情形與 C 從小在一貫道道場所聽到的道理一樣。C 以為簡單的說，善終就是能夠放的下，「好回去」的意思。

「人家說，我們的靈性要離開肉體的時候，就好像要脫一件衣服一樣，那麼樣的輕鬆自在。那一般人的靈性要離開肉體的時候，常聽說是相當的痛苦的，常常前後會牽扯半天。」(C49)

2. 對「一指超生」「超生了死」的詮釋

C 以為「一指」是大道降世的時機應運才有的殊勝；重點是，要能夠把握這份殊勝的機緣，好好修為。

「一指，是時劫因緣、三期普渡的時候，有大道降世才有辦法的。當然，也要有天命明師做這樣的工作。那以往也在說：『早五十年，無道可得；晚五十年，無道可修。』也就是說，只有這一段期間才有的。」(C52)

「能夠得道，是時劫因緣；但是，能夠得，也要能夠修啦。我們是先得後修，修這個動作也要做；只有得了，沒有修，這是相當可惜的。」(C54)

C 以為的「超生了死」是透過善了自己累世的因緣，來淨化、純化自己的靈性，成

為下元會的清靜種子。C 以為「超生了死」的關鍵點不在於人生路途的平順安康，而在於自己是不是能在種種實境下時時保持一顆自在清靜的心，去面對、善了自己的因緣。

「超生了死是說，能夠了累世的因緣，在這個三期末劫的時候，能夠跳脫，成為下一個元會的種子。要不然等到浩劫來臨的時候，會變成殘靈，那時候是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留存下來的。那是說 碰到浩劫來的時候，肉體當然沒有辦法留下來，誰都一樣的；但是，我們的那點靈性是能夠超脫的。」(C54)

「有些人會覺得說，以前的觀念是說，求道、修道以後應該會賺大錢、家裡平安等等這樣，但慢慢聽道理之後，慢慢了解到說個人的因緣要個人自己去了的。了到最後了清了、不再造了，不再造心殃，就是說不再欠新債；那時候舊債了完，心是真的清清靜靜，所以，就是當下如果是能保持那份清靜的心，這樣才能超生了死。」(C54)

3.表相的支持與安慰

(1) 家屬對遺體的態度：不會心生恐懼

C 的父親是在醫院過世的。父親過世後，原本要送到醫院的太平間，但因為 C 的弟弟有開家裡的箱型車，所以，在辦完手續之後，便直接載父親的遺體回家。在車上，父親的遺體是 C 與妹妹、外傭一起橫抱著回家的。回到家後，家人直接以輪椅推到佛堂，然後再由地方的點傳師反背下樓後設置靈堂。整個過程，C 表示大家都不會對父親的遺體感到害怕。

C 的家人不會對父親的遺體心生恐懼，或許是因為 C 的家人都在道場學習，常常談論到生死議題，也或許是與 C 的父親的道場教育方式有關。C 提到讀書時的一段經歷。C 年輕時雖然不喜歡參班聽道理，但，只要父親開口邀 C 一起出門幫辦道務，C 大都會歡允陪同。C 提到有一次跟著父親去探視一位躺在床上熟睡的老太太，C 看到父親靜默慎重的移動調整老太太的姿勢。回程的途中，C 才問起父親緣由。C 的父親說：「那個歐巴桑已經歸空去世了，他身為點傳師是要去看她有沒有軟這樣。」(C07) C 當時懂懂的感受「平常家裡的拜拜和一般的拜公不一樣」(C07) 雖然，C 當時不是很了解，但

C 以為後來因緣慢慢的湊合，自己就越來越深入的了解與相信。

「雖然，後學從小在這種家庭長大，但本來非常不相信，但之後慢慢去觀察、去體會，後學慢慢深信說，這真是道的寶貴！」(C52)

(2) 身軟如棉：家屬親自幫歸空者穿戴入殮、道親瞻仰

C 的父親隔天晚上入殮；道親來上香時，C 的家人也都會掀布讓道親看看父親的儀容，道親都對父親面相的慈祥與體態的柔軟自在感到安慰與歎服。當時，C 的妹妹對父親入殮的時間並不諒解；因為，C 的妹妹認為大道是寶貴的，所以，她相信遺體就算放了一個禮拜也不會壞，而且，她實在捨不得父親入殮的這麼快。

(3) 面相慈祥保持二十多天：家屬肯定道的殊勝與感念歸空者的示現

C 的父親過世第八天之後，保養棺木的人要來塗第二層砂膠。C 當時在樓上聽到保養棺木的人需要報紙，以為是父親的遺體沒有冰以致棺木有滲漏，趕忙下樓探視情形。經過了解之後，才知棺木保養的砂膠，如果一次就塗完，會太厚不容易乾，所以，要分兩次塗才能封的住。而保養棺木的人需要的一張報紙，是要用來蓋住遺體臉的部份，以方便工作。

那 C 就趁此央托保養棺木的人，幫忙看看父親遺體的現況，並要求自己是否也能看看。保養棺木的人表示可以先幫 C 看看情形再說，因為，通常一般人過世後兩三天變化就會很大。結果，保養棺木的人看了之後告訴 C 說，她父親的遺容沒有什麼變化，要 C 也可以看看。C 看到父親就像睡著一般的安詳自在，就只看的到的臉部部份來說，是沒有什麼變化的。之後，C 全家一起都來看，看了之後，也都感到更為安心與感恩；C 的妹妹更因此放下了心中的那份牽掛與不捨。C 及家人對保養棺木的人所說的感到非常安慰。

「第八天了還能夠這樣子，是相當難得的！」(C43)

「那一般人是大都兩、三天，三、五天就有變化了！有些是肚裡的內臟、腸壞掉了，從七孔溢出來。那你爸爸都沒有這樣啦！不過，以後最好就不要再看了。」(D43)

再過十幾天，保養棺木的人再來的時候，C 及家人就沒有要求再看；但是，保養棺木的人封好棺木，要離開的時候卻又主動告知 C 的父親面相仍然很好，還是沒有什麼變化，表示他其實也很好奇，也有在觀察。對此，C 及家人都感到很欣慰能有這樣的機會去印證道的寶貴，也很高興父親能藉此來示現道的殊勝及寶貴，不過，C 其實心中也明白這一切不過都是有形有相的，終究不是追求的究竟。

「肉體到底是有形的東西，最後終究還是會壞的。」(C43)

4.【臥病在床】的臨終處境之善終認定

C 以為父親十七年的生病，是父親的因緣所致，無礙於父親的善終。首先，C 以為父親十七年來臥病在床卻脾氣甚好，不僅未對家人發脾氣，甚至是父親的自在定然態度在安慰、穩定家人；這表示父親的病床修行難得。另外，C 以及家人都認為父親的過世其實是有徵兆的，不似先前到醫院一般的疼痛難受，只是，當時沒注意到；所以，家人對父親能以這樣輕鬆、不受太大折磨、痛苦的走，咸感欣慰與安心。最後，C 不僅認為這是父親自主選擇的臨終方式，還認為是父親自己選擇的時間。C 曾想過父親不知會選什麼時間走，而最後父親選擇的時間是年度班務結束後的一個禮拜，C 覺得父親時間選的真好。C 談到平時道場道務如此繁忙，一個禮拜好幾個班軋在一起；如果，父親那時候走，還真不曉得要怎麼辦。C 以為父親雖為身體所累，但她相信父親的心是自由，有自主能力、沒有障礙的。所以，相對於 C 的父親在世所受的折磨病苦因緣，C 相信父親的臨終是父親自明的選擇，也是父親萬緣能夠放下的自在流露。

「本來後學想說，爸爸他病的這麼嚴重，他走的時候不曉得會怎樣？可是，讓

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沒有痛苦、又很快這樣。」(C50)

「完全不用麻煩，他不想麻煩所有人。」(C22)

「很感恩爸爸他很會選時間。」(C58)

「道親都說：『老點傳師真的很會選時間，他選在一年的班都停的隔天走，而且，在過年的這段期間都沒有班務，大家能夠為他辦後事。』」(C58)

「後學覺得爸爸是善終！應該是得道的寶貴，他才能這樣的好走。那之前他十七年的生病，我想是他的因緣啦。」(C51)

所以，C 以為父親得道了、也有修，最後能夠好走，就是善終。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如下圖 4-2-3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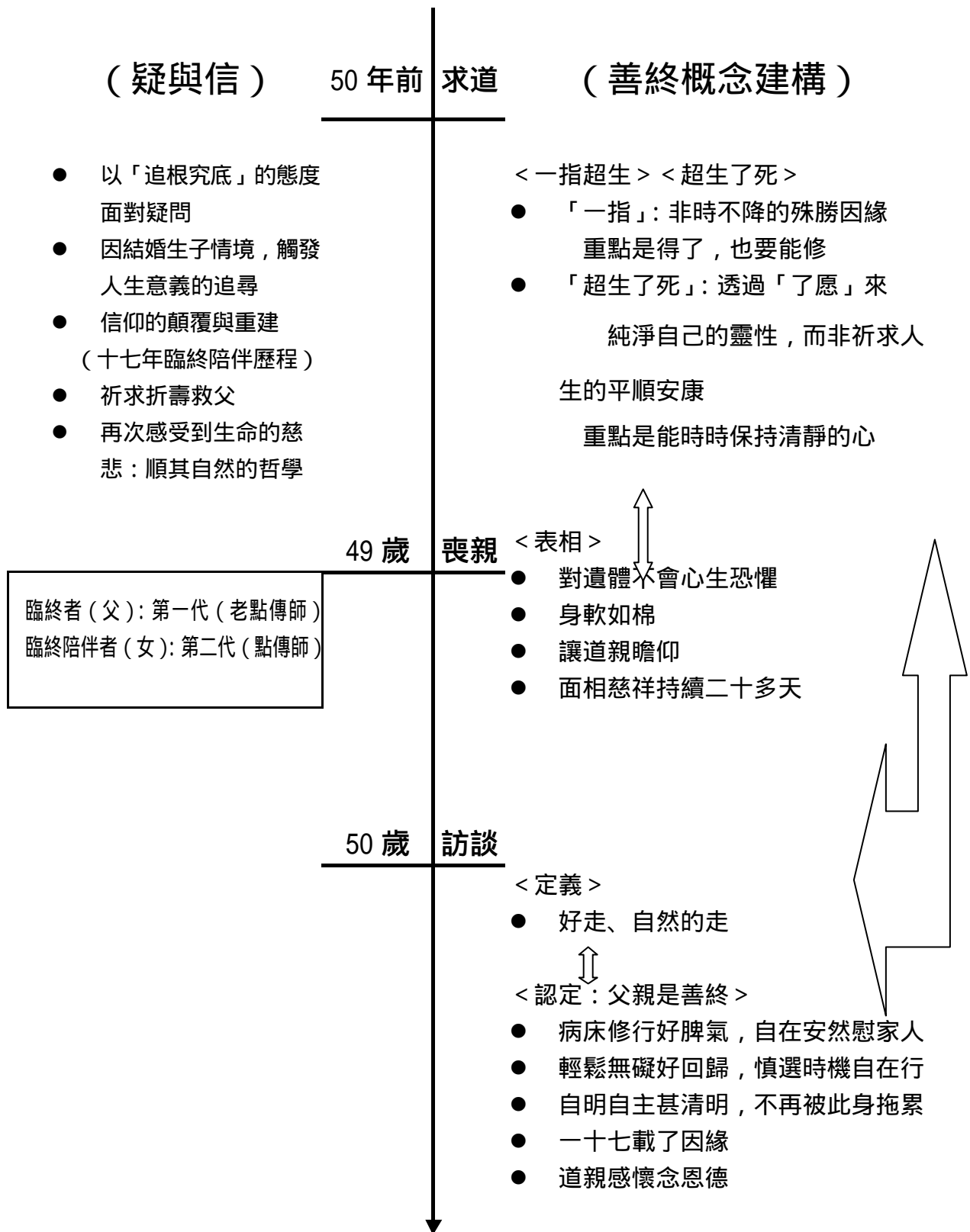


圖 4-2-3 【臥病在床】個案 C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四、【意外身亡】的案例分析：

D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D 臨終陪伴的信仰歷程分析將以信仰為核心，共分為「D 的疑與信」、「善終的定義與認定」兩個段落。以下就這兩個段落分析討論：

(一) D 的疑與信

1. 生命最大的支持：信仰

因為自幼體弱，D 對上天常有一份特別的感應；這份特別的感應再加上親緣的深厚善誘，使 D 對一貫道持有一份堅定的信力。D 與父親積極投入道場幫辦道務，父女兩可說是一切皆以道場為生活的重心。所以，在驚心動魄的臨終陪伴歷程中，D 以為能給予自己最大支持的就是「信仰」；面對死亡時的焦慮恐懼，D 最需要的支持也是「信仰」，這個「信仰」是 D 從小所依靠、所感應、所熟悉的，D 從小「就是相信」。

「那個時候我跟老師說：『我相信一貫道！我信老師！』那個時候，你除了信醫生，你只能信神，我想任何一個人都是這樣。就像有些癌症病人，平常可能做不到，可是當自己遇到的時候，就不同了。而我從小身體很不好，這個道、老師救了我很多次，我有感應，所以，我已經很習慣遇到什麼事都會叩求上天、都會問老師。所以，從小我就是相信。」(D24)

「我那時其實只是一心要救我爸，而我不認為我媽可以救我爸。我認為只有醫生和佛祖可以救我爸。就像一般癌症病人一樣，癌症病人總是很好渡，他們總是先依賴醫生，到最後還是都要信靠佛祖一樣。」(D25)

2. 渡兩百人的宏願與最後時刻的放下

渡兩百人的力量是 D 引起的。成就這一切因緣的前提是 D 的「孝心」與「信心」，結合了 D 對父親的孝心，對道的寶貴的相信、對渡人功果的相信，D 在遭逢巨變刹那即刻引發驚人的力量。因為，D 明白那時只有奇蹟出現，才能挽救父親的性命。

「求老師慈悲救救我爸爸！我渡一百個不夠，我渡兩百個！我那時在車上說我渡一百個，如果不夠我再加一百個！」(D04)

「我一直相信『渡人』功德最大、力量最大。所以，在我渡了兩百多人、迴向功德給我爸爸之後，爸爸的情況一度好轉」(D17)

「請救救我爸爸！我要顯化！我要奇蹟！要給我奇蹟！因為，現在只有奇蹟才可以活的下去。」(D05)

D 的父親雖然未對身後事有清楚的交代，但因為齊家修辦的關係，家裡對死亡的看法會比較開放坦然；所以，平時 D 的父親即常與家人談論關於死亡的想法與觀念。發生意外之前，D 的父親就常說「時間到了，總是要走的！」由此可見，D 的父親生前對生死應有一定的思考與態度。所以，D 的父親在事件發生時，似乎就已有所決定，似乎就已認了「那個時候」就是他的「時間到了」。父親的決定對 D 來說實在是個難以堪受的決定。然而，D 對父親意願的感悟與接受，依然持續引領著 D，同時轉化著 D 那不同凡響的堅毅能量。父女情深著實讓人感動莫名；而生離死別的悲苦無奈，更讓人不勝唏噓。因為父女同心，所以不捨；因為父女同感，所以能解。在極度不願意、不得已的氛圍下，D 因為明瞭父親的選擇，接受父親的選擇，而能夠當下慧轉心念，在最後一刻選擇接受與放下，充分展露出 D 的智慧與勇氣。

「按照我爸爸的個性，我爸爸一定不希望我們繼續救他，他一定不想回來。」(D18)

「我從頭到尾都知道，這七天我都知道，他一心想回歸、想回去；只是，我不想理他而已。」(D19)

「是我不孝、沒有順他的意。我覺得我很壞，真的很壞！其實，從剛開始我就知道我爸爸的個性 就算沒有顯化，我也知道，他不要回來。」(D21)

「看到爸爸求濟公老師帶他回去 就是我昏倒的時候，我知道我必須要讓他走」(D17)

3.就是相信

對 D 而言，渡兩百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D 與一般在道化家庭成長的年輕人一樣，自小耳濡目染地對道有懵懂的體會認知，但也仍存有一個知識份子的矜持保留，所以，談到渡人，年輕一輩的道親似乎總欠缺了上一輩那堅定的信力與熱情。D 說過，如果不是因為父親意外遭逢變故，她是不會有這些渡人的行動與勇氣的。這份渡人的動機是來自於挽救父親的性命，姑且不論渡人的「功效」，D 的孝心是令人感佩的；耐人尋味的是，D 渡人的「成效」只在初期可行，這期間帶給家人無限的感恩與希望，然而就在七天之後，在 D 全家共同努力之下，達至渡滿兩百人愿力之後，父親的病情卻再度轉危，這誠然帶給 D 以及家人信心莫大的考驗。

D 曾在渡滿兩百人的時候，信心滿滿的相信爸爸一定會活過來，再加上之前的顯化，以及父親病況轉危為安，種種跡象更讓 D 毫不懷疑，D 當時甚至認為父親這一關是一定要闖過來的，要不然，上天要如何對大家交代？那時 D 是滿懷希望的。迨至 D 感受、了解到父親的意願，真正面對父親的意願後，D 省察是自己絆住了、勉強了父親，而終於願意放手，接受父親的意願。這段驚心動魄的努力過程，也是 D 對己之所信不斷激盪、澄清的過程。

D 再次選擇「就是相信」，在拼盡全力之後，在領會父親意願之後，D 再次選擇相信。重點在於，D 最後選擇相信什麼？顯然，D 選擇相信，繼續相信那個父親所相信的、那個從小父親教導自己相信的、那個自己從小所感應相信的。D 以為不是立的愿沒有用、不夠大；也不是上天不慈悲、沒感應；是父親的選擇，而她要接受並尊重父親的選擇。所以最後，D 憑靠堅定的信念，憑靠慧解父親的選擇，才能承受失怙的大慟，才能轉化信仰的危機。老點傳師的話語言猶在耳，讓 D 明白了自己必須信靠上天信靠到底，才能做到「就是相信」。D 似乎一直信心滿滿，信力堅定；「就是相信」讓 D 走過信心的危機，也支持 D 面對心靈的重創，也讓 D 學會認了自己的底限。

「妳已經盡力就好，要順你父親的意，不要太勉強妳父親，他會知道該如何的。」

自己的身體要照顧好。」(D06)

「我學會認命吧，不是宿命喔。人生就是這樣 人生一切都是註定好的，就是要這樣子走的 。」(D34)

而 D 會如何去詮釋渡這兩百人的意義？D 已然盡力了，也相信父親領受了，接下來 D 必須自己去尋求意義；D 似乎已看到自己未完成的意義。

「我也相信，最後渡這兩百多眾的因緣與功果，父親依然是得到的。」(D34)

「這兩百人不是求了道就夠了 渡人不容易，成全人更是不容易 還有許多 的事要做。」(D34)

(二) 善終的定義與認定

1. 善終的定義：安詳、沒有痛苦的走

D 對善終的定義是：

「能夠安詳的、沒有痛苦的走是最好的。」(D29)

2. 對「一指超生」「超生了死」的詮釋

D 覺得一貫道所謂的「超生了死」就是「了斷輪迴」，即若能超生了死，靈性（真人）就能解脫輪迴之苦。D 相信只要不謗道、不違背良心，「一指超生」可以讓人「超生了死」，因為，D 相信一貫道的天命，D 認為這就是一貫道最殊勝的地方。D 堅定的確認了這一條路。

「人有真人假人，死去的是我們的身體，而我們每個人都還有一個真人，而這個真人是不需要再來受到輪迴的苦的。」(D31)

「我相信只要你不謗道、不做違背良心的事，我堅信只要得到明師一點，一定可以超生了死。我若不相信，我不會走這一條路！而且我也相信天命是很寶貴，一貫道最殊勝的地方就是在這裡，這一指超生就是可以讓你超生了死啊！」(D32)

一貫道道場所謂的「一指超生」的附加說明是：「凡求過道的道親，『只要不謗道』過世時就一定能回歸理天。」可是，身為人，畢竟也是多少會犯錯的；對於道，也多少會有懷疑的過程，這樣的看法下，如何信靠、實踐「一指超生」？D 以為每個人都會犯錯，包括她自己也不例外，D 以為重點在於自己能不能內觀己過，誠心懺悔。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做錯事，我也會做錯事啊，懺悔啊！做錯，那就懺悔啊！燒香、叩首、和佛祖講啊！」(D33)

3.表相的支持與安慰

(1) 身軟如棉：家屬親自幫歸空者穿戴入殮、道親瞻仰

D 的父親是留下最後一口氣回家過世的。相對於 D 對父親歸處的肯定與相信，父親死後的表相對 D 而言，似乎只是印證她對道的信仰的註腳。D 的父親在入殮的時候，身體非常柔軟，這些讓 D 及家人感到非常的安慰。道親在悲傷之餘咸感安慰。

「甚至到他要封棺的時候，他的腳已經冷冰冰的、沒有溫度，但我們讓他手抱合同、我們扳開他的腳指頭還可以運動」(D13)。

(2) 面露笑容：家屬感受到歸空者自在回歸的喜悅

父親的面相變化，讓 D 更加感受到父親所傳遞的喜悅，能自在回歸的喜悅。這份能自然回歸的喜悅，從 D 在父親最後時刻的放手到喪禮的整個過程，D 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

「之前有一點水腫、腫腫的，等到他回去的時候，面色開始變的光潤；等到要封棺的時候，他在笑！我看到他在笑！面容非常慈祥！」(D14)

(3) 玄關的小洞：家屬肯定道的殊勝與欣慰歸空者的有好的去處

D 的父親火化之後，骨頭呈現粉紅色，且玄關處有一個小洞，D 以及家人都認為這證明大道的寶貴和殊勝，也證明父親修持有了好的結果。這一些表相的變化，讓難捨親情的家人，在哀慟逾恆的深黯幽谷中有了一絲輕柔的安慰。

「爸爸火化後，骨頭是粉紅色的；特別的是我們看到他玄關的地方有一個小洞！這證明道的寶貴和殊勝，也證明爸爸他隨老師回去了。」(D16)

4. 【意外身亡】的臨終處境之善終認定

雖然，D 的父親是遭遇不明氣爆事件而意外過世，但 D 仍認為父親是善終的。因為，D 認為這是父親的因果；因為，D 認為這是父親選擇的回歸方式；因為，D 瞭解這是父親的意願；因為，D 相信父親的去處是好的而父親也堅信這一點；因為，D 知道父親相信家人能承繼他所認的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我可以確定他回歸的地方是好的。如果說肉體燒壞了，像我爸爸這樣身體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灼傷，這樣子不算善終？我倒不這樣認為。以宗教的立場來看的話，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果報，那他的家人也已經都在道場上認理來修，那像我爸也許他就是要這樣子來還他的果報。」(D30)

「因為，那是他想要的；而且我也相信他去的是比現在還要好的地方。」(D29)

「在道場這麼久了，爸爸他已經了解這個肉體是假的，這個道是真的，只要走這一條路，就能夠超生了死；我爸爸堅信這一點。所以，他一直相信回去會很好、也不會害怕。他對生死不會害怕或恐懼。」(D18)

以 D 對父親的瞭解，在整個臨終陪伴歷程中，她心中其實非常明白父親的選擇。

「就算沒有顯化，我也知道，他不要回來。他知道活下來的結果會怎樣。我爸

他以前對人生的態度一直都是這樣 他就是那種『要做到不能做為止，不要麻煩、拖累任何一個人』的個性。」(D21)

「他知道，如果，他回來一定會造成家裡的負擔。可以想到的，不論是修辦道、道場上也好、事業上、家庭上，都會因為他的病而造成影響。」(D22)

「我爸從以前就是那種會深思熟慮、想得很遠的人，他看事情不會像我看的這麼短，他看的很遠：『你現在叫我活下去，接下來需要人照顧很多，人家說久病無孝子啊！』我不認為這是一種負擔、不覺得我是這樣子的人。可是，他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拖累，他寧願走的瀟灑、自在；說實話，他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D23)

父親對道堅信的態度始終深深影響著 D，藉著對父親的了解與父親所展現的風範，D 如是印證了對道的信念。所以，D 對父親死後的去處，是毫不懷疑的肯定、確認的；對父親是否善終的問題也是篤定不疑的。縱然，父親突然的過世以及過世方式，帶給 D 無限的遺憾與悲慟，但以 D 對宗教的信解與短短七天陪伴歷程的遭逢，D 反而對道有了更深的、不移的體悟與信力。

而在 D 的父親治喪期間，許多來拈香的道親所表達出對父親的追思與感恩，所述說有關父親成全渡眾的不為人知的種種行跡，D 以為這不僅印證了父親走的路是對的，更讓 D 以父親為榮，並引以為慰。D 的父親對道親真心的關懷與對道堅定的信心，感動著許多人，也為他一生的修持畫下美好的句點。

所以，透過堅定的信仰和對父親的相信與理解，D 相信父親是善終的。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如下圖 4-2-4 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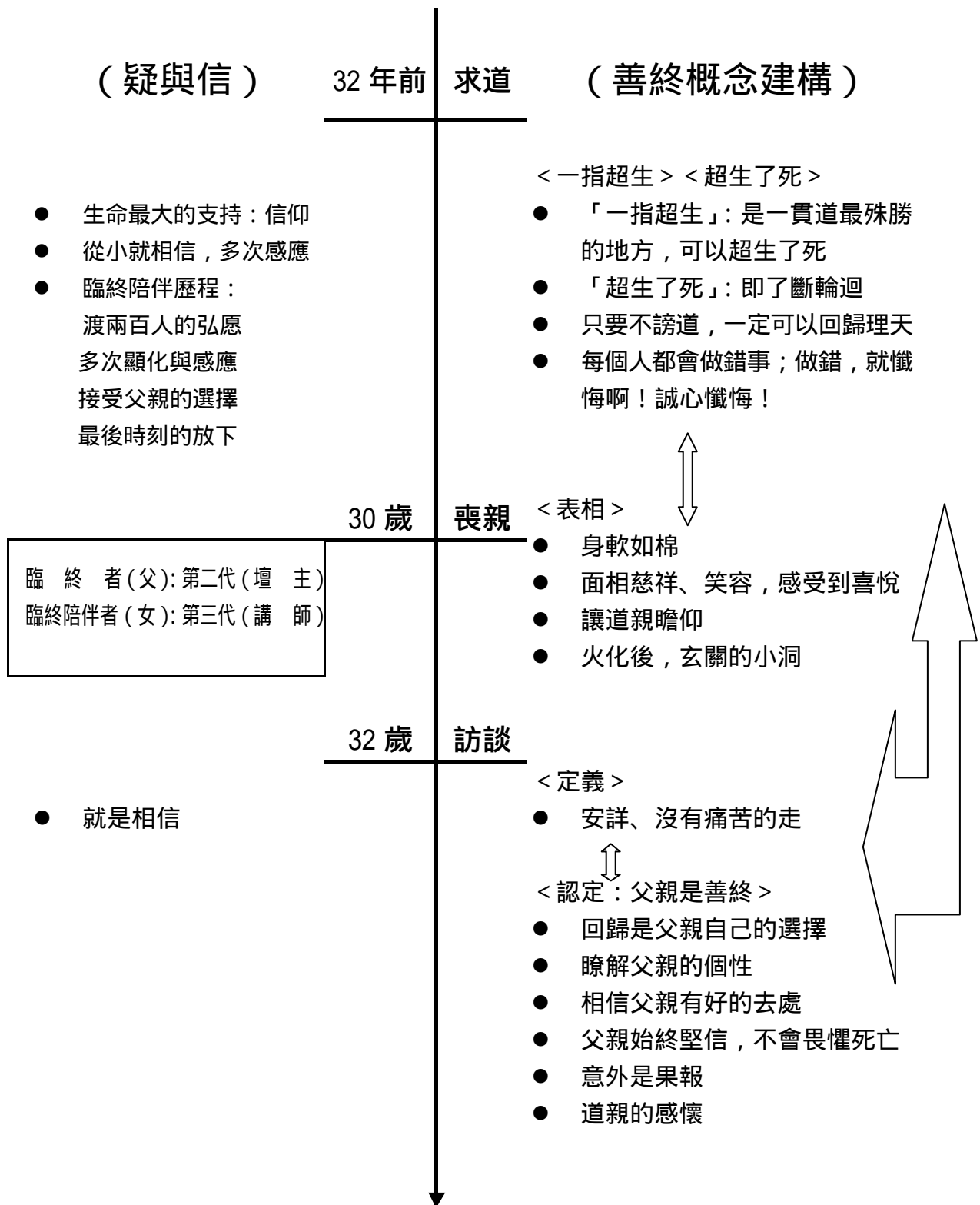


圖 4-2-4 【意外身亡】個案 D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第三節 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

本節將以悲傷調適的轉化契機為核心，共同呈現四位受訪者的悲傷調適歷程。本節的段落區分係根據受訪者在訪談時所揭露的內容，將臨終陪伴者的悲傷調適進程分為以下三個分析段落：「悲傷調適初期的過渡與支持」、「悲傷調適的轉機」、以及受訪者歷經「喪親事件後的生死體悟」。

一、悲傷調適初期的過渡與支持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在訪談時所揭露的內容，將「悲傷調適初期的過渡與支持」分為以下四個項目分析：「表相的支持」、「恍惚、夢境或感應現象」、「喪禮的過渡」以及「以照顧家人為重心」。

（一）表相的支持

1.【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A 對父親過世後的身相面相的柔軟慈祥，感到非常安慰。

「他是跟一般道場看到的一樣 穿衣很軟、很好穿。」(A08)

「因為我們宗教的關係，我們看到他歸空後的那種慈祥，我們也感覺到很安慰。」
(A35)

2.【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父親原先深鎖的雙眉，經老前人撫平之後，B 覺得從此寬慰放心不少。而 B 也對父親身相面相的柔軟慈祥，感到非常安慰。

「然後看他（老前人）把他（B 的父親）眉頭這樣（動作）撫摸之後就一切都 OK 了。那個時候自己心理的那個石頭就放下來了。」(B28)

「說能幫助、支持悲傷可能很難啦！可是，至少可以確定說爸爸的狀況很好，會覺得寬慰、比較安心。」(B30)

「表相能給我蠻大的支持」(B32)

3.【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C 對父親過世後的身相面相的柔軟，感到非常安慰。再加上剛巧有機會繼續觀察到父親入殮後的面相變化，更加加強 C 對道的信心與肯定父親的善終。

「雖然，後學從小在這種家庭長大，但本來非常不相信，但之後慢慢去觀察、去體會，後學慢慢深信說，這真是道的寶貴！」(C52)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父親過世後的身相柔軟及面相變化，讓 D 更加感受到父親所傳遞的喜悅，讓 D 感到非常安慰。D 父親火化後骨頭在玄關處的小孔，更加強 D 對道的信心。

「之前有一點水腫、腫腫的，等到他回去的時候，面色開始變的光潤；等到要封棺的時候，他在笑！我看到他在笑！面容非常慈祥！」(D14)

(二) 恍惚、夢境或感應現象

1.【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在整個喪禮過程中，A 認為自己常常能感受到諸多事情的巧合與順利的背後，有著冥冥中的「暗合」。A 覺得冥冥中父親是自己在處理自己的事情。

「這一點是非常的奧妙的，感覺冥冥中爸爸是在處理自己的事情的。」(A35)

2.【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對剛大學畢業的 B 而言，父親的過世是那麼的突然與錯愕；所以，父親仍在世間的恍惚夢境一再重複約半年的時間，直到時間慢慢久了之後，B 才能在時有恍惚的夢境中，清醒地自明父親已走的事實。

「爸爸走了之後大約半年、一年都一直作著同樣的夢 一下感覺爸爸好像在，一下感覺說 喔 爸爸已經走了，就這樣走了 還在 走了 還在 就這樣反反覆覆 還懷疑說爸爸是不是真的走了 這樣的情況持續大概有半年，到後來好幾年之後偶而還是會這樣，只是自己會越來越清醒，甚至有夢到爸爸在，然後，會突然想到說爸爸已經走了 。」(B15)

3.【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雖然 C 已歷經一十七年的陪伴歷程，然而，當這麼一天父親真的就這麼走了，C 仍然感到很突兀、感到非常錯愕與不能接受。C 在父親剛走的那段時間，常常會有時空恍惚錯置的感受。

「那像後學在家裡上班，每天大概是下午四點，我就會去樓上幫外傭一起幫爸爸洗澡；那當他剛走了以後，那一段時間 每次到了下午四點，後學就突然感到說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想到說，喔 那件事情現在不用做了 那種感覺是，好像一種情境完全、還沒有離開這樣。」(C46)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在 D 的父親剛過世的當晚以及後來作頭七當晚，D 都還清楚感應到父親的喜悅與臨在；D 甚至還曾在半夢半醒之間見到父親。這樣特別的感受始終支持、安慰、溫暖著陪伴家屬。父女情深讓 D 與父親似乎不因生死而相隔，D 在父親過世後一直都能感應到父親的臨在，她常常強烈的感應到父親在身邊。她還曾經一度夢見父親來告訴她，父親在生前私自為她日後坐月子所釀的一罈藥酒一事，還在夢中清楚指明藥酒擺放的位置，而

這些全是家人之前不知道的事。

「頭七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哭，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哭不出來；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我爸在那個地方！而且，他心裡很高興；甚至連我也有一種喜悅的感覺。」(D13)

「(夢)爸爸他說：『這是我的命！大限到了，也是沒辦法。很感謝妳(D)最後願意放我回去，妳不答應，老師都不帶我回去！妳做的很好，天上很多仙佛都很感動，也謝謝妳渡這麼多人給我！』」(D13)

(三) 喪禮的過渡

1. 【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A 談及傷心的情緒是一定會有的，畢竟與父親的親緣這麼深厚、長久。A 以為在父親過世時，因為自己一直在忙著喪禮的安排事宜，會比較無暇照應、理會自己的情緒。且 A 身為點傳師，平時也常接觸喪禮操辦，對喪禮頗為熟稔老練，如今處理自己父親的最後一場，身為長子的 A 規劃之用心更是不在話下。

所以，喪禮的整個處理過程可說是 A 自己悲傷情緒的過渡。A 以為自己是在喪禮儀式(告別式)處理完了之後，才能心平氣和接受父親已經過世的事實，而在整個喪葬儀式(對年)之後，A 覺得自己才比較有辦法沉澱心靈去做經典上的研習探討。

「那大致上，就是整個喪事處理完了之後 處理完了之後，那個時間就會去接受說 父親歸空這個事實 就是這個樣子，那心靈就會平靜下來。那是在整個喪事處理完之後。那麼真正的能夠把心態整個放在道場，是要到對年之後，對年、心情才比較有辦法說靜下來，不會又馬上想到說老人家這樣，也才有辦法靜下來再做經典上的探討這樣。」(A37)

2.【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C 雖平常較不常幫辦道親喪葬處理方面事宜，也對這方面較不熟悉；但身為點傳師，對父親的喪葬處理則是責無旁貸，膺負重任，喪葬禮儀的調度安排成為 C 悲傷調適歷程初期的心情過渡。

「那時醫生竟然說已經沒有辦法了，所以，我整個人呆在那幾秒鐘。接下來就開始思考要處理的事情，就這樣一直忙、忙過去。」(C37)

(四) 以照顧家人為重心

1.【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B 在感覺家中頓失依靠的情況下，有必須扛起家中重擔的使命感。所以，面對悲傷的問題，B 這些年來採取的方式是迴避與壓抑。因為，一方面 B 認為時間久了，自然就會淡化、過去；另一方面，B 也認為應以母親為重，不該、也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悲傷。

「我就想辦法去說服自己 也因為我媽都在旁邊 所以，就一直試著去控制自己的情緒。」(B26)

想起這一段歷程，B 認為「好好照顧母親」是他認為自己應該且必須做好的事情，這也成為 B 在渡過這段悲傷歷程時的支撐。而這樣的想法與責任感受，除了讓 B 感到自己必須有所擔待，必須堅強之外，卻也造成 B 刻意忽視、逃避、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認為自己沒有悲傷的餘力與時間，且更不應該悲傷以致於影響母親的結果。而這一切也是因為「照顧母親」是 B 的父親生前交付 B 的重要事情。

「那時候的心態有點算逃避吧 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力氣去難過。爸爸走了最難過的應該是我媽，我爸剛走的時候，我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情是找我媽

媽，我怕她會太難過 所以，我就都刻意去逃避這問題、不去想 」（B15）
「面對這樣的狀況，主要的動力是在說我要照顧媽媽，所以再怎麼難過，我會私底下哭，不會在檯面上。」（B27）
「他曾經跟我聊過說要幫忙注意我媽。我後來 事後想起來 當時我能表現的那麼堅強 想想是因為他交代我的事情不多，而這是其中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事 」（B34）。

2.【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D 在醫院陪伴父親的最後一刻時，深深明白父親的心意，終於放手，終於能夠接受父親的離去時，D 當時即感應且看到父親的笑容。父親過世時尚未結婚的 D，當時聽到父親告訴她要好好照顧母親，要多注意母親其實脆弱的內在。

「他說：『妳不要傷心，老師現在要帶我回去了！我真的很高興！妳要好好照顧媽媽，她外表看起來很堅強，其實心裡很脆弱。』」（D08）

在整個陪伴歷程中，就只有 D 感受到種種的顯化，感受到父親回歸時的喜悅，這是 D 悲傷調適的關鍵點，但是，D 的母親卻沒有這樣的感應，所以，D 會覺得必須要陪伴母親，讓母親能夠安心接受父親的離去且明白父親臨終心意已然圓成的喜悅。

「我媽媽很傷心，她一直覺得我爸爸可以活著；可是我跟我爸爸、老師的這些顯化，我真的深深感受到爸爸的喜悅，可是我媽媽沒有感受到，我媽媽沒有跟我爸爸講話，從爸爸出事之後就不可能跟他講話。從頭到尾那所有的顯化都是我的靈性、我的真人去感受到我爸爸的喜悅。所以我跟媽媽說：『爸爸已經回理天了，我們要放他回去。』」（D11）

二、悲傷調適的轉機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在訪談時所揭露的內容，將「悲傷調適的轉機」分為以下四個項目分析：「接受死亡的態度」、「對善終的肯定」、「承繼遺志」以及「結婚生子」。

（一）接受死亡的態度

1.【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A 的父親年高九十四，只在最後幾年因老化而衰弱、生病，且子女都把握時間盡孝，也盡力在道場服務學習，這一切讓對生死已多所感悟的 A，在面對父親的生死大事時已有充份的理解與坦然；「生成要回去」：生命終究要自然歸根，是 A 對生死以及看待父親生死大事的態度。

「所以，他這樣子歸了，我們的心是感覺到難過沒有錯，但是，那個內心裡面也不會 這樣很痛苦、斷腸這樣。也認為說病這麼久了，老化這麼久了，生成要回去， 雖然是痛苦也認為這是該走的路，讓父親也減少一些 很多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那種現象。」(A10)

2.【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面對悲傷的問題，B 這些年來所採取的方式是迴避與壓抑。B 把悲傷交給時間去淡化，把照顧母親當作父親過世後，自己生命的重心；所以，一直到最近幾年，B 才慢慢開始會去回想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B 的悲傷調適是一直到最近這幾年，才稍得緩解、

才能心平氣和的接受父親死亡的事實。

「我媽媽會很容易提起說：『你爸爸早先』 那時我就會很刻意去把它擋掉、不去談，面對我媽的時候我都這樣了，更何況是對我自己，都是盡量不去想它。那時候是覺得事情久了就會淡掉」(B17)。

「直到最近這幾年，我才慢慢開始會去回想整個過程。」(B16)

3.【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曾經，C 想過父親會選擇什麼時候走？可見 C 當時對死亡已有某種程度的認知與接受；然而，親情天性的不捨使然，在父親生死徘徊時的念頭翻轉間，陪伴的心情總是在多所牽扯。

C 這十七年來都在找答案，尋找在無聲吶喊中、尋找在父親的病苦中、尋找在一次次父親的出生入死中。C 不迴避地回應著來自心中那難以承受的吶喊，C 常常喜歡自己一個人清靜，沉思、沉澱或者儘量把自己放空。這十七年的陪伴歷程，C 對於父親的死亡以及對於死亡本身，多少也會有一些想法或心理準備，而這些心緒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盡或說明的，這些無言之語，C 承擔起來分明了然，點滴在心頭。

「爸爸他自己會選什麼時候走？」(C46)

「要破疑才能生信，後學相信『天理流行』，儘管心中曾經吶喊，後學還是去面對自己的疑問找答案。」(C57)

「雖然，知道爸爸早晚要走，但實在沒想到會走的這麼快...但是，當他走了以後，當然會不捨他，但是，一方面也想說，他這樣一直躺在床上，對他來講，終究也是受苦。有很多點傳師來跟爸爸上香的時候也說，爸爸這樣也算是解脫了。而且，我們有求道、得道了，他是可以算是成仙作佛了。老實說，後學的內心後來是蠻平靜的，不會很痛苦。一方面，雖然替爸爸高興，但跟爸爸的緣分就這樣結束，心理還是會不捨啦，一方面也有這樣的牽扯這樣」(C45)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D 的父親 62 歲過世，平時健康情形良好，是熱心且勤快的人。所以，D 的父親的遽然離去，不僅讓家人措手不及，其個人身後事宜也未有機會做詳細的交代。這樣的情形下，家人事發當時的錯愕與事後深刻的傷痛是在所難免，悲傷調適的歷程也就比一般來得困難。而 D 父親過世時，她尚未結婚，D 就和許多道場青年一樣，父親同時扮演宗教與人生引領的雙重角色；所以，父親的突然離開，對 D 帶來的衝擊與壓力是難以言喻的。

「我的生命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跟我爸爸一起走 因為，你知道我和我爸爸的感情太好了！所以，他走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空掉了，很想跟他一起走。」(D35)

「即使我知道他回去的很好，可是，只要想到不能再見面，我還是很傷心、很痛。」(D11)

D 在依靠宗教信力以及與父親多次的心靈感應、顯化的支持下，雖然悲傷依舊難以平撫，但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卻是不虞匱乏的。D 在最後時刻的放手，對 D 的悲傷調適是很重要的關鍵。D 歷經與死亡激烈的拉鋸，能夠驟然放手的關鍵就在於能明白、接受父親個己的意願以及對宗教義理的信解證悟。所以，D 才能接受父親的死亡。父親的喜悅與對道的信任，支持著 D 以及 D 一家人走這一段撕裂般的哀慟。

「我覺得，要不是因為可以感受到，要不是有這條路可以走，修道辦道、有這麼一段過程，我不可能接受我爸爸回去的事實，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如果，沒有一貫道這樣的道場，讓我相信我爸爸回到理天、很喜悅的回去，有這些顯化發生，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我爸爸回去，我會瘋掉！真的是會瘋掉！」(D11)

「我說過我願意放他回去 我可以順他的意，讓他走」(D26)

「我願意放他回去對我後來的心情和接受他的死亡 是很重要的。我不願意放他回去，我又怎麼能接受他的死亡？」(D27)

(二) 對善終的肯定

1. 【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A 以為父親的個性恬淡，善念自然流露，晚年自適於子孫、道場，滿足於子孫的修持行辦，最後以高齡 94 歲過世，臨終前還到佛堂參拜後才自然回歸，A 以為父親是沒有遺憾來離開這個世間的，A 認為父親是善終的。

「他擁有一切很自然的生活。」(A25)

「我感覺他是沒有什麼遺憾的。」(A38)

2. 【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B 透過臨終陪伴歷程的體驗親證，看到受癌未痛苦折磨的父親的脆弱、恐懼、哀傷，也看到父親的堅信、定力、超然、慈悲。B 對表相的印證，從保留、存疑的態度，到能夠相信、感到安慰的態度改變。B 歷經喪親之痛，現在除了能夠轉化，以不同的觀點詮釋「好」的定義之外，對於在臨終陪伴經驗中，所感受到父親的修為道範以及表相背後的信力支持，B 認為父親是善終的。

「他也有自己的方式去調適，我想還是信仰的力量。」(B20)

「靜下心來想之後，爸爸在最後的時刻，還能忍受那樣的痛苦，還這樣交代後學、掛念道場；所以，我想爸爸是很平靜接受死亡的。」(B47)

「那要看對好的定義是怎樣啦。其實，我有時候會想說：『其實，這樣也未嘗不好』」(B44)

3. 【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十七年的臨終陪伴經驗，C 感恩父親的病床修行德範，感恩父親的自在定然，感恩父親的自在好走，感恩父親的時機乘便，C 相信父親自主選擇臨終的方式、時間，相信

為身體所累的父親的心是自由，有自主能力、沒有障礙的。所以，C 明白父親十七年所受的折磨痛苦因緣，已然善了，C 認為父親是善終的。

「本來後學想說，爸爸他病的這麼嚴重，他走的時候不曉得會怎樣？可是，讓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沒有痛苦、又很快這樣。」(C50)

「完全不用麻煩，他不想麻煩所有人。」(C22)

「後學覺得爸爸是善終！應該是得道的寶貴，他才能這樣的好走。那之前他十七年的生病，我想是他的因緣啦。」(C51)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遭遇不明氣爆事件而意外過世，D「認」了父親的這個因果，因為，D 明白這是父親選擇的回歸方式，也瞭解這是父親的意願；因為，D 瞭解到父親一開始就「認」了這個因果。而 D 也堅信父親的去處是好的，就如同她與父親堅信修道這條路是好的一樣。所以，D 認為父親是善終的。

「如果說肉體燒壞了，像我爸爸這樣身體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灼傷，這樣子不算善終？我倒不這樣認為……那像我爸也許他就是這樣子來還他的果報。」(D30)

「因為，那是他想要的。」(D29)

「爸爸他已經了解這個肉體是假的，這個道是真的，只要走這一條路，就能夠超生了死；我爸爸堅信這一點。所以，他一直相信回去會很好、也不會害怕。他對生死不會害怕或恐懼。」(D18)

「我可以確定他回歸的地方是好的。」(D30)

「我跟我爸爸、老師的這些顯化，我真的深深感受到爸爸的喜悅。雖然，從爸爸出事之後就不可能跟他講話；我從頭到尾那所有的顯化都是我的靈性、我的真人去感受到我爸爸的喜悅。」(D11)

(三) 承繼遺志

1.【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以 A 對一貫道義理多年的體悟，A 一方面安心於自己父親過世時的自在安詳與無所遺憾，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年歲漸高，必須好好把握時間，繼續父親修辦的路途，以不負父親對自己的期盼，更希望自己能以自己的所作所為彰顯父親、繼續表達自己對父親的孝心。

「作兒子的 父親先走了 父親先走了 感覺到難過是會，畢竟失去了親人。但是，那個理念是感覺到說必須化沉痛、化悲痛當做一種推動修辦道的一種馬力。」(A39)

「我們就把整個心態放在道場。我們希望能夠在道場多做一些事情，第一個、是希望讓父親在天之靈，可以感覺到說：『嗯 你沒有懶惰』，第二個、我們如果說有功德的話，爸爸可以分到一點 (呵呵)」(A35)

2.【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B 在臨終陪伴經驗中感悟父親堅定的信力，也從表相、道親對父親的感懷當中，感受、肯定父親走的路是對的、值得的。同時 B 也在父親的所表達以及所遺留的小冊中，明白父親對自己的期許與安慰；而在父親過世之後，老前人對 B 的咐囑叮嚀，更讓 B 體認自己的責任。B 將跟隨父親的腳步，繼續走父親所走的路。

「無論從表相看起來，或是從道親懷念、感受來看，我都能感受到、也肯定爸爸走的路是對的、值得的。」(B32)

「(爸爸)很欣慰我已在走道場，覺得我也跟著他們走這條路，他覺得蠻心安的。」(B05)

「表相能給我蠻大的支持，還有責任也是。如老前人來以及後來的勉勵：『要替爸爸多做一些！』」(B32)

「老前人就走過來和我寒暄，拍拍我的肩膀說：『你要跟著爸爸的腳步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B41)

3.【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C 從小在道化家庭中成長，縱然多所叛逆、懷疑，但歷經父親慢慢引領親道，復經十七年陪伴歷程的洗鍊，C 在過程中慢慢了悟父親的苦心詣旨，對道也有了深刻的體驗參悟；縱然沒有機會聽聞父親隻字片語的交辦，從父親所展現的道範風骨中，C 也已感悟到修道這一條路的殊勝與父親中心的期盼與安慰。於是，C 轉念感恩父親十七年病苦的成全，從中看見上天在苦難背後的祝福與成全。另，C 是在這十七年陪伴期間，奉領一貫道點傳師天命，相信這對 C 以及父親來說頗具深刻的意義。C 承繼了父親所堅持走的路，十七年如此，往後亦是如此。

「所以說，後學也從爸爸的一些經過，去體會到上天的慈悲，藉著這樣的一件事情的存在，讓我們去感受到真理和意義。」(C57)

「因為，一個領導者倒了之後，他底下不同的聲音、各種都會有；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因為爸爸他生病要我們來照顧，我想我們兄弟姐妹也沒有辦法凝聚出團結的心。道場的向心力，也是這樣。這是後學覺得爸爸慈悲和辛苦的地方。」(C58)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D 在父親發生意外前便是父親操辦道務上，不可或缺的左右助手。而代父親完成此生心願，成為道場講師，更讓父親感到十分安慰。實際上，D 從小便對上天多所感應，早已習慣一切信靠上天；如今，歷經喪親事件，D 在穿透深刻的悲痛與信仰嚴厲的考驗之後，對道的信心將更加堅定，對承繼父親所的路是更加肯定了。因為，「道」是 D 與父親最深的連結，且 D 將繼續傳續這殊勝的道緣。抱著甫出生的兒子的 D 如此與自己深諾著。

「我從小身體很不好，這個道、老師救了我很多次，我有感應，所以，我已經很習慣遇到什麼事都會叩求上天、都會問老師。所以，從小我就是相信。」(D24)

「人家常說：『養兒方知父母恩』，每次我抱著他（D 的孩子）時，我就會想起我爸爸，我越看他越像我爸爸。我想我會好好走這一條路，在道場上繼續學

習 」（D34）

「爸爸！我一定堅持這條路走下去！無論以後在哪修辦，我會以您為目標、榜樣，會照著您修道、辦道的用心與步伐，在道場上了愿，相信有一天，我們理天再相見！」（D37）

（四）結婚生子

1.【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B 是一直到結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才有新的力量去轉換心情、換個角度去面對、接受失親的傷慟。所以，B 的悲傷調適是到最近這幾年的生命經歷之後，才心平氣和的接受父親死亡的事實，才能面對自己對喪親事件的想法與情緒。

「到自己結婚以後，開始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後，開始會去體會爸爸媽媽的心；重新換一個心情，開始去接受、去想爸爸過世的過程，與之前不太願意想起的心情 」（B17）

「有了不同的立場之後，才能重新去思考一些事情。年輕的時候，有些事情不是很懂 」（B18）

2.【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D 低落晦澀的心情，覺得自己生命空掉的感受，甚至想與父親一起走的心情，一直到結婚後、建立了修道家庭之後，雖稍獲緩解，卻未有真正的轉化；真正使 D 的生命有了轉機的是有了自己的小孩。當 D 抱著長相像父親的孩子時，她才再有了面對失去父親悲傷的力量以及珍惜擁有美好生命的力量。

「（生命空掉的感覺）一直到我結婚了之後還是這樣，沒有多大改變；直到我生小孩，好像我的生命才有了改變。我才覺得自己可以再珍惜自己的生命。」
（D34）

三、喪親事件後的生死體悟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在訪談時所揭露的內容，將「喪親事件後的生死體悟」分為以下四個項目分析：「生命態度的改變」、「死亡態度的改變」、「生命意義的詮釋」以及「對自己是否善終的省思」。

(一) 生命態度的改變

1. 把握時間：不要遺憾

A 的父親以九十四高齡過世，而 A 如今也已六十八歲，歲月經歷帶給 A 更洗鍊的想法與感觸。A 深刻感受也認知到自己要盡量把握現在，不要錯失時間而徒增遺憾。

「我是不是能夠跟爸爸一樣活到九十四歲？什麼時候要走，沒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不要等到說，可能等到明天或今天會走了，躺在床上不能動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做的太少，那就是遺憾。所以，爸爸的過世讓我感到說，不把握時間不行了、趕快把握時間來做修辦道的工作。」(A39)

2. 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不要遺憾

B 對父親臨終前未能見到最後一面深感遺憾，總感覺有很多事情沒有講的很清楚，尤其在面臨人生問題或修辦問題時，倍有無人可問的慨歎。B 以為自己對無常的深刻感受，讓自己會比較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還有很多事情好像還沒講的很清楚，或者說，自己後來走道場的時候，常常覺得還有很多寶沒有挖到、沒人可問的惋惜。」(B39)。

「經歷之後，才比較有深刻的體悟到無常。相對的也就比較會惜福、珍惜現在擁有的。」(B49)

3.命運觀點：不去看事情的表面，會跳脫出來看整個

C 很感謝上天慈悲的安排著自己人生的路途。C 是在父親生病之後，開始有機緣學習三寶與講課；這真是一段漆黑漫長的信仰澄清歷程，因為，C 的父親中風了！該如何回應來自心中的疑惑吶喊？該如何慧觀命運？定心尋思，C 慢慢地體會到，因果並非線性的、一時一地的，而是多元多向的；所以，我們不能光就表面有限的所見來導證或武斷推論其背後的因由。這樣的信仰，太膚淺了。C 以為觀念的改變讓自己見到一個自由開闊的視野。

「不去看事情的表面，會跳脫出來看整個。」(C57)

「這是觀念、心能夠去改變的結果。」(C61)

4.命運觀點：一切上天自有安排

D 傾盡了所有努力來挽救父親，這一切努力的背後有著堅定的信仰在支撐著，直到最後 D 感應到父親的意願，也認了自己的有限，而終於能夠放手。這個放手的智慧，充分流露出 D 的生命智慧，也是 D 渡過悲傷歷程的關鍵所在。如今，D 再回頭看這整個過程時，除了悲傷、感恩，在接受喪親事件的同時，D 也看到一個個意義的點亮現身，在一個個點的連結中，D 認了整個歷程的意義：一切上天自有安排。

「人生就是這樣 妳看，如果 那如果 那我也就不會去渡那兩百多人，也就沒有顯化，後來的一切就都不會發生囉？所以，我是認為人生一切都是註定好的，就是要這樣子走的 一切上天自有安排。」(D34)

(二) 死亡態度的改變

1.隨時都要準備好：活著一天就必須做一天

A 因為身為點傳師，平時常有機會去處理道親過世的事宜，所以，他的生死感觸會不同於一般人。在歷經喪親事件之後，A 以為對死亡「隨時都要準備好」，展現其對生命更豁達、更積極的態度。

「『隨時都要準備好』，準備好什麼？老師什麼時候帶我們走，都要準備好，沒有掛礙。所以 還活的時間就多做一些；等到時間沒有啦，那就沒有辦法啦。還活著一天就必須做一天。」(A39)

2.有形的東西終有一天會壞掉

B 的父親過世至今已十多年，B 除了思念和惋惜之外，對於生死的感觸是覺得有形的東西總有一天本來就會壞，所以，對生死、對生活中的周遭一切，就會慢慢的比較能淡、能放的下。

「東西有時候會壞掉，包括自己身上的東西，會覺得 啊，有形的東西總有一天本來就會壞，慢慢的就會把那些和生死連在一起，也慢慢的就會比較淡。」(B39)

3.重新認識死亡：順其自然

剛開始，C 慌亂、害怕於從小依賴的強人父親，竟然會如巨人驟然倒下。怎麼辦？家裡怎麼辦？道場怎麼辦？我怎麼辦？C 自問。C 在歷經喪親事件之後，重新認識、接近了死亡，不再對死亡那麼害怕，能瞭解並接受死亡是必然的現象。所以，對一般人都會害怕的遺體，C 及家人也不會心生恐懼，大家都不會對死亡感到很害怕。慢慢地，曾經祈求上天替換自己的生命給父親的 C，學會了不再勉強，懂得「順其自然」。

「那對於生死的話，以前倒是會蠻害怕的。」(C58)

「他(爸爸)走了以後，我們都不覺得有害怕的心。那時候，我們都在靈堂過夜，都在棺木旁邊陪著爸爸過夜，有時候上班回來，妹妹她也都去抱抱棺木、這樣抱一抱，跟爸爸講講話 大家對死都不會很害怕。」(C58)

「慢慢的心態上就學著順其自然、看上天的意思，不再去勉強了。」(C36)

「對於死，慢慢的也會覺得說那是必然的現象，人家說生老病死、春夏秋冬都是一樣的。」(C58)

4.就是要這樣子走的：在能改變、不能改變之間的了悟

經歷這一番生離死別的歷程，經歷這一場驚心動魄與死亡拉鋸的努力過程，D 以為明明白白的一條路，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命要認；在能改變、不能改變之間，D 以為這是她必須學習、必須經歷的成長過程。

「我學會認命吧，不是宿命喔。人生就是這樣 妳看，如果那天早上，我找到我爸爸，請假沒上班的話，那我就跟他一起走囉？那一支手電筒，讓我們父女天人永隔。那如果，我留下來和爸爸一起打掃，我很可能就和爸爸一起走囉 那我也就不會去渡那兩百多人，也就沒有顯化，後來的一切就都不會發生囉？所以，我是認為人生一切都是註定好的，就是要這樣子走的 一切上天自有安排。」(D34)

(三) 生命意義的詮釋

1.一個生命的轉變契機：學習獨立與付出

B 覺得父親的離去，給了自己一個成長的機會。B 以為自己不僅因此感覺到，不能一直再依靠父母，必須要學習獨立，覺得自己甚至有力量可以照顧別人了。

「我覺得爸爸走了，好像自己忽然長大了。 會覺得家裡沒支柱，開始要照顧媽媽 就忽然覺得自己要趕快長大！以前讀書啊，什麼都靠家裡，住校時少

什麼東西都要家裡趕快送過去；所以，覺得這樣其實是一種人生的轉變。」
(B41)

「精神層面來說的話，是讓自己比較獨立啦，有些事情自己會去做。慢慢的就會覺得，爸爸走了，相對的自己還有許多事情要去做；覺得自己開始是一個很獨立的個體，也不是說那種獨立啦，是那種什麼事情開始學著靠自己，甚至自己可以去照顧人家了。」(B41)

2.重新詮釋苦難的意義：感恩慈悲與成全

C 齊家全心陪伴、照護、且珍惜與父親同在的每一個日子，十七年來，C 齊家不因父親的不能言語而停止交流，不因父親的生命機能漸漸流逝而怨天尤人，不因父親多次在生死界限折磨徘徊而棄絕信念；C 及家人陪伴父親經歷了十七年的生死洗禮。

這些年來大家總在父親的身邊攜手一同成長，C 看到家庭與道場在這十七年所凝聚的共識與形成的力量；所以，C 轉念感恩父親這十七年病苦的慈悲與成全，C 同時感恩上天在苦難背後的慈悲與成全。C 重新詮釋了苦難的意義，C 看到了父親受苦的意義。

「後學如果以另一個思考來看的話，如果爸爸是一倒、就走，那麼留下來的問題或衝突點，可能會很不好處理。那他是倒了，但是，他沒有走，藉著讓我們大家 不管是在道場、在家庭、在工作上，去學習、去凝聚大家共識來做好處理等種種事情。」(C58)

「一個領導者倒了之後，他底下不同的聲音、各種都會有；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因為爸爸他生病要我們來照顧，我想我們兄弟姊妹也沒有辦法凝聚出團結的心。道場的向心力，也是這樣。這是後學覺得爸爸慈悲和辛苦的地方。」
(C58)

「後學也從爸爸的一些經過，去體會到上天的慈悲，藉著這樣的一件事情的存在，讓我們去感受到真理和意義。」(C57)

(四) 對自己是否善終的省思

1.【壽終正寢】的臨終陪伴處境：A 個案

A 肯定的回答自己是否善終的問題。因為，A 對自己目前的人生很滿足，尤其是經歷了一次重大車禍之後，似乎更顯豁達。

「我想會啊。為什麼？我認為的善終，就是沒有罣礙，真甘願，甘願就好！」(A43)

「我隨時都在準備！我現在的生命是老師給的，不然，我六十四歲就應該要回去了，現在，就更沒罣礙的。而家庭、子女，各各都成家立業了。」(A44)

對於自己人生路途的起起落落，A 一本修道鐵漢的風範，堅定而有力堅持修道這一條路，勇於面對人生橫來的困境。在訪談過程中，A 侃侃而談，比較習慣用河洛語的 A 有著硬漢的堅實生命力，與鐵漢的堅定信念，波折的人生讓堅毅的 A 學習更柔軟與沉潛，語氣態度之間流露出 A 扎實的修道功夫火候，陽剛卻不失細膩。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修道的路，這條路也就是人生的道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路，那每個人所走的路都是單行道，我們沒有辦法去走別人的道，都只有自己的道路。有些經過些下雨啦，經過些什麼，變成坑坑洞洞，那我們還是要走啊，因為沒有別條可以走，還是要走一走。因為，這一條是修道的路，修道圓滿的那一條路，除非不要修道，那就可以換跑道。啊！我們為什麼要去換跑道？這樣顛波、崎嶇不平的道路之後，可能那邊就好走了。所以，我們不要去怨嘆自己的命運遇到困境，沒有必要；這是啟發我們智慧的一個時期，這樣就好了 修道 不然，什麼叫做修道？呵呵」(A45)

2.【病不離身】的臨終陪伴處境：B 個案

一時之間，B 不知該如何回答自己是否會善終的問題；B 覺得自己需要一點時間思考。然後，B 以為善終是一個不能預計、忖度、衡量的目標，他認為我們只能不斷在生活中去學習、成長、開放，隨時做好準備，隨時準備好；這樣遺憾才不會太多，或帶給

別人的遺憾才不會這麼多。B 以為是否善終的問題，是沒人知道的；但 B 相信自己所選擇的路，相信自己會朝向善終的境界不斷成長，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好。

「聰明人該是事前預做準備的---善終是應該這樣的定義。這樣的話，遺憾不會那麼多或帶給別人的遺憾不會那麼多。」(B53)

「我相信自己會越來越成長；打從我開始選、走這條路，冥冥中也預定了自己相信會更好，會比較善終 這是沒有最高境界的，是比較來的、沒有標準，要能夠開放出來 無止境、沒人知道的。」(B53)

3.【臥病在床】的臨終陪伴處境：C 個案

對於自己是否會善終的問題，C 認為這是沒有答案的，因為，C 以為所有的一切上天自會有所安排，並非由我們自己來寸度衡量的。C 以為我們就只要盡己所為，把自己當做上天的導體，其他一切就順其自然，把一切交給上天就好了；這樣的情形下，C 相信善終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當然是沒有答案的。」(C63)

「很少人會說自己會怎樣的。不過，後學相信應該是 沒問題的。」(C64)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當做上天的一個導體這樣、就是去做而已；事實上，整個是上天安排好好的而已。」(C61)

「忙茫盲」，C 以為自己最後總是在瞎忙。C 一度反省自己一直勉力渡人、成全人的結果，為什麼最後會是造成自己身心的疲累與痛苦。之後，C 反省到之前的狀況，是因為工作、家庭忙碌，再加上自己總是求好心切，所以，常常覺得有壓力，情緒起伏很大。這些年才注意身心的調適課題的 C，慢慢學著把自己的心放開，把自己的心保持平靜平穩；C 以為這些改變主要是因為，自己真的能接受自己的有限，從而學會把一切交給上天、相信上天的自在。而對於生死，C 以為自己現在也比較不在意、比較放的下，盡力之後，也能夠把自己以及一切交給上天。

「莫劫天功為己功，眾生因緣也有關」(C60)

「一個眾生你能夠成全、能夠渡化他上來，其實是上天的因緣啦，而事實上也是人家自己的因緣，到這時候他自然會成長，不是完全因為我去渡化他才有這樣的結果的。」(C60)

「你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應該要怎麼做，能夠怎樣，其他，就看上天要怎麼安排就好了。」(C61)

「上天一切都是配好好的、都是很棒的巧合。」(C62)

「所謂『老師是主導，我們是導體。』沒有比較、計較的得失心，而這樣也才能真正的知足。」(C60)

4.【意外身亡】的臨終陪伴處境：D 個案

對於自己是否會善終的問題，D 幾乎是不假思索的肯定。D 對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經有了具足的把握與確認，充分表現出 D 對宗教的堅定信仰。

「一定會的啊！我相信我一定會善終的！」(D36)

當然，堅信的背後有著 D 對父親的感懷與「理天」重逢的生命期許。

「爸爸！我一定堅持這條路走下去！無論以後在哪修辦，我會以您為目標、榜樣，會照著您修道、辦道的用心與步伐，在道場上了願，相信有一天，我們理天再相見！」(D37)

表 4-3-1 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一覽表

段 落 向 度		受 訪 者		【壽終正寢】	【病不離身】	【臥病在床】	【意外身亡】
		A	B	C	D		
悲 初 過 傷 期 渡 調 與 適 的 支 持	表相的支持						
	恍惚、夢境或感應現象						
	喪禮過渡						
	以照顧家人為重心						
悲 的 傷 轉 調 機 適	接受死亡的態度						
	對善終的肯定						
	承繼遺志						
	結婚生子						
喪 親 事 件 後 的 生 死 體 悟	生命態度的轉變	把握時間	珍惜現在	命運觀點的改變	命運觀點的改變		
	死亡態度的改變	隨時都要準備好	有形必朽的體悟	順其自然的死亡觀	一切上天自有安排		
	生命意義的詮釋		成長的機會	苦難的意義			
	自己是否善終的省思	肯定	善終是無止境的	把一切交給上天	肯定		
滿足、沒有掛礙		相信自己會越來越好	盡人事，而後聽天命	就是相信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據 A.B.C.D 四位受訪者的臨終陪伴經驗歷程、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以及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等三個部分做一綜合性討論。

一、臨終陪伴經驗歷程

表 4-4-1 A.B.C.D.不同臨終處境的臨終陪伴歷程比較表

受訪者 項目	A	B	C	D
修道資歷	52 年/點傳師	32 年/講師	50 年/點傳師	32 年/講師
喪親年齡	男/66 歲	男/24 歲	女/49 歲	女/30 歲
臨終陪伴處境	壽終正寢	病不離身	臥病在床	意外身亡
臨終陪伴期間	約三年	約半年	約十七年	八天
臨終陪伴過程的心理調適	1. 年事已高 2. 有所準備 3. 珍惜把握	1. 慌亂應對 2. 盡量陪伴 3. 立愿渡人	1. 震撼吶喊 2. 立愿祈求 3. 成全孝心 4. 兩難困境 5. 順其自然 6. 轉念感恩 7. 親情道場的支持	1 高度焦慮 2. 悲傷哭泣 3. 無心工作 4. 立愿渡人 5. 心靈感應
對親屬臨終的心理準備	相當程度的體會認知	不知如何面對	揣想父親時間選擇	始終不放棄希望
臨終一刻陪伴心情	難過不致斷腸 不在場的遺憾	憤怒絕望 未見到最後一面的遺憾	錯愕 悲傷	絕望昏厥 哀慟接受 感受喜悅

（一）關於「臨終陪伴家屬個人背景」的探討

在歷經臨終陪伴歷程時，臨終陪伴家屬個人背景的不同，會呈現出相對的差異情形；主要的差異是表現在對死亡的認知與接受度。

根據訪談結果分析，年齡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因年齡關係著個人人生的閱歷深淺。A、C 兩位受訪者似乎對死亡比較接受，對死亡也就比較有心理準備；而 A 受訪者平時即常接觸、幫辦道親的死亡事件，對生死也深入研究參悟，對死亡則顯出更豁達坦然的態度。所以，人生閱歷的豐富性以及與平時與死亡的親近、接觸、涉獵，應有助於我們面對死亡時的心理調適與態度。

性別的差異性，則影響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之間的互動模式。同樣面對男性長輩的臨終者，A、B 受訪者在表達個人情感部分，相對於 C、D 女性受訪者，就顯的比較不善表達、有所壓抑且不輕易流露。這與一般文化傳統中對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相符。至於性別與對死亡的認知與接受度部份，本研究未發現兩者的關聯性。

A、B、C、D 四位受訪者個人背景的共通點是皆有宗教信仰，且已有一定程度的投入與信解，在整個臨終陪伴經驗中，都可看到宗教信仰的涉入與絕對的影響；不論是對臨終者或臨終陪伴家屬而言，宗教信仰對生死態度有絕對重要的影響。同時，在臨終歷程中，也看到實際生死經驗的遭逢對個人信仰的試煉考驗；故對有信仰的個人而言，臨終陪伴的信仰歷程伴是隨著臨終歷程而不斷反覆質問、省察、澄清的動態歷程。

訪談結果也發現，在臨終陪伴的心理需求上，A、B、C、D 四位受訪者皆以臨終者的需要為需要，認為臨終者的心理需求是最重要的，而關於臨終陪伴家屬自己的情緒處理則容易被忽略。受訪者 B：「一方面又慌又忙，好像沒那個空間去想說我需要什麼支持。就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該到醫院去陪他就去陪他。」(B32) 這與國內癌末家屬的心理需求研究結果符合，國內學者以為此是國情文化背景造成的差異。(同註 29)

（二）關於「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關係」的探討

在臨終陪伴歷程開始之前，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的關係建立在親情基礎上；而當臨終陪伴開始的一刻，兩方的關係就必須進入到更無可區分的「共命關係」。臨終陪伴的家屬除了陪伴臨終者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同時也須面對自己生命的死亡以及恐懼的問題，雖非個己的死亡，但因為情感的連結而有了共命的基礎。本研究中的共命關係係建立在良好的親情基礎上，所以，受訪者在臨終陪伴歷程中的經驗感受，當比一般臨終照顧者更為親密深刻。

另外，臨終不僅是臨終者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也帶給臨終陪伴家屬靈性的成長。受訪者 A 的父親晚年的善念自然流露以及臨終方式的輕鬆殊勝、受訪者 B 的父親臨終前令人動容的宗教情懷流露、受訪者 C 的父親臥病十七年的病床修行風範、受訪者 D 的父親臨終時刻對生死因緣的自明，臨終者的生死態度及信仰，深深引領、啟發著臨終陪伴者。臨終陪伴家屬在面對死亡的衝擊下，在無所依恃的慌亂、悲傷裡，透見生命存在的根本處境，以臨終者的處境為處境，以臨終者的聆聽為聆聽，歷經了一場生死的洗禮。

訪談中，A 父子的默契心領，B 父子的親密相伴，C 父女的無言交流，D 父女的心靈感應，縱然有文化傳統的模式刻印、有難堪的悲傷情緒、有溝通管道的障礙或是完全無法溝通等以上的問題，受訪者在臨終陪伴歷程中，體認了悟自身的有限與無常，用瞭解、用愛、用心靈來傾聽臨終者，經歷了個人的轉換（personal transformation），進入到與臨終者「我---你」的關係中。（同註 14）所以，本研究以臨終陪伴家屬為訪談對象來瞭解臨終者的臨終心境與生死態度，並藉共命關係的連結來一窺吾人面對生死時的心境與態度。

（三）關於「臨終陪伴期間長短」的探討

臨終陪伴期間的長短，影響了臨終陪伴家屬的壓力調適、死亡的心理準備與臨終一刻的情緒承受程度。長期的臨終陪伴通常意味著長期的疾病照護，而臨終陪伴家屬在長期照顧過程中，所承受的心理方面的壓力及情緒困擾常是不易被察覺到的。甚至在整個臨終陪伴照顧過程中，不論在經濟、體力和精神上的耗損，幾乎會拖垮整個家庭和臨終照顧家屬。臨終陪伴家屬在歷經整個臨終照顧過程中，是需要有足夠的需求的滿足（內在力量）與支持程度（外在力量）來應對所面臨的各種壓力，他們才能平順地度過整個歷程。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本研究四位受訪者中，B、C 受訪者認為在臨終陪伴歷程中，最大的支持來自於親情；尤其是受訪者 C 歷經十七年漫長的照顧歷程，若沒有親情團隊的彼此支持，實在很難走過。在這段照護陪伴期間，受訪者 C 還因此對孝順有了不同的體悟見解，認為真正的孝順是要成全大家盡孝而非自己一肩攬起；所以，她反思這段陪伴歷程反而凝聚了家庭的力量與共識。此與許多相關研究發現相似，即家庭成員/親戚是個人支持來源最大部分。（同註 33）

而在歷經整個痛苦又辛苦的照顧過程之後，到了最後，筋疲力盡的家屬恐怕還是無法避免的，也是最不願意面對的，就是仍須經歷親人的死亡，臨終一刻所造成的內心衝擊與臨終陪伴家屬本身的「照顧期望」有關，照顧期望會影響照顧者的付出程度，在希望病患趕快康復的期望之下，若家屬與病患間未做期望澄清，或未依病患病情的改變而作調整，則會產生期望衝突，增加角色緊張，這些都是照顧者壓力的來源¹⁰⁷。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C 受訪者歷經十七年的臨終陪伴歷程，橫跨了她整個青、中年人生階段；從巨大的震撼、祈求、反覆的自我詰問探究、一次又一次的急救過程、兩難困境的吶喊、到最後順其自然的生死態度，這十七年給了她一個成長的時間與空間。所

以，在對父親的受苦感到十分不捨與心疼之餘，C 受訪者終而感恩自己能有這十七年的機會澄清與成長；甚至，最後揣想父親會選擇什麼時候走，顯然對自己的心理態度已做了調適。而 A 受訪者三年的臨終陪伴歷程，實際上必須加上臨終者個人的年歲來考量（九十四歲）。所以，受訪者 A、C 所呈現的是，時間似乎有助於澄清臨終陪伴家屬的「照顧期望」、臨終的心理調適、死亡的認知與接受度以及減緩了臨終一刻的衝擊、增加情緒的承受度。

而相對於受訪者 A、C 的臨終陪伴期間，臨終陪伴期間不到半年，甚至只有短短八天的受訪者 B、D，其在心理的調適上就顯的較為困難，臨終一刻的衝擊便讓人難以承受，因為，臨終陪伴家屬的「照顧期望」似乎因時間過短或其他因素而未能認清。B 受訪者的父親雖然在三年前即已發現腫瘤，但真正感受到無常、死亡，是父親第二次病發的時候，B 受訪者此時才觸碰到存在的根本處境，開啟了臨終陪伴歷程。然而，時間卻不等待他調適好或準備好，當時二十四歲的 B 受訪者歷經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面臨父親的臨終，這也影響到其後來的悲傷調適。而 D 受訪者的陪伴期間更是讓人難以承受，短短八天的變化如此劇烈，昨天還健康談笑的親人，傾刻間竟將天人永隔，性命垂危地躺在加護病房。在時間的壓縮下，當時三十歲的她心中所遭受的震撼與衝擊應是最強烈的。雖然最後憑靠著堅定的信念與父女深刻的感應連結，來化解陪伴期間的生死情境意念；但遽遭意外的衝擊與哀慟終究不是一時之間能消化減緩的。所以，拼命努力挽救父親性命的 D 受訪者，在父親臨終一刻時便因無法承受死亡的事實而昏厥，而這也會造成 D 受訪者後來悲傷調適的困難。然而，擁有堅定信念的她在父親最後一刻的放手、接受父親的死亡，卻顯示出臨終陪伴家屬的「照顧期望」的澄清與否不盡然與時間長短成正相關。所以，臨終陪伴家屬面對整個臨終陪伴過程中，心理歷程或許是難以用時間來論定或區分其長短，負面的心理感受及預期性的悲傷可能隨時間與當時的情境的不同有所不同，因為，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面對壓力的經歷和感受並非全然相同，且無可替代。

¹⁰⁷ 酒小蕙（1998）以多元方法探討出院過渡期脊髓損傷病患家屬角色緊張與需求。護理研究 6（6）513-524。

(四) 關於「不同的臨終處境」的探討

本研究所談的臨終處境係指個人臨終的模式，茲分為「壽終正寢」、「病不離身」、「臥病在床」以及「意外身亡」四個不同的模式探討，希望藉由臨終陪伴家屬的臨終陪伴經驗，來探討「善終」的意義與實踐的基礎與可能性。

按一般俗世的見解，「壽終正寢」不只是大多數人心中臨終模式的首選，也應是臨終陪伴家屬心中的默禱。就如同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A，其父親以九十四歲高齡過世，子孫環繞在側且如此自然回歸的臨終模式，顯然對臨終陪伴家屬有正向的安慰與支持，所以，A 可以悲而不傷，不至於哀慟斷腸。然而，現代人的臨終處境不論在方法上、地點上還是精神層面上，都面臨著極大的變異與挑戰；故如此令人羨慕的臨終模式，畢竟是不可企求、非計劃能得的。那麼，我們的可為之處在哪裡？善終實踐的基礎與可能性又在哪裡？所以，「病不離身」、「臥病在床」以及「意外身亡」三個迥異的臨終模式，便成為本研究亟欲挑戰、探究的臨終處境。誠然，信仰澄清、提煉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的精神與靈性，信仰貫穿了整個臨終陪伴歷程，無論歷經多迥異的臨終陪伴處境，四位受訪者共同呈現出的是信仰對其生命的提昇與支持，尤其是在面對生死時更甚。

訪談所呈現的是：告訴兒子說要到佛堂拜拜，跪在拜墊上，拜了三下之後，身體就癱軟下的 A 受訪者的父親；為癌末病痛折磨，在加護病房散發慈憫之宗教情懷的 B 受訪者的父親；十七年來，受盡身體拖累幾近全身癱瘓，卻依然展現自在定然的生命態度的 C 受訪者的父親；以及突遭意外，在生死抉擇當下，瀟灑喜悅回歸的 D 受訪者的父親。訪談結果所展現的臨終模式，不再只是表相所見的死法，而是臨終者面對死亡時的實存態度(existential attitude)。所以，不同的是個人的背景，不同的是歷程的長短，不同的是表相的死法，不同的是實踐的歷程；然而，在眾諸不同中，呈現出的是面對生命時共有的處境以及超越的生命態度。

二、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

(一) 關於「宗教施為」的探討

宗教施為 (religious practice) 只是表象，讓宗教施為具有意義的不在於其本身的內容，而是信仰者處在何種心理狀態所賦予的意義。本研究不採取教門內的既定意義，即意義隨著受訪者經驗而行，將之當作宗教體驗者在尋伺他的經驗時所用的名相，這樣處理的優點是，能做到對宗教經驗賦予真實的性質，而不受到名相的宰制。余德慧 (同註 46) 將宗教施為以信仰者對待宗教施為的心態粗略分為以下三類：①宗教修持；②宗教儀療；③臨終的描述；還有在臨終照顧過程中發現的原初的宗教經驗 (或宗教存有經驗)，即那些本身是癌症病人的宗教人 (religious man/woman) 不斷地進入一種完全傾聽宗教聖言的情況，也獲得對更高精神體的臣服。其研究的觀點是藉著揭露癌症病人的宗教經驗，而抵達更深層的心理—靈性；也就是將宗教經驗還原到一種原初的生活處境 (或樣態)，進而能探尋原初經驗的領域如何被創生，而將經驗信實的問題先存而不論。

誠然，臨終者本身的臨終經驗與臨終陪伴家屬的臨終陪伴經驗，畢竟還是不同。意即「臨界經驗」的領悟必須在存在的終結下被經驗，由此世界的意涵才會發生根本的改觀或轉化；這樣個獨的臨在體驗以及自我意識在臨終前被迫體會的邊界經驗，很難從臨床觀察而得知，也很難與他人言說，甚至是臨終陪伴的家屬。本研究以因情感連結而有了共命基礎的臨終陪伴家屬為研究對象，即以臨終陪伴家屬的主觀感受經驗為主體，故以上所言之臨終者臨界經驗的不可觀察、不可表達的性質，不在本研究探究之內。

本研究所呈現的是，B、C、D 三位受訪者在臨終陪伴歷程中，都有相關的宗教施為涉入；不論當時是否認為有效或相信，可確定的是，其作為是在受訪者遭逢臨終陪伴情境下出現的宗教施為。B、C、D 三位受訪者都認為立愿是向上天祈求、表達自己誠意的最好方式。所以，B、D 兩位受訪者都曾在臨終陪伴期間以立愿渡人方式來祈求。

B 受訪者以為當時確是有效，父親的病況確有好轉；D 受訪者則相信渡人確有最大的功德，故立下渡兩百人的宏願，以期挽救命在旦夕的父親。渡人，仿若是受訪者 B、D 對上天發出的求救訊息，也是在面對不可知、不可控制的情境時，受訪者 B、D 覺得自己唯一可為之處。所以，身為修道家庭的第三代青年，以前從未渡過人的 B 受訪者以及從未向陌生人開口的 D 受訪者，都在當時毅然決然的行動。而 C 受訪者則是以自己的命交換父親健康的方式來祈求，因為，C 受訪者以為父親的倒下對家庭、對道場、對自己的衝擊實在太大了，大家實在不能失去這位強人依靠。但是，受訪者 B、C 都表示那是在臨終陪伴初期的祈求，他們的祈求伴隨著父親臨終處境的受苦，而慢慢有所轉變。什麼才是好的？該祈求什麼？B 受訪者後來對好的定義有了不同的觀點，C 受訪者則認為不應勉強，有了順其自然的生命態度。

而關於臨終者部分，透過臨終陪伴家屬的描述，A 受訪者的父親晚年皆以佛堂與家庭為生活的重心，臨終前還要求到佛堂拜拜。B 受訪者的父親也已投入道場幫辦多年，癌末時期，他以三寶修持、佛堂叩首、聽道場講解經典義理的錄音帶、閱讀道書與相關書籍以及瑜珈，來轉化噬人心骨的病痛折磨。及至臨終一刻，B 受訪者的父親更展現驚人的信力與慈悲，似乎已進入「一種完全傾聽宗教聖言的情況」，即所謂的原初宗教經驗。B 受訪者的父親在加護病房，在插管不能說話、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的情形下，給來探望的道親寫下句句叮嚀與祝福；在那特別的時刻，許多人都為之震懾且深深感動。

訪談結果顯示，關於死後境界的部分，A、B、C、D 四位受訪者都予以肯定態度；受訪者對死後境界的評判，主要表徵於臨終者過世時的身相面相的表相變化。四位受訪者都憑藉表相之身軟如棉、面相慈祥來認定父親的自在回歸，而咸感安慰；甚至 B、C、D 三位受訪者還讓道親親自瞻仰父親儀容，而同感讚嘆。B 受訪者認為自己在遭逢喪親事件之前，心理並不太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採存而不論的態度；但在經歷之後，尤其是當老前人輕輕一拂，便抹平父親深鎖的眉頭之後，B 受訪者認為身為知識份子的自己，也能感到安慰與相信。C 受訪者則有了一個奇特的機會，藉封棺木的人的眼，來印證父親的面相完好持續了二十多天。C 說自己當然明白有限的肉體畢竟會壞，但這般的特別

機緣得窺父親殊勝展現，確也帶給 C 莫大的安慰與信心。D 受訪者的父親火化之後，玄關處出現的小洞以及骨頭呈現粉紅色色澤，也讓 D 受訪者及家人更肯定、深信父親的歸處是好的，也更加深其信力。

（二）關於「虔信」的探討

表面上看來，教門論述的內容往往與社會科學的論述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論述，關鍵點在於「虔信有效」的問題看法；然而，「虔信」卻是宗教經驗中極重要的部份。信仰本身即意謂了一種無主客之分的東西／境界／處境／經驗。這個東西也就是信仰真正的根源，也是人要透過信仰去努力的目標。但是，信仰中有再多的「確定」，也不能驅除「不確定」，對這種不確定感，我們必須接受它，因為，懷疑並不與信仰對立，而是蘊涵於信仰之中，任何信仰，都一定會有懷疑，這屬於信仰的本質；而當一個人能如此勇敢的接受不確定感時，最能彰顯信仰的活力，誠然，信仰不能被勇氣取代，但勇氣是信仰之為信仰不可或缺的。

研究資料顯示，以個人信仰資歷而言，A、C 兩位受訪者皆是修道的第二代、修道資歷皆超過五十年、皆為一貫道點傳師職級，兩位受訪者對信仰皆具有一定程度的涉入與瞭解、肯定。但他們在歷程上確有極大的不同，本研究可以從此不同探究信仰的實質內涵。首先，A 受訪者的臨終陪伴歷程為三年，之前研究者也曾提出說明，這三年實際因臨終者本身的年齡（九十四歲）而不只有三年；所以，不論從受訪者本身遭逢臨終陪伴經歷的年齡而言、或是從臨終者本身的年齡、甚至從臨終的處境而言，A 受訪者明顯具備利於死亡的心理準備與悲傷調適的情況，更何況以 A 受訪者的修道資歷與人生閱歷來說，可以說連自己的生死都可以接受了。喪親事件之前發生的重大車禍，讓原已對生死多所接觸的 A 受訪者有更深刻的體悟，讓對自己的信仰從沒有懷疑過的他有更深刻反省的機會。相對於 A 受訪者的信仰歷程，C 受訪者則展現出不同的樣貌；與 A 受訪者不同的是，C 受訪者的臨終陪伴歷程長達十七年，也就是說 C 受訪者的臨終陪伴歷

程開始於三十多歲時，所以說，不同的不僅是臨終處境的不同，還包括臨終陪伴歷程的長短，與臨終陪伴家屬初逢臨終情境的個人狀態，而這裡所要探討的是信仰狀態。C 受訪者是在這臨終陪伴的十七年期間，轉疑為信，學會「順其自然」的態度與實踐；C 受訪者藉其所經歷的來開啟叩問信仰的澄清歷程，同時也藉其信仰的顛覆與重建的歷程，來轉化其所遭逢的情境。所以，這十七年的臨終陪伴歷程，也可說是 C 受訪者的信仰澄清歷程；以此，在臨終陪伴歷程中受領一貫道點傳師天職的 C 受訪者是別具意義的。父女情深在如此沉重的十七年歲月中，顯得更為真摯深刻與發人深省；我們感受到為父的仁慈與定慧，也感受到為人子女的孝心與增慧。所以，在這一段難以道與人知的十七年歲月，C 受訪者慢慢學會「順其自然」的自在。這份「順其自然」的從容是來自於 C 對人世因緣的「慨歎」與「了悟」。「慨歎」是因為看到了自己面對生死的無能為力，但也因為接受了這份無能為力；所以，C 才能從中看到自己生命的可為、可貴、可感恩之處，也才能有「順其自然」的「了悟」。所以，才能以更開放的觀感來接納事態因緣。因為，C 受訪者已明白放手的智慧。A 受訪者的鐵漢風格、執信貫一；C 受訪者的勇於解惑、追根究底，歷程呈現雖二，其信一也。

另，B、D 兩位受訪者也呈現類似的對比情形。兩位受訪者的信仰背景類似：同為修道的第三代青年、修道資歷超過三十年（道化家庭）、同為一貫道講師職級；而兩位受訪者也同樣在歷程上呈現差異性。訪談內容顯示，B、D 兩位受訪者不同的不僅是臨終處境的不同，還包括臨終陪伴歷程的長短，與臨終陪伴家屬初逢臨終情境的個人狀態，而這裡所要探討的仍是信仰狀態。B、D 兩位受訪者都是在年輕時期遭逢喪親經驗，較諸於 A 受訪者而言，無論在信仰或人生經驗上，理當較缺乏對應及適應的能力；當然，較諸於 D 受訪者初逢臨終陪伴的年歲來說，雖然沒有差異，但 B、D 兩位受訪者卻沒有 C 受訪者十七年的臨終陪伴歷程及相對的信仰澄清機會。B 受訪者的臨終陪伴期間不到半年，D 受訪者的臨終陪伴經驗不到八天，時間的壓迫理應造成極大的死亡焦慮與信仰考驗。研究資料可知，B 受訪者是在二十四歲遭遇喪親事件，他也表示自己是在那段期間之前才開始參與道場學習，由此可知當時其信仰狀態。B 受訪者以為自己之前

對信仰的態度是「多少有些懷疑」，把所懷疑的「置入括弧」「存而不論」，所以，他是在臨終陪伴期間才開始倍受挑戰，被迫面對心中的疑問，而 B 受訪者也是在歷經臨終陪伴的親身感受中啟信；換句話說，B 受訪者是在情境與信解雙方同時交涉的狀況下，正式開啟自己的信仰歷程的，而這與 D 受訪者的歷程較為類似，不同的是，B 受訪者更年輕且沒有「夠長」的臨終陪伴時間。所以，從訪談內容中可觀察到，B 受訪者遭逢喪親事件至今雖已十一年，似乎仍然還未能坦然接受父親的死亡，喪親的悲慟也似乎總是在心底深處低泣。而 B 受訪者是在喪親事件之後成為一貫道講師，並建立、傳承道化家庭，由此可見他並未在父親病逝的情境下，停止了其對信仰的涉入追問，反而是在臨終陪伴期間開啟了他信仰的先機。他是在臨終陪伴的最後一刻，見證了父親的生死態度，從而肯定父親與其所信仰的價值，以及他自己的信力與繼續探索的信心。B 受訪者表示，自己現在是從生活的點滴中，慢慢建立並累積自己的信仰體悟與經驗的。

而相較於 B 受訪者短暫的臨終陪伴期間，D 受訪者不到八天的臨終陪伴處境，理應會受到各方面更嚴苛的試煉，尤其是在她拼盡全力（渡人）挽救仍無效的情形下，其信仰自當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然而，D 受訪者卻能夠繼續相信，而轉化了其信仰危機的關鍵就在於 D 受訪者「就是相信」的堅定信力。由訪談資料中可觀察出，D 受訪者的堅定信力，是來自於她從小身體狀況不好的情形下，對上天有多次的特殊感應經驗所致，再加上父女間的深緣影響；可資參照的是，D 受訪者是在喪親事件之前就成為一貫道講師，同時也是父親道場幫辦的得力助手。這是在遭逢喪親經驗時，個人信仰狀態上與 B 受訪者不同之處，相較之下，與 A 受訪者的信仰態度是較為相似的。雖然，D 受訪者與一般生在道化家庭的年輕人一樣，自小耳濡目染地對道有懵懂的體會認知，復有一個知識份子的矜持保留，所以，談到渡人，也似乎總欠缺了上一輩那堅定的信力與熱情。如果不是因為父親意外遭逢變故，D 受訪者是不會有這些渡人的行動與勇氣的。誠然，這份渡人的動機是來自於挽救父親的性命，姑且不論渡人的「功效」，她的孝心是令人感佩的。但，耐人尋味的地方是，渡人「成效」只在初期可行，這期間帶給家人無限的感恩與希望；七天之後，在 D 受訪者全家共同努力之下，達至渡滿兩百人愿力之

後，父親的病情卻再度轉危，這誠然帶給 D 受訪者以及家人信心莫大的考驗。所以，這份驚動天地的渡人力量，是由她開始的，她明白，也必須由自己來收口，由自己來做結束。重點在於，D 受訪者最後選擇相信什麼？顯然，她選擇相信，繼續相信、依靠那個父親所相信的、那個從小父親教導自己相信的、那個自己從小所感應相信的。所以，D 受訪者才能承受失怙的大慟，才能轉化信仰的危機。

所以，我們不是因為信心不夠而懷疑，實際上是一個信仰就必然包括懷疑，它意指著信仰的不確定、不安定的因素始終存在。本研究中的四位受訪者共同呈現的態度是正面迎向懷疑，來自心中的懷疑，因為，只有信仰者自身的質疑才是有效的，而這是促成信仰不斷前進的動力之一；即田立克所謂的「動態信仰」(同註 41)。在四位受訪者的生命經驗可知，信仰不是知解上的認識、不等於意志與服從、不僅是個人主觀感情的投射；信仰的神聖臨在的經驗：「臨在」意謂著「此時此地」，這種神聖臨在的經驗只有親身參與進去的信仰者才能體會，局外人無權批評某個信仰傳統將某物視為神聖象徵，他只能說他看到信仰者和某事某物的緊密相繫，至於信仰者是否透過這種相繫而與神聖實在會晤，則是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斷言的。而臨終處境，對信仰可說是終極的考驗，而真正的考驗不是臨終的處境，而是信仰者（臨終者、陪伴家屬）是不是有足夠的勇氣去剝離世間種種的遮蔽，以及去接受生命的有限與無常，並從中肯認自己生命的正確信仰。以此觀之，臨終場域毋寧是信仰最具試煉的交戰場域。一個真誠的信仰者才能產生真正的懷疑，也才能透過懷疑看到自身的有限和信仰的寶貴，並由此看到信仰的真實內涵。

研究者將訪談者所呈現關於「虔信」的宗教經驗之基礎觀點，綜合歸納如下：「從沒有懷疑過」、「就是相信」、「把自己交給上天」、「上天會安排一條路給我走」、「上天為主體，我為導體」、「順其自然」等。研究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信仰者的「虔信」應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訪談資料所呈現的是：唯有「虔信」。這裡出現了隱晦之處；我們怎知虔信不會落入愚信或迷信？根據研究資料顯示，關鍵點似乎就在於信仰者面對懷疑的態度。這種信仰中的懷疑不是科學研究中的那種方法上的懷疑，也不是對存在著具體

真理懷疑，而是一種「存在上的懷疑」，亦即，它不是直接去質疑某項主張的真偽，而是去感知每種「存在性真理」（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而不僅是知識上的真理）中的不安定因素。我們無法設法取消這個不安定因素，我們只有三個態度選擇，一個是正面迎向它，另一個是像鴛鴦一樣不去管它，還有第三個是完全對這種懷疑毫無感知，所以，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由訪談內容可知，A 受訪者在「從沒有懷疑過」的信念中，所呈現的是其生命經驗的幹練豐富，相信六十八歲的他在其粹煉生命的背後，必定有著難與外人所言的挫折與困厄，然而，A 受訪者始終一本修道鐵漢的風範，堅定而有力地堅持修道這一條路，勇於面對、接受人生橫來的困境，把困境當作啟發智慧的必然經過。B 受訪者在「上天會安排一條路給我走」的信念中，所呈現的是在喪親的悲慟與失落下，藉由生命的經歷與信仰的澄清反省之後，慢慢體會、感應到一切安排背後的意義連結，而能夠在生活的點滴中去感受上天的教導。C 受訪者在「把自己交給上天」的信念中，所呈現的是面對無情命運的吶喊與質疑之下，勇於面對自身疑惑，終而看到也接納自身的有限的信仰澄清歷程，轉以「上天為主體，我為導體」「順其自然」的生命態度，而再度看到上天的慈悲。D 受訪者在「就是相信」的信念中，所呈現的是遽遭生離死別的極度震撼哀慟之下的信念發露，因為相信，所以能發願、所以能感應、所以能期待、也所以能放下，自始至終支持著她走過的最大支持就是「相信」。本研究中的四位受訪者歷經不同的生死困厄，能重新肯認信仰的關鍵，就在於能以正面迎向懷疑的態度澄清自己的信仰，以達臻自身生命的「虔信」狀態。

我們如何超越對立，抑或如何在對立中超越？或者說，為什麼我們會有對立，抑或為什麼田立克認為信仰就一定會有懷疑？那麼，我們如何在面對並接受一定有懷疑的信仰狀態下，依然虔信？或許，那一定有的懷疑是來自於對生命自身不正確的認識。也就是說，不是生命情境有問題，而是我們本身即有了惑見；而藉生命所經歷的情境來照見並澄清我們自身的惑見。上述受訪者所提及之「虔信」的重點在於「給出自己」；如同「把自己交給上天」的意義，即意味著全然的托付、全心的信賴、無懼的依靠，信仰者「虔信」的基礎便建立於此。因為，能毫無保留的託付、信賴及依靠，表示生命能打破

自身的有限；如此生命也從而超越了有限、對立。所以，一次次生命的困境危機，就是為了剝落我們重重層層的惑見障礙；死亡，或許就是生命最終極的困境危機。我們藉由面對死亡來剝落自己的無明；要瞭解死亡或許不可能，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觀察它，也不妨礙我們藉由對死亡的洞澈來尋找我們人生的意義與方向。在信仰澄清的歷程中，有時候你必須從信仰中汲取養分，堅信終會有撥雲見霧的一天；那一天或許並非如我們所願，並非是事情結果表相所見，而是我們對其的洞澈了悟與澄明心境。因此，我們所尋求的「奇蹟」常常是來自於個人想一賭奇蹟的想望；而真理隱藏在表相背後，那隱晦看不見的是生命賜與的真正奇蹟。四位受訪者所稱之「冥冥中...」及「暗合」的體會，是點明了自身對生命不正確的認識之後，對其生命歷程的會心了悟；也唯有如此才可能有轉化的契機。轉化，並不在轉化生命外在的處境，而是能以不同的視界來觀照生命處境，在對立中看到超越之處，在對立中超越，為生命走出一條活路來。

臨終陪伴的信仰澄清歷程，除了受訪者勇於面對信仰的不確定感，而剝解自身惑見的歷程之外，無容置喙的是臨終者本身的生命態度與風範，對臨終陪伴家屬也有絕對的影響。從訪談資料可看到，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在面對死亡時，所呈現的共命關係與生死互動。四位受訪者皆因與臨終者的生命緊緊相繫，進而對死亡有更深一層的體悟，對信仰也相對有更深刻的反省與澄清。歷經臨終陪伴歷程，四位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更肯定、相信臨終者選擇的信仰與自己選擇的信仰，其中，除了自身生死的遭逢經驗，臨終者給予臨終陪伴家屬的生死道範教育，也深深啟迪、支持陪陪伴家屬的生命。雖然，受訪者或許會因時代的不同，而與臨終者有不同的信仰歷程，即不同世代的啟信因由不同，如同 B 受訪者的看法，上一輩道親因其當時民風純樸，其堅定的信念常常是建立在親證的顯化、感應上；而這一世代必須有這一世代的啟信因緣，每個世代都在生命情境中尋找自己的信仰。

對於訪談者所經歷的感應、顯化部分，研究者以為這是朝向「虔信」的信仰歷程中，常見的現象，可以將其歸於宗教經驗討論範疇。所以，本研究的觀點是藉著揭露臨終陪伴的宗教經驗，探討宗教經驗對受訪者個人的意義、受訪者個人的詮釋以及詮釋背後的

意義；也就是將宗教經驗還原到一種原初的處境，而將經驗信實的問題先存而不論。

（三）關於「善終」的探討

臨終處境是一個這樣的時刻：「我如何在預知死亡的到臨而度過的時光。」這個過程透過死亡的明亮照見眼前的時刻，所以，也是透過死亡來開顯臨終的生命及其意義。因此，臨終既是跌落深淵，也藉著深淵的抵達而開顯臨終時刻的意義。臨終最關鍵的意義，在於人如何透過深淵的開顯而獲得開顯的意義；或者，也由此得到了實踐善終的可能性。本研究以宗教向度來探討臨終處境的意義開顯，因為，越接近臨終，靈性照顧顯得越重要。如今在衛生署安寧療護品質保證計畫中，已有安寧團隊成員中須有專業的靈性照顧人員的相關規定；而相關研究也肯定宗教在臨床上的助益。（同註 21）

何宜儒（同註 26）：「照顧歷程中的最終疑惑，是如何面對親人的『善終』問題？」臨終陪伴家屬思考的是當「死亡」來臨時，如何讓臨終者身、心、靈達到平靜，同時也能讓自己的靈性達到平靜與慰藉。但是，關於善終意義的思考，仍然存在一個根本的盲點：「死亡的個己性、無可替代性。」所以，我們應該把臨終靈性照顧的重點放在「死亡本身」，而非只是臨終過程；而臨終者因死亡迫近所引發的靈性痛苦，也只有在靈性層次提升、照見死亡之於生命整體的意義之後，才能平和的善終，做到「問題的消解」（problem-dissolving）而臨終照顧家屬也相對的要調整自己照顧角色的覺知，成為靈性的「促發者」（facilitator）；當然，如本研究資料顯示，臨終照顧家屬無可避免的必須在臨終場域裡學習「促發」自身的靈性成長與意識覺醒。本研究主要即在研究，臨終陪伴家屬在歷經臨終陪伴經驗之後，對生死的體悟與善終的省思。

1. 善終的概念建構

「建構」是個人用以觀看世界中事件及解釋事件的方法，透過臨終陪伴經驗來呈現出臨終陪伴家屬對善終概念的內在建構，以深入瞭解其信仰內涵。訪談資料顯示，受訪

者主要是根據其對宗教義理的信解（一指超生、超生了死）、對生死的感受體悟、對臨終者臨終生命態度的感觸以及對表相印證（宗教角度）的感受等，來建構其個人的善終概念。

關於「一指超生」、「超生了死」的信解，綜合 A、B、C、D 四位受訪者所陳述的觀點，簡要整理重點如下：「超越」、「指明方向」、「認理」、「殊勝」、「時機」、「先得後修」、「了愿」、「懺悔」等觀點或修行方法及重點。其印證是在平時對義理的研究參悟以及日常生活的信受奉行，最具代表的表相印證則是在過世時，身相面相的特殊呈現上。基本上，受訪者都認為得「一指」就必定能超生了死，且保證必定有好的歸處；但只得不修，不認理、認明師一指所指明的方向來修的話，就必須乘愿再來。所以，「愿」是一貫道特殊的修持觀點，「愿」意指原心的發露，是歡喜、自發的，而非被迫、無奈的，也就是說，一貫道不以「業」的觀點來看待「命」，而是以自發的「愿」的觀點來看待「使命」。而「過錯」是可理解、可包容的，只要誠心懺悔、改過，無失純淨無染的原心。這種觀點不僅積極、獨特也深具意義。所以，「超生了死」就不只是明師一指的保證，也是求道後必須了悟實修的精神內涵；一切生欲死欲，在「無生信仰」中超越無限的點、跳脫輪迴以了愿還鄉：「歸空」。故修持的重點並非寄託於來世，而是在個人生死的當下承擔與把握；修持的境界並非只靠明師一指的他力授記，還須靠自力時時、念念的歸空實踐功夫。簡言之，求道者已頂受天恩(明)師德，死後歸處當已清明了然，故無所畏懼。故而從個人生死的孑然承擔到大宇宙的無限延伸，從日常生活的一念一行修持到臨命終時的守護一念，修持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超越」或「歸空」：無論任何時地、任何情境、無論生死。

關於身相面相的表相印證感受，A、B、C、D 四位受訪者都有親身觀察的經驗，並從所觀察的結果得到支持與安慰。訪談資料呈現的是，四位受訪者的親人過世時，身相面相都呈現「身軟如棉」、「面相慈祥」的現象，受訪者對此都感到是善歸的印證且從而啟信或增信。B 受訪者還經歷過父親面相的變化過程，而得到安慰與種下信念的種子。C 受訪者還有了特殊的機會去觀察到父親多日後的面相變化，而深感安慰與更加肯定信

念。表相的印證，明顯提供臨終陪伴家屬一個可觀察的善終指標；臨終陪伴家屬因其信力而得到寬慰。表相的印證也提供臨終陪伴家屬一個與歸空者溝通的管道，臨終陪伴家屬借助此一歸空事件現象，來理解、揣測並圓滿歸空家屬的心意，並以歸空家屬的表相能展現、應證道的尊貴與殊勝而更堅定對道的信念。

關於受訪者個人對善終的定義及對親人是否善終的認定部分，本研究四位受訪者都能肯認親人善終，茲討論如下。A、C 兩位受訪者以為父親的臨終模式符合個人對善終的定義，故而認定父親是善終。B、D 兩位受訪者則相對反應出對父親臨終處境的遺憾感受，而呈現出父親臨終模式未符合個人的善終定義，但仍然認定父親是善終。

再加以考量臨終者以及臨終陪伴家屬在臨終前的準備，A、C 兩位受訪者的父親與兩位受訪者本身，或受年齡、陪伴期間較長、臨終模式三項因素影響，呈現較完全的心理準備狀態。相對 B、D 兩位受訪者的父親與兩位受訪者本身，則出現歷程未完成之心理準備狀態；當然，這同樣也與年齡、陪伴歷程較短、臨終模式因素相關。

再分析關於後事的準備部份，我們可以看到，A、B 兩位受訪者的父親對後事有較完整的整理與交辦。A 受訪者的父親交辦過關於遺體的處置方式與安放所在；B 受訪者的父親則對後事做較詳盡的交辦，包括其個人一生的感觸與心境。B 受訪者的父親是訴諸文字傳達而非當面咐囑；這當然與前述因素相關，以致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雙方都隱忍強烈的悲傷情緒而無法面談。C 受訪者的父親則因囿於此身，表達困難度高，再加上臨終陪伴家屬承受著臨終照顧的多重沉重壓力，所以，臨終者未曾做後事交辦。但因為 C 受訪者的父親的長期臥病，復經歷了幾番急救歷程，家人對父親的後事自當有一定程度的考量準備。至於 D 受訪者的父親，則因為年齡、平日健康情形良好、臨終模式的影響，八天的臨終陪伴期間，臨終者不僅無法言語，甚至呈現昏迷狀態，所以對後事的交辦，更是隻字未留。根據 D 受訪者表示，其父親生前雖未有關於後事方面的交辦，但他平時對於死亡的探討及個人對死亡的态度部分，則常有表達與討論。最後，關於後事的辦理決議，C、D 兩位受訪者家族都是以傳統民間信仰模式：擲杯方式來議決主要的喪葬安排。

再探討關於臨終者個人的抉擇部分。D 受訪者的父親透過 D 受訪者對父親的瞭解與顯化、感應，強烈地感受到父親回歸意願的表達，而最後 D 受訪者的父親，也在 D 受訪者的領會放手下，歡喜如願回歸。以 D 受訪者的理解，父親的抉擇是從頭到尾都一致的，且也符合父親平時所表達的生死態度，只是，父女因緣深厚情長，身為子女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一時總是難以接受父親的決斷。或許是上天給了機會，或許是父親給了機會，也或許是 D 受訪者爭取了機會，整個臨終事件所呈現的是，在充分的理解下，生命彼此的互相成就與成全。其他 A、B、C 三位受訪者也表示有相同的體會感悟。A 受訪者的父親已高齡九十四歲回歸，回歸前還要求到佛堂參拜；這對晚年即呈現「安然自在」狀態的父親來說，彷彿為自己畫下一個圓滿的點，無疑帶給子孫莫大的安慰與信心。B 受訪者的父親年紀尚輕，在面對孩子尚未成家立業，道務又尚未達到其理想發展階段情況下，顯然在面對生死上，有著難以割捨與深沉的悲傷情緒。但這並不影響 B 受訪者父親的臨終準備，父親對生死的坦然接受，表現在一本小小的冊子裡，除了後事交辦事宜之外，亦道盡了他此生所感悟之心境。這樣明晰了悟的生死態度，在臨終一刻時，更展現出殊勝的光輝；B 受訪者的父親在加護病房的大慈悲流露當下，其臨終精神彷彿進入了特殊的時空所在，給當時親逢的道親留下深刻的撼動與感懷。不容置疑地，父親的殊勝境界，給悲慟無名的家屬帶來深深的撫慰。C 受訪者的父親則以殊勝的病床修行，來展現令人感恩欽服的難得修為，雖限於身累，益發顯露其可貴之處。十七年的歲月承受著嚴苛的生命考驗，卻無礙父親回歸的自在輕鬆。C 受訪者深信，回歸的方式與時間，是父親自明的選擇；透過十七年的特殊因緣了願，還其無拘自在的清明本來。

根據四位受訪者的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對臨終親屬善終的認定，受到下列因素所影響：「一指超生的信力」、「超生了死的信解」、「臨終前的準備」、「後事的準備」（以上包括臨終者及臨終陪伴家屬）、「表相的印證」、「善終的定義」、「臨終的模式」、「臨終者的臨終精神狀態」、「臨終者的抉擇」（以上是臨終陪伴家屬及其個人所體會的）。這與伊麗莎白·李（同註 18）提出善終的條件相符：「自知時至、有勇氣面對死亡、有條不紊的

安排後事、已道別、安詳面對餘生」。也與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善終評估表」(同註 20) 研究顯示, 影響善終指標總分的三個因素相仿:「後事準備、靈性需求、往生前靈性境界。」善終分數隨著靈性需求的嚴重程度而降低, 意即靈性境界越高, 善終指數也越高。本研究資料顯示, 臨終陪伴親屬在歷經了沉痛的臨終陪伴歷程之後, 對臨終者善終與否的認定, 並非以「臨終的模式」、「臨終前的準備」、「後事的準備」為決定條件, 而是以臨終者面對臨終時的生死態度為決定條件; 換言之, 生死態度超越了表相所見的情境模式。誠然, 對臨終者臨終現象的詮釋理解, 是必須透過臨終陪伴家屬個人的理解為理解基礎; 但無論是對臨終者及臨終陪伴家屬, 「一指超生」的信力確是轉化生死態度的關鍵因素。我們可以在研究資料中看到, 臨終者及臨終陪伴家屬在「一指超生」的信仰澄清歷程中, 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 轉化了自己面對死亡的心境態度。簡言之, 一貫道道親透過「一指超生」的信力信靠, 剝落了對生死的無明惑見, 慢慢地提昇了靈性境界, 而能把自己交給上天, 終於實踐「一指超生」, 也就是善終。因為, 臨終是一生修為的總驗證, 也是「一指超生」終極實踐。這是本研究受訪者與臨終家屬在共命關係下, 對善終概念的建構模式, 也是一貫道臨終關懷的特殊之處。

三、悲傷調適歷程的轉化契機

(一) 關於「過渡與支持」的探討

Grant¹⁰⁸ 的研究中顯示, 並非每個經歷創傷的人都會有創傷症候群, 背後牽扯每一個受傷的人所擁有的支持系統及適應機轉。根據訪談結果分析, A、B、C、D 四位受訪者在悲傷調適初期, 都有各種情境恍惚、感應或夢境等現象出現, 且都以臨終者身後表

¹⁰⁸ Grant, R. (1996) *The way of the wound: A spirituality of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California: Mayfield

相的善歸印證（信仰）而獲得的支持與安慰。關於夢境感應部分，D 受訪者顯然有較特殊的經驗，她不僅在臨終陪伴期間有特殊的神秘經驗，父女之間的感應聯結一直到父親過世後依然強烈。除了喪葬期間，父親親臨身邊的感受之外，D 受訪者還曾夢到父親告知釀酒一事；匪夷所思的是，父親釀酒一事家人從未知情，而 D 受訪者還依父親夢中的指示，找到了父親所說的那罈酒，那罈為了她日後生子補身的藥酒。以上種種給遽遭父喪的她，帶來很大的慰藉與支持。而關於善歸印證的部分，表相的意義解讀：「臨終者有好的去處」，在悲傷調適初期確能帶給悲慟的家屬莫大的支持與安慰。

本研究中，個人悲傷調適初期的差異性，明顯呈現在個人背景上。相對於 A、C 兩位受訪者，B、D 兩位受訪者恰好呈現不同的過渡與支持；前兩者以喪禮為過渡，後兩者則以照顧家人為生活重心，充分顯示出年齡與人生階段的差異性。四位受訪者中，A、C 兩位受訪者年紀較長，已然是一家之長，理應為喪禮安排的主導；而 B、D 兩位受訪者則因年紀較輕，上仍有長輩主事，喪葬安排應只是配合辦理，另因母親尚在，所以，擔負照顧母親職責就成為悲傷調適初期的生活重心。

另外，以臨終處境的差異性來做比較，傳統觀點下的理想死法：「壽終正寢」的臨終處境確讓家屬的悲傷緩和不少，相對的「意外身亡」的臨終處境就會讓家屬感受到生離死別的哀慟，悲傷調適也就會顯的格外困難與複雜。又「臥病在床」的臨終處境又是另一種難以承受的悲傷。誠然，每一個臨終事件的背後，都有一個獨特屬己的一番歷程，不容我們任意評比、衡量或強加歸納；研究者主要是希望藉由一個個深刻的通過歷程，來探究吾人面對死亡時的可能選擇與轉化的希望所在。訪談資料所呈現的是，A、B、C、D 四位受訪者都明白表示「信仰」給自己生命的支持與重要性。此研究支持 Yalom¹⁰⁹ 的研究結果：「宗教信仰者有較低的死亡焦慮，對死亡保持正向的情緒，能以宗教上豐富的教理降低死亡焦慮。」另，B、C 兩位受訪者同時也強調「親情」支持系統的重要性；這應與 B 受訪者遭逢喪親時的年齡（二十四歲）尚輕，以及 D 受訪者需要龐大有力的長期照護支持系統有關。

¹⁰⁹ Yalom, I.D. (1980)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New York : Spring.

(二) 關於「希望」的探討

1. 臨終陪伴的希望歷程

臨終者依恃生存的理由而有希望，而家屬則在共在的情境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希望的安置；「善終」是最明確、卻也是最令家屬迷惑的目標。本研究中遭逢不同臨終處境的臨終陪伴家屬，則是憑靠「一指超生」的堅定信力，在「善終」意義尋求過程中，看清自己生命的困境，並澄清自己的迷惑。因為，藉著「一指超生」的信仰澄清，臨終陪伴家屬能夠得到一個重要的依持：「臨終者在精神上、靈性上是有希望的」，這個依持不啻亦照亮了臨終陪伴家屬個獨面對死亡的幽黯。靈性能有一個至善的回歸所在之保證，讓生死兩相安，相安於紛擾吵雜的疑惑裡，直到臨終一刻能孑然放下，讓一切喧囂擾攘終歸平靜；誠如 B 受訪者所言：「善終是無止境的」，如死亡般深邃不可測，亦如死亡般自然、必然，我們的一生是朝「善終」向前且不斷邁進的。所以，一貫道道親生死觀點的殊勝所在，可說是以「一指超生」為核心信仰，或可詮釋為「對於善終的信仰」的信仰；當然，這並非僅止於死後歸處的至善保證的表相義解，還蘊藏了明晰洞察本心的「歸空」深意。

本研究中的四位受訪者，穿過不同的臨終陪伴處境，在不同的臨終陪伴處境的遭逢中，澄清並轉化自身的希望。臨終者的希望與臨終陪伴者的希望，臨終陪伴初期的希望與臨終陪伴啟化、澄清後的希望，臨終陪伴歷程時的希望與目前生命的意義與希望，伴隨著「對善終的信仰」的信仰，是希望的澄清與轉化的不間斷循環過程；因為，希望不應為目標所限，「希望」本身即是「希望所在」，必須藉由不斷的澄清與轉化，才能在每一個階段展現力量。「希望」有著神奇的力量，始終貫穿在家屬們的臨終陪伴歷程中。臨終者要面臨的臨終的整體是：「臨終的生命態度及臨終的身體。」所以，臨終希望的「求生」，應該是人如何在自己生命歷史的意義裡頭尋找「出路」；在此意義下臨終的希望才得以彰顯意義。而臨終陪伴家屬同樣也必須在此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四位受訪者同樣歷經「希望不會那麼倒楣」的初期的希望、到「希望可以治癒」的最高照顧期

望，到「希望親人不要痛苦」的兩難困境、到盡頭的「希望親人可以善終」，到回歸自身的意義「希望自己的未來更好」(同註 38)。而令臨終陪伴家屬感到痛苦或害怕的是「沒有希望」的感覺，但這常常也是轉化的契機。因為，死亡事件的遭逢是人生極大的挫敗，無力感的襲來使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的心靈有了一個轉化的基礎：「幻滅」；尤其，是臨終病患身體狀況一直走下坡的同時，病人或臨終照顧者大都會先陷入求食療、求藥療，甚至求神拜佛的緊急狀況，這狀況在 A、B、C、D 四位受訪者的臨終陪伴歷程都曾經驗過，尤其是在 B、D 兩位受訪者的臨終陪伴處境以及 C 受訪者長達十七年的照顧歷程。這樣的緊張狀況，通常要到某種程度的無望而升起幻滅意識時，才會放下；放棄自我的保全往往來自深刻的絕望，也唯有這樣的絕望，這個生命轉化的必要進程，我們才能在無路可走的境地看到生命轉化的契機。所以，臨終情境時的「臨崖放手」的「更進一步」，是靈性提升的最後機會；這一點，無論在臨終者或是臨終陪伴者都是一樣的。B 受訪者的父親的臨終精神、C 受訪者與其父親的順其自然之生命態度、D 受訪者在父親最後一刻的了悟放手，她在絕處中老實回應了生命的情境，用最真實的態度回應了生命。希望，也因此在那一時刻獲得了澄清與昇華，也因此讓生死兩方得到最大的安慰。以上在在展現出深刻絕望下的生命轉化，生命的奇蹟也由此而展現；所以，生命的希望可以在不同層面的生命經驗中去體驗，甚至改變。

Parks¹¹⁰ 認為非預期性死亡悲傷的解決較困難，因為它嚴重破壞我們的權利感與秩序感，而會伴隨著很大的無助感。簡言之，非預期性死亡它侵犯了安全感與可預測性，讓人覺得這世界充滿危險。由此可知，非預期性死亡比預期性死亡帶來更大的壓力，更具傷害性，會造成悲傷調適期的困難與複雜。D 受訪者所遭逢之臨終陪伴處境就屬上述之非預期性死亡；而她在臨終陪伴所立下的大愿，歷經驚心動魄的努力之後，卻仍要面對父親溘逝，更叫人情何以堪。但是，她以堅定的信力與父親的支持渡過悲傷調適歷程，而她在父親臨終前的轉念放手，更是 D 受訪者悲傷調適的轉捩點。D 受訪者說過，因

¹¹⁰ Parks, C.W., & Weiss, R.S. (1983) Recovery from bereav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引自李開敏等譯 (1995)。

為能放父親走，才能接受父親的死亡；而且，她是因為明白父親的意願才放手，且深信父親有好的歸處，甚至後來還感受到父親自在回歸時的深刻喜悅。所以，臨終陪伴家屬們最終的「照顧期望」應在於「盡力」，因為唯有在盡力之後，才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也才能在接受自己的有限之後，接受死亡。這份盡力，對臨終陪伴家屬的悲傷調適也有一定的助益；經過臨終過程的努力，比較能面對事後的悲傷調適歷程，比較能在跌落谷底之後回升。本研究終四位受訪者在臨終陪伴歷程中的盡心，盡心陪伴、盡心照顧、盡心祈求、盡心挽救，臨終陪伴者以自己所能為的去盡心盡力，主要是希望能改變當時的困境，在「盡人事，聽天命」思考層次之下，則是求個「無憾」。因為盡力過，所以能接受死亡；因為盡力過，所以能無憾；因為盡力過，所以才有深刻的絕望，所以能再生希望，獲得人生的力量。

2. 圓滿的意義

「結婚生子」的悲傷調適轉機機制，是依受訪者個人的人生階段發展而定，訪談結果以 B、D 兩位受訪者為代表。Kubler-Ross¹¹¹ 指出，壓抑情緒，假裝生活已經迅速恢復正常的人，比較難恢復正常的生活。亦即，長期否認或逃避喪親之痛，或強迫自己停留在喪親的經驗裡，可能會導致複雜或病態的悲傷。這在 B 受訪者的悲傷調適歷程中可以發現。B 受訪者在悲傷調適初期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以照顧母親為生活的重心，認為自己不該、也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悲傷。所以，其悲傷調適是一直到最近幾年結婚、生子之後，才有新的力量去轉換心情、換個角度去面對、接受失親的傷慟。

而生命意義的尋找與創造，不只在結婚生子的生命傳承獲得實踐，也在承繼已故親人的風範遺志上獲得實踐。這些在 A、B、C、D 四位受訪者身上皆可得知；四位受訪者一方面肯認父親一生的修道行旅，一方面也以承繼這份心旅為志，期以道緣續親緣，重獲生命的力量。D 受訪者道出了這份心聲：「相信有一天，我們理天再相見！」(D37)

¹¹¹ Kubler-Ross, E. (1983)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 Macmillan. 引自李開敏等譯 (1995)。

雖然，接受親人死亡事實的時間，會因臨終陪伴家屬個人的背景、個人的生命歷程以及臨終陪伴處境而異，然而，一個個啟化延燈的生命故事，已深深烙印在臨終陪伴的生命經驗裡。A、B、C、D 四位受訪者都在臨終陪伴過程中，受到父親的啟化與感動，受訪者或許會因為失親、失去生命的依靠而悲傷不已，受訪者也會因為這份啟化與感動，有再站起來的力量；愛，是所有學習的起點與終點，因為愛，受訪者看到自己生命的出路。

但在臨終陪伴歷程中，受訪者也是有所遺憾的，這份遺憾常常是悲傷調適歷程中的牆，阻斷調適的機制運轉，成為喪親者心中永恆的傷。A、B 兩位受訪者，前者為了父親臨終時，未能及時趕回隨伺在旁而感到遺憾，後者則為了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而深感遺憾，總覺得父親還有未竟之言的感受，成為多年積壓在心中的塊壘。我們該如何看待生命中的「遺憾」？在遺憾之下，如何肯認善終？兩位受訪者皆表示，這份遺憾無礙於父親的善終，這是自己要「認」的因緣。A 受訪者轉以更積極的態度來詮釋善終，其定義善終兩條件之一的子孫環伺在側，A 受訪者以為重點還是應該在自身修為的把握，外在因緣不是我們能掌握改變的，現在自己對死亡是隨時準備好的態度。而 B 受訪者則轉生命態度為「把握現在，沒有遺憾」，覺得要珍惜每個時刻，不要有太多遺憾，也不要帶給別人太多遺憾。

訪談資料顯示，四位受訪者悲傷調適的轉機都是「接受死亡」、「對善終的肯定」以及「承繼遺志」。這三項轉機機制的背後存在著信仰的支持系統與肯定。接受死亡的態度是悲傷調適的關鍵。四位受訪者中，B 受訪者因為遭逢喪親事件時尚年輕，在臨終陪伴處境中未能澄清照顧期望，再加上悲傷歷程的壓抑；所以，悲傷調適期間較長。然而，受訪者透過臨終者一生行誼風範與臨終的生命態度，而相信；就因為相信父親，所以相信。受訪者因為相信，所以有希望；因為有希望，所以能相信。希望伴隨著信仰所存在的不確定感，同樣必須被不斷地澄清，受訪者因信仰而有希望，因信仰而遭遇困境，最後復因信仰的獲得澄清而再獲得新的希望力量。受訪者在臨終陪伴歷程中，親證父親的選擇與態度，喪親事件教導他們學習，向死亡學習，也向父親學習。雖然，臨終陪伴的歷程總是充滿坎坷崎嶇，但是，支撐家屬們繼續與親人共在的信心與力量，常常也是在

這番艱辛的歷程中獲得，家屬在臨終陪伴歷程中的苦境，是尋找與創造生命意義的過程。而這過程不會因親人的回歸而停止，希望與意義的詮釋循環在悲傷調適歷程中，是不斷循環與前進的。

所以，歷經喪親事件之後，受訪者都有了前瞻性的希望與新生的力量；喪親事件後的生死體悟茲表現在：「生命態度的改變」、「死亡態度的改變」、「生命意義的詮釋」以及「對自己是否善終的省思」四個部分。受訪者似乎都為自己的生命經驗重新註解且賦予意義，學習以不同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及這個我們已知的事物。生命是各自承擔的，在善終是必然的回歸信力下，自己將如何在最後的階段成長？如何在自己的臨終處境中「歸空」？如何在生命的每一刻遭逢中「歸空」？這是受訪者在歷經喪親事件之後，對自己生命的深刻反省覺察。又，「圓滿」的意義是什麼？受訪者在喪親事件後，學會以不同的眼光詮釋生命中的缺憾---原以為的缺憾；並從而體認並實踐把握當下的重要性與行動力。所以，幸福不是必定的，圓滿不是我們所能劃限的。每一個臨終陪伴的歷程多少都有遺憾與自認不圓滿之處；重要的不是究竟哪裡不圓滿，或是如何去追究自己的遺憾、不圓滿，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在當時的自以為的不圓滿的缺口中，再次明白死亡的不確定性與生命自身終究無可逃避的死亡必然性，然後才有當下了悟與承擔。B 受訪者以為喪親事件對其的意義，是一個「成長的機會」，學習了獨立與承擔。C 受訪者則認為，喪親事件讓她體會了「苦難背後的慈悲」，她學會重新詮釋了苦難的意義，也看到了父親受苦的意義。所以，A、B、C、D 四位受訪者對自己是否善終的省思都予以肯定的回應；研究者除了在訪談中，感受到他們對信仰的堅定信力之外，言談間研究者還感受到一份自信的流露，這份自信不只來自於信仰的堅定信力，也來自於生命經驗後的成長領悟，更重要的是來自於走過生死幽谷後的坦然自在。因為，他們對死亡不再如以往般恐懼害怕；縱然對死亡仍有許多的未知與不確定，也能有經歷後的自適與了悟，從而慢慢學會付出生命，能把自己給出，能把自己交給上天。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分析與討論的結果，本章將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歸納，並對於延伸出來的相關議題及研究限制進行闡述，進而提出建議。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是結論；第二節是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不同臨終處境之臨終陪伴經驗，進行深入的描述分析、探索與認識。從臨終陪伴開始，直到臨終家屬過世後的悲傷調適為止，透過臨終陪伴家屬對於臨終陪伴經驗的主觀詮釋，來解析臨終陪伴的信仰與希望的澄清與轉化歷程，並瞭解臨終陪伴家屬對於自身經驗的意義的理解。歸納研究發現後，獲得以下結論：

一、臨終陪伴調適歷程的影響因素

臨終陪伴家屬的照顧或陪伴核心、與臨終者的關係、與死亡的關係及其與信仰的關係，是探討臨終陪伴歷程的重點。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臨終陪伴調適歷程及悲傷調適歷程的因素有：臨終陪伴家屬臨終陪伴開始及喪親的年齡（含人生的發展階段）、臨終陪伴期間長短、親屬臨終模式、

臨終親屬及臨終陪伴家屬對宗教的涉入、體悟與信力、臨終親屬及臨終陪伴家屬的死亡態度、臨終者與臨終陪伴家屬的關係深度等。悲傷調適歷程中的過渡、轉化契機則有：臨終陪伴歷程的照顧期望、臨終陪伴歷程的努力、喪禮、感應顯化、照顧家人責任的擔負、死後境界的確認、接受死亡的態度、對善終的肯定、承繼遺志、生命歷程的發展（結婚生子）等。對於臨終陪伴家屬而言，最重要的支持是信仰與親情。

二、一貫道信仰對臨終關懷的啟發

（一）善終的信仰

1. 善終的省思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對善終的定義與條件，但面對自己親人的臨終處境時，每個曾經共命陪伴的生命都會發現，自己對生命的了解太淺了，以致於無法應對當下自身的處境。其中，會有痛楚、懷疑、恐懼、不解，甚至撕裂的吶喊，死神彷彿突然才出現在他的生命中，掀開了這一生鋪陳的假面，讓我們照見那不得不直視的生命真相，讓我們兀自省察，生命的斷裂是來自於我們對生命不真實的態度。

那麼，善終到底有沒有標準？善終會不會隨時代、文化而有差異？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如果只是追求世俗的善終，或許是可以達成的，但是，真正的善終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死亡的個己性之下，一般的善終條件始終跳脫不出陪伴者的觀點。事實則是：善終是極難加以定義的主觀認定，因為其主體已經不可能再回來表達了！誠然，生命個個的情境是獨一無二的，很難去評比比較，因為，情境是當下的，回應是生命的。威斯曼：「某人的善終顯然不見得是另一人的善終」¹（同註 23）所以，圓滿不是必然的，幸福不是一定的；唯有跳出自己的框架、以臨終者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視野觀點、才

能掌握到重點。善終，可能還是自己最清明，以之，我們終究要回到的是自己的善終問題，生死大事唯有一己承擔。

而通常沒遭遇死亡的人，不會認真去思考什麼是善終。對善終的思考與澄清，有助於一個人面對死亡與澄清自己對死亡的盲點與建構自己的生死態度。尤其在面對至親親屬的死亡情境之後，基於陪伴的共命相繫，若能/常能/應能對死亡有所省思與澄清，將是陪伴者銘心刻骨與死亡遭逢的一課與生命成長的契機。

2.一指超生的信仰

一貫道「一指超生」的信仰殊勝即在於超越了一般善終的條件，當下肯認「求道即是善終的保證」，而「歸空」就是善終的實踐；因為「歸空」即是「歸根」，意指回歸生命的根源本處，如此即是「善終」。故信仰者無論面臨如何的臨終處境，都能泰然面對，置死生於度外，都能將生命歸向於無生的「歸空」實踐，此不僅端賴於平日三寶心法的修持功夫，更肇因於對「一指超生」的信力與正確的信解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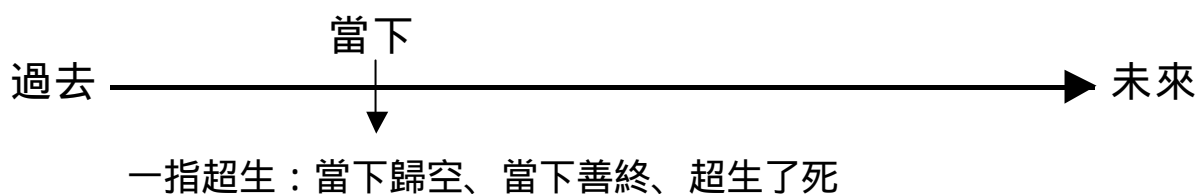
一貫道點傳師在進行點道儀式時，即已演示歸空深意，明示生死歸處，啟發求道者的大依靠、大信力、大愿行，此即一貫道臨終關懷之始。所以，一貫道道親在求道當下即引入道門，啟程歸鄉道途；亦即「歸根復命」是所有生命應然的實踐。而後，一貫道道親在明白肯認「一指超生」的信仰之深化、純化過程中，淨純自己的慾念俗心，一貫不二，從轉化平日一思一行的執著貪染，到臨終歸空的當下一念把握，皆從不離這「一指」。求道者以「明師一指點」的殊勝奧義及彌勒的鴻慈大愿，而得以「一指超生」；且以自身生命的信力相印於祖師本懷、大道本然，終而能回歸至善的終極歸處----達臻「歸空」。

故以此觀之，善終是必然的、且是當下的。所以，一貫修行實踐的要旨不只是為臨終的歸空做準備，而必須是時時、當下都能、都得歸空，讓生命時刻含藏無限生發的可能性。故而善終的準備在時時、當下中，不斷朝向一個更開放、更無礙的境界攀升，直

到達臻個己生命的圓滿境界。所以，這個生命的圓滿，絕對不是俗世的、外在的、形式上的圓滿，而是對於生命實相的穿透、了悟與實踐。以此觀點，我們的生命歷程都是朝向這個圓滿生命的通過儀式。處處見絀的困境肇因於我們有限的思維，滿目瘡夷的人生是我們殘破不堪的自我的寫照。以此來觀照死亡，死亡可說是生命一個見證、收圓、回歸的點，一個轉化生命的契機；對死亡的觀照，讓我們停止再汲汲營營於不可知、不知止的追求，不再迷失，以找回生命的原點。

所以，一貫道的「一指超生」可說是「善終的信仰」。而信仰者信仰的動態歷程便是在「一指超生」的信力下開啟、澄清與實踐的。生命內在深層的焦慮不安，透過與信仰契合共鳴的力量，而得以轉化；這是自力內化他力的信仰澄清過程。

一貫道一指超生之信仰內涵，如下圖 5-1-1 顯示：



3. 善終的實踐

善終是一個人一生功過問題的認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嗎？如何去看待人生過錯在生命中的意義？重點或許就在於能不能在臨終一刻，真能放下屠刀；重點或許不在於一生毀譽功過的外在評論，而是在於自心當下的能解自在，如上圖 5-1-1 所示。平時的修為是有可能增盡內在的力量與智慧，但不是絕對的；因為，只要自己還是沒有真的對生命有正確的認識與慧解人生，最後還是沒有辦法真正面對死亡、面對無常的必

然，也枉然所謂的一生修行。

所以，若說善終「可遇不可求」，應是放在臨終當下的心念把握上而言，而非是臨終的方法上。善終之所以可遇，是因為必然可遇；之所以不可求，也是因為必然可遇，所以有無需強求的了悟。本研究中的臨終者與臨終陪伴者，以其生命的經驗歷程來呈現出其「可遇」的信解信力及「不可求」的了悟承擔。

所以，一貫道的求道到底保證了什麼？保證有善終的殊勝因緣？還是善終的保證？這不是可以用百分比來概算機率的，這是在生命實實在在情境中，自己能不能在當下悟明生命主體的主宰性、超越性。解脫不是在歸空的當時才來論定，解脫應該是在生命的時時刻刻，應該在一次次遭逢困蹇束縛的時刻。回應於一貫道信仰者普遍的疑慮，如同回應於一般人對一貫道的疑慮一樣困難，因為，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我們究竟能不能回應自己生命的詰問。

善終，並非是我們以為的「無過」境界，真誠「懺悔」與真心「了愿」的力量，才是提昇靈性、轉化生命的關鍵。「一點真誠對老中，絕對就身軟如綿」大成若缺，此身本有缺陷；走過生命歷練的歷程，善終與否，確確實實地只有自己最清明。

4.善終的表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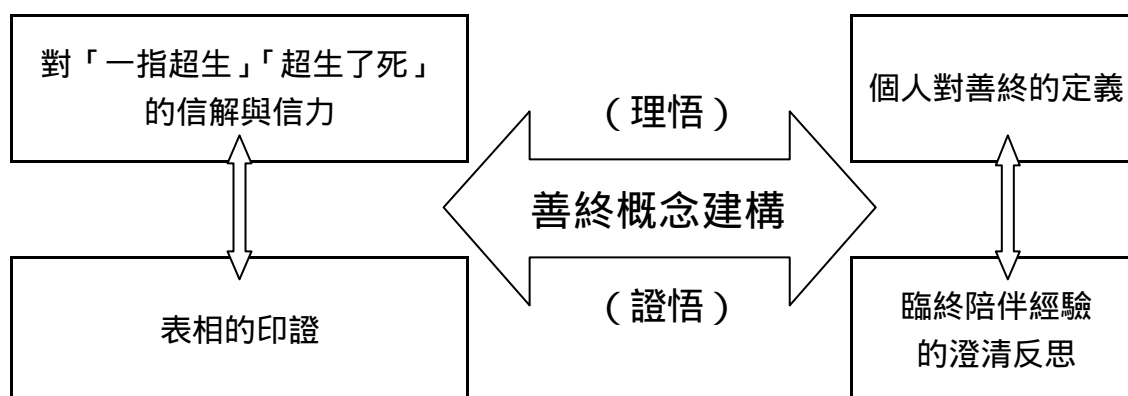
善終認定的關鍵點，在於個人是否能在各自的臨終處境中，自在回歸，沒有遺憾。善終？回理天？成道乎？對去處的看法，死後世界的問題，相應於生命「歸空」的歸本狀態而言，自當是肯定沒有疑問的；因為，這是生命本然狀態。道德經：「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一貫道以「身軟如棉」來代表生命的永生涵義。一貫道以表相來印證一指超生的殊勝、以表相來啟信生者、以表相作為與歸空者的溝通與見證，所以，一貫道可說是借「表相」來「證道」。而死亡，是歸空、也是證道的過程。

表相究竟是外在的，但信仰者對表相感受到支持、安慰的背後，實則隱含著信仰者的信力與焦慮的對話。死後身相變化的觀察解讀與意義賦予，端賴於信仰者的信仰建立

與對死亡觀點的澄清。一貫道的身體觀，也是建立在這「身軟如棉」的基礎上；所謂的「借假修真」修行觀點，意思是說藉由對有限（假：身體）無限（真：靈性）的了悟，以有限來創造無限，以無限來轉化有限，而達臻性心身一貫無二的境地。這個「假」、「身體」、「表相」都是生命修行成長的資糧，而生命的歷程就是顯道的過程。

5. 善終概念建構

一貫道道親善終概念建構，茲整理如下圖 5-1-2 所示：



(二) 喪葬禮俗的特色

因為對「一指超生」的信仰，一貫道把已歸空道親，視為已解脫成道的仙佛來處理喪葬事宜，這成為一貫道喪葬禮儀中極具特色之處。除卻了民間信仰中許多繁複奢華不合禮之舉，也除卻了對死亡禁忌中許多荒謬不合理之處，一貫道的喪葬儀禮展現了「超越性」的特色。即無須靠他人旁助善終，憑靠的是彌勒鴻慈大愿之他力，及個人之自力

便能成就。如 C 受訪者家人在喪葬期間誦「四書」經句，其理念是：「四書」是父親的最愛；但也不是誦給父親聽或做功德給父親，父親已然了悟，誦經是讓齊家團結共融，並做為感念父親的方式。

一貫道的喪葬禮儀，目前尚無固定儀軌。然而其信仰之統攝性特色，在喪葬禮儀中可呈現一隅，揉合參雜佛、道儀禮以及民間信仰儀禮處處可見，展現其「統攝性」的特色。一貫道統攝性的原則，除了一切以「理直圓融」為原則之外，依持著歸空者已然圓滿的理念之下，「如何成全生者」常常是一貫道喪葬禮儀操持的重要考量向度，充分展現出一貫道活潑應世的準則。所以，辦理喪葬儀禮時，道親悉心義務參與協助；除了為歸空者圓滿後事，讓歸空者心安之外，也希望能藉此成全歸空者的家屬悟道、入道。所以，在無固定儀軌的背後，諸多的應變方便之中，重點是在不違背歸空者意願考量下，讓歸空者的家屬建立對道的信心，成全渡眾。甚至，歸空者家屬常常都能感應到，這最後一場「說理證道」是歸空者親身操辦的，A 受訪者感受到的「暗合」即是一例，一貫道道親常認為這是歸空者藉以顯道的方式。一貫道喪葬儀禮的理念與辦理原則，可提供現代喪葬禮儀參考。

（三）死亡教育

誠然，生命個個的情境是獨一無二的，很難去評比比較，因為，情境是當下的，回應是生命的。然而，前輩對後輩在死亡上的引領與教育，是一貫道家庭或道場常見的死亡教育特色。無論是在家裡對死亡態度的開放與對生死議題的探討，或是平時參與道親喪葬儀式，甚至是對遺體表相的關注思考等（如 C 受訪者父親引領她去看歸空的道親，以及 C 受訪者家人對遺體的不恐懼、A 受訪者本身對喪葬死亡事宜的多方面參與），在在都表現出一貫道道親死亡教育的特色。

在「一指超生」的信仰下，一貫道道親的「視死如歸」，確實減少了死亡的焦慮；

在一貫道的喪葬儀禮裡，除了悲傷、懷念、感恩之外，有更多的祝福與希望，甚至是喜悅，如同 D 受訪者所感受到的一般。

三、意義的點亮現身

臨終陪伴家屬因深厚的親緣連結，而與臨終者的臨終處境有共命的連結關係；臨終陪伴家屬與臨終者之間互相的瞭解、感悟與成全，一起向生命中共有的恐懼：「死亡」學習。在本研究中，臨終陪伴家屬在臨終陪伴經驗中，經驗了生命的挫折、苦難與超越轉化，意義的探尋在整個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臨終陪伴家屬從現存處境遭受巨變的危機威脅「死亡」開始，到秉持「希望」走過整個臨終陪伴歷程，以及通過意義重建而獲致悲傷的療癒，每種不同的臨終處境不僅是臨終者最後的成長機會，也是臨終陪伴家屬生死遭逢的成長啟示契機。

（一）動態的信仰歷程

臨終陪伴經驗必然呈現的焦慮、不確定感，是貫串在整個陪伴歷程的；但它同時也與希望、支持、信仰同在的。信仰者面對命運遭逢，必須以理解、找答案、尋求一個合於自己的、能過的了關的解釋，來慧解生命。這很重要，因為，這關係到生命怎麼走下去，關係到生命要怎麼過這一關；當下態度的選擇，就是生命延續開展的種因。尋求一個解釋、要求一個了解，並不是要上天給一個答案，那吶喊發自於心中，在生命深谷中迴盪，直到自己的生命能夠給予回應，找到自己能夠解脫自己的答案為止。「無限的棄絕，是比誠信居先的最後階段；所以，尚未完成這項運動的人，便未擁有誠信。」（同註 100）以真誠對真誠，以生命對生命。只有當生命徹底的認清且接受自己的有限，才能真正認識到生命，才有虔信。

「信仰」不應只是知解上的認識，更需是修養上的體認；在遭逢生命變化的當下，只有理論性的回應信解是不夠的，生命需要生命性的契入與證悟。D 受訪者談到以前講三寶的時候，講「一指超生」、講「超生了死」、講「理天氣天象天」，就只是講，不能

算懂；直到父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讓她對生死有另一種想法與體悟，覺得現在講三寶的時候，感受與以前完全不同。D 受訪者以為原來以前對一貫道的、對生死的看法都是很淺薄的，經歷過這件事以後，她體悟很多，講課的時候比較能有所體會、契入。所以，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不啻是渡化 D 受訪者的一種方式；生命藉由生命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件，互相成全。這一點體悟，無論在 A、B、C、D 四位受訪者身上都能看到，他們都已深刻感受生命的啟發。在臨終陪伴歷程中，宗教施為大都在初期出現（BCD 三位受訪者），也與信仰者本身信仰的澄清相關；尤其是歷經十七年臨終陪伴歷程的 C 受訪者，其間的心念煎熬、轉折與放下，實是個人信仰最大的試煉。

另外，新一輩的修道觀點以及信力建立方式的不同，也呈現在本研究中。對一指超生的詮釋，也會因時代、個人、信力而不同。這更加顯示出「人能宏道」的信仰觀點，即道無所不在，人以其生命的情境遭逢，通過信仰展現生命的力量；不因時代、個人、因緣不同而不同，一個個生命故事透過經驗的遭逢來點明生命自身的意義，而道透過一個個生命故事來顯現道的無所不在。

（二）生命的奇蹟

接受死亡與放棄求生之間的界限在哪裡？有限與無限的界限在哪裡？生死的界限在哪裡？

悲傷調適歷程彷彿是一段峰迴路轉，恰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歷程，常是過了一關之後，又得繼續面臨下一關口，但一次接著一次的漸進發展、化解危機，個體便得以再往前進步，獲得浴火重生的認識與覺醒。所以，復原之路亦是一個動態、不斷流轉的歷程，隨著整個復原的節奏盤旋而上，而一次次顛覆混亂後再度獲得的平衡，都能再一次產生更大的力量與更完整的意義。所以，臨終陪伴者是通過對經驗的回顧與統整，進行意義的對話、詮釋而重新建構出意義的脈絡，讓自身得以從苦難的

禁錮中解放，重新再為意義定位。經驗的體驗者就是意義的賦予者，意義的建構決定了人如何去詮釋自身的經驗，它提供了一個解釋的框架，幫助我們組織了現實經驗，發展出對經驗的解釋，為人帶來生命的意義感。

在本研究中，我們看到臨終陪伴者在自身的經驗中澄清希望、尋求解釋，因應危機的挑戰而開展生命的視野。其一：不再以單一的因果觀點自適，明白因果並非線性的、單一的因果關係，而是多重多項變數的方程式，所突破的並非單一因果的格局，而是對世界的解釋框架。其二：以開放性的觀點，接受臨終者的自主的選擇，這首要的前提是，在一指超生的信仰之下，願意相信臨終者是自明且可以有自主權的。這自主權並非是技術上的方法自主，而是相信每個生命有自發選擇臨終模式；「如願以償」，來時即已選好去時路，臨終的模式是個己了愿的方式，展現更積極的生死態度。其三：圓滿觀點：圓滿的詮釋與善終認定與否的關係密切。這不僅涉及宗教的觀點，其實可以說是對表相世界賦予個己有意義的詮釋的深層探索。幸福不是必定的，圓滿不是我們所能劃限的。每一個臨終陪伴的歷程多少都有遺憾與自認不圓滿之處。研究者以為，重要的不是究竟哪裡不圓滿，或是如何去追究自己的遺憾、不圓滿，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在當時的自以為的不圓滿的缺口中，再次明白死亡的不確定性與生命自身終究無可逃避的死亡必然性。綜合言之，臨終陪伴者在臨終陪伴經驗中，體悟出放手的智慧、順其自然的智慧、不勉強的智慧，重而再次看到生命的奇蹟，而這奇蹟是從絕望所開展出來的。

所以，喪親家屬在歷經喪親事件之後，能以「承繼遺志」，以肯認、承繼父親選擇的信仰，賦予他們的死亡更深的意義。喪親家屬試著以更大的熱誠繼續活下去，至少，試著以某種方式完成父親的希望或願望。他們也慢慢知道，喪親之痛是漫長而折磨的過程，憂傷會一再地回來。震驚、麻痺和不相信親人過世的想法將逐漸褪去，代之以對自己重大失落的一種深刻而往往是絕望的感受，然後再漸漸地達到痊癒和平衡。

第二節 建議

一、給已有信仰或將有信仰的臨終陪伴家屬/喪親家屬的建議

人們常說，活著便有了希望。但是，在自知生命將盡，或親人生命將盡，甚至是生命必須擔負不堪的折磨時，我們要如何懷抱希望？或者，應如何重新思考「活著便有了希望」？終究必須面對的必朽人生或是面對不堪的生命品質時，常覺得活著是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現代醫療科技環境下，人是越來越無法為此身做主，越來越覺得為難。當我們被迫去面對生或死的抉擇時，暫且拋開法律道德觀點，「好死」亦或「賴活」的課題，確實考驗著且深深為難著當事人以及陪伴家屬。當然，我們的為難背後，存有著我們的文化與價值體系，而死亡，在此刻逼使我們的立場、價值現身。

此時，宗教信仰扮演著什麼角色？如何影響信仰者？以及信仰者如何在真實情境當下，實踐體悟自己的信仰？宗教予人的印象是看透生死的，犧牲、奉獻、放下，教導人懂得放手，教導人懂得死亡。這與「求生的意志」似乎是相悖的，尤其是在臨終一刻，以及抉擇「好死」或「賴活」的當下。宗教究竟是如何看待生死的？這是我們必須不斷且必須回應的問題。

宗教是實踐的、身體力行的。宗教體驗的過程，「乃是由『動態的』(dynamic)、『辯證的』(dialectical)、『困思的』(paradoxical)角度來設想的。」(同註5)臨終場域是信仰最具試煉的交戰場域；親人的死亡是我們生命信仰檢證考驗的機會，讓我們深省所信仰的、所倚重的究竟是什麼？當信念被死亡檢視橫掃，我們彷彿被擊中要害，被全面穿透了，無所遁逃的是知見的無用荒謬，一切的理直氣壯原來無用。啞口的剎那，那說不出口的是什麼？如果說臨終者面臨了雙重的斷裂：「身體的連續的斷裂以及常人世界的斷裂」(同註19)，那臨終陪伴家屬面臨的將是斷裂中的斷裂，因為，歷經最深失

落的死亡遭逢經驗，彷彿生命跟著死去的感受，面對逝者已杳，卻仍然寓居於世的生者該何去何從？臨終情境的束手無策，臨終陪伴家屬能做的究竟是什麼？一生的信念，彷彿被濃縮考驗於臨終的當前，緊抓不放的希望真是叫人為難啊！無能為力的感受又叫人情何以堪！歷經了至親的死亡，真正想問的應是生者該如何走下去？如何再看到自己生命的意義？自己是否能夠善終呢？自己的臨終一刻又會是如何呢？自己有能力面對任何可能性嗎？生命中，真正能把握的究竟是什麼？人有改變的能力，有無限的可能性。但是，改變的契機在哪裡？無限的可能力量在哪裡？

走過生命的幽谷，在生命低迴之間，思念現身；再怎麼說，善終只能帶給喪親者寬慰，卻無能削減失親的悲痛。善終不見得能幫助家屬度過難關，但逝者能有一個良善的歸處，確實也能給生者帶來安慰。然而，真正能轉化撫慰喪親家屬心靈的，不是親人是否善終，而是家屬心靈必須找到生命的繼續依持、找到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宗教信仰究竟幫助了什麼？提供一個解釋？還是一個心安的表相？我們該自問的是：終究，你相信的是什麼？

回應於臨終陪伴家屬自身的問題，善終或許應包含臨終者的善終與臨終陪伴家屬的善終。「臨終陪伴家屬靈性的圓滿完整，是善終的終極實踐。」死亡，是如此的個己、無可替代；然而，善終卻可使生（生者）死（死者）兩相得安。善終，不僅是安寧療護的最高宗旨，更是臨終關懷得以實踐的關鍵要點。但是，善終不是理念，善終是一種生命的態度與實踐。我們可說是準備了一輩子來面對善終的問題，生命藉由死亡的遭逢，檢視考驗我們賴以建構的思維；而臨終陪伴經驗，可說是臨終陪伴家屬世界崩解之重構過程。重點是，臨終陪伴家屬能否在信仰與希望的澄清與轉化之中，看到改變的契機，找回原有的力量，願意再次相信生命的可能性。

當我們願意相信，生命必定會有奇蹟；因為，生命本身就是奇蹟。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限於時間及精力，有關喪親家屬的性別及之前遭逢的死亡經驗、死亡親屬的年齡及性別、家庭其他成員的互動涉入影響等其他因素，是否影響臨終陪伴經驗歷程、悲傷調適歷程以及生死體悟，一時都未能再深入探討。另外，喪親家屬先前的信仰狀態、生命價值觀、死亡觀等，如何影響其在經歷喪親經驗的調適部分，值得再做進一步的研究探討，以作為未來推廣生死教育之參考。

除此之外，本研究僅以少數受訪者為對象，並不足以推論到每位對象身上，而所選擇的不同臨終處境也屬單一獨具的生命情境，亦不足以以偏蓋全推衍至全面，未來若有更多的研究對象，將可呈現出更不同的風貌、更多向度的結果及異質的豐富資料。最後，若能將臨終者也列入研究對象，應更能了解其與家屬間的關係與互動的脈絡，且能相互檢證結果。

（二）研究內容方面

因採取不同臨終處境的臨終陪伴經驗做為研究內容，故臨終陪伴經驗呈現多樣性的資料內容，在範圍上不易釐清，牽涉的層面太廣、異質性太大，以致增加資料處理上的困難度。建議之後的研究，可以針對喪親家屬的生命發展歷程、喪葬禮儀等某一特定主題進行深入探討。或針對某一特定臨終陪伴處境個案，或臨終處境之當事人，進行縱向深入的探討研究。

（三）訪談方面

使用深度訪談法，訪談員最好能受過專業訓練。首先要熟悉訪談技巧，如：積極傾聽、重述語意、摘要等，同時也必須時時保持親切、開放、尊重以及同理的態度，如此

方能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與合作，以獲得真實可信的資料。其次要注意的是，在訪談時，除非受訪者詢問，沒有必要談論自己的觀點。不僅如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自我反省是很重要的，研究者要避免將自己的主觀加在研究上，盡可能的中止個人的解釋與意義，以期全然進入受訪者獨一的個人世界中，了解其個人所述之意；也就是研究者要如鏡般真實的反應現象。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北海老人。理數合解。上海崇華堂原版。

北海老人。一貫探原收錄於理數合解。上海崇華堂原版。

佚人著。道統寶鑑。台北：正一善書。

張天然（1939）暫定佛規禮節。三德書局印製。

齊克果著。孟祥森譯（1968）恐懼與顛怖。台北：敦煌。

Elizabeth Kubler-Ross 著。王伍惠亞譯（1974）最後一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原著為1969年版）

慈無依（1982）末後一著。台北：慈光出版社。

宋光宇（1983）天道鉤沉。台北：元祐。

佛學書局編輯部（1983）實用佛學辭典。台北：佛教出版社。

北海老人（1984）末後一著。收錄於林立仁整編北海老人全集。台北：正一善書。

林萬傳編著（1984）先天大道系統研究。台南：葦氣巨書局。

慈虛明（1986）觀彌勒祖師因緣看求道人去處。高雄：(天霖佛堂)立德圖書館。

齊克果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著、孟祥森譯（1986）齊克果日記。台北：水牛。

郭明義採訪、慈蓮華整理（1987）求道以後的人生。台北：正一善書。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編（1988）一貫道簡介。台南：葦氣巨書局。

李玉柱（1988）天道的再發現與再創造。台北：宏政圖書。

李玉柱（1988）認理歸真的重現與重建。台北：圓晟。

吳庶深（1988）對臨終病人及家屬提供專業善終服務之探討。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明文（1988）三寶啟示錄。台北：國聖出版社。

- 夢湖編述 (1988) 性理釋疑選讀小註。草屯：玉珍書局。
- 慈陽居士編輯著作 (1988) 大道中源詮義錄(1)回歸道與上帝。台北：大道文化。
- 慈陽居士編輯著作 (1988) 大道中源詮義錄(3)大道性理真傳。台北：大道文化。
- 郭明義採訪、慈蓮華整理 (1989) 修道百問。台北：正一善書。
- 陳俊輝 (1989) 祁克果。台北：東大圖書。
- 慈蓮華 (1989) 我怎樣走入天道。台北：正一善書。
- 北海老人原著、林立仁注釋 (1991) 歷年易理新註。上海崇華堂原版、台北：正一善書。
- 郭明義採訪、慈蓮華整理 (1991) 一貫道的修持觀。台北：正一善書。
- 黃瑞琴 (1991) 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Frankl V.E.著。游恆山譯 (1991) 生存的理由。台北：遠流。(原著為 1955 年版)
- 金樑 (1992) 一貫道的精神與思想(一)。台北：圓晟。
- 阿部正雄著。王雷泉、張汝倫譯 (1992) 禪與西方思想。台北：桂冠。
- 潘風明 (1992) 入道之門。台北：基礎文教。
- 蔣國聖 (1992) 一貫道道學術語辭典。台北：國聖出版社、道德畫刊雜誌社。
- 謝文治編整 (1992) 一貫真義 81 問答。台北：明德。
- 賴秀美 (1992) 癌症病患家屬的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之關聯性研究。東吳大學社會系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
- (1993) 一貫道疑問解答。崇華堂版。台中：光明國學出版社重印。
- 林立仁編著 (1993) 天道弟子為何能帶業歸天。台北縣板橋市：正一善書。
- 祁克果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著、陳俊輝編譯 (1993) 祁克果語錄 文學。台北：揚智文化。
- 傅偉勳 (1993) 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台北：正中。
- 潘風明 (1993) 一貫簡義百問。台北：宗明。
- 李惠玲、湯梅芬、黃香香 (1994) 癌症病人家屬在照顧病人住院期間的壓力與因應行為。國防醫學 19 (5) , 485-489。
- 保羅 田立克(Paul Tillich)著、魯燕萍譯 (1994) 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
- 崔以泰、甘蘭君編著 (1994) 臨終的關懷：生命臨終階段之管理。台北：立得。

- 瑪姬 克拉蘭、派翠西亞 克莉著。王明波譯（1994）最後的禮物：如何了解垂危患者的需要。台北：正中。
- 永久輔著。黃玉燕譯（1995）大往生。台北：方智。
- 楊憲東（1995）大破譯。板橋：宇河文化。
- J.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1995）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心理。
- Viktor E. Frankl。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台北：光啟。
- 邱秀渝、董芳苑、楊麗齡、唐秀治（1996）瀕死成人及其家屬的心理觀及其護理。臨終護理。台北：匯華。
- Stephen Levine 著。汪芸、于而彥譯（1996）生死之歌。台北：天下文化。
- 孚中編著（1997）一貫道歷史。台北縣板橋市：正一善書。
- 智者編著（1997）一貫儀式解說。台北：明德。
- 慈曉莊（1997）大道中源----五教一理。台北：大道文化。
- 宋光宇著（1998）一貫真傳(一)基礎傳承。台北：三揚印刷。
- 酒小蕙（1998）以多元方法探討出院過渡期脊髓損傷病患家屬角色緊張與需求。護理研究，6（6），513-524。
- 陳榮基（1998）臨終關懷與安寧療護。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1998.10 第八期。
- 黃鳳英（1998）喪親家屬之悲傷與輔導。安寧療護雜誌 10。
- 郭明義講課、慈蓮華整理（1998）與無生老中同在。台北：慈鼎。
- 慈蓮華（1998）道的體驗。台北：慈鼎。
- 鍾佳真（1998）安寧療護病患主要照顧者的居家照顧需要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石世明（1999）臨留之際的靈魂：臨終照顧的心理剖面。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 李清勳（1999）天恩師德。台北：培真文化。
- 林綺雲（1999）我們需要安樂死嗎。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1999.11 第十二期。
- 高斌凱等著（1999）三寶心法。宏宗總壇編印。

- 陳慶餘、慧敏法師、姚建安等 (1999) 癌末病人靈性照顧之研究-----以某醫學中心緩和醫療病房的經驗探討。中華家醫誌。1999 ; 9 : 20-30。
- 郭明義採訪、慈蓮華整理 (1999) 一條解脫的路。台北：慈鼎。
- 郭明義講課、慈蓮華整理 (1999) 如果沒有明天。台北：慈鼎。
- 楊美玲 (1999) 居家安寧療護家屬主要照顧者照顧經驗及需要之探討。台北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昌雄 (1999) 從心理治療範型論死亡悲傷輔導論題與範疇的澄清。生死學通訊第一期。
- 慧開 (1999) 自古艱難唯一死---從王曉民的生死困境論安易死的可能出路。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1999.11 第十二期。
- 大衛 凱斯勒著。陳貞吟譯 (2000) 臨終關懷。台北：商流文化。
- 石世明 (2000) 對臨終者的靈性照顧。安寧療護雜誌第 5 卷第 2 期 2000.5。
- 李英芬 (2000) 接受安寧居家照顧之家屬的情緒支持。安寧療護雜誌第 5 卷第 1 期 2000.2。
- 李清勳 (2000) 末後一著。台北：培真文化。
- 余德慧 (2000) 臨終病人的事實處境：臨終的開顯。安寧療護雜誌第 5 卷第 2 期 2000.5。
- 林立仁 (2000) 認識天道超生了死。台北縣板橋市：正一善書。
- 柏木哲夫著。曹玉人譯 (2000) 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臨終照顧與安寧療護。台北：方智。
- 楊文王 (2000) 一貫道團中所發生心靈現象的探索---以榮格分析心理學解析。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慈靜寧 (2000) 雲朵下的天光。台北：圓晟。
- Robert C. Bogdan, Sari Knopp Biklen 原著、李奉儒等譯 (2001) 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嘉義市：濤石文化。
- 石世明 (2001) 伴你最後一程：臨終關懷的愛與慈悲。台北：天下遠見。
- 石世明 (2001) 朝向臨終的希望。安寧療護雜誌第 6 卷第 3 期 2001.8。
- 余德慧、李雪菱、李維倫 (2001) 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生死學通訊第五期。
- 許禮安 (2001) 臨終關懷觀念澄清。生死學通訊第五期。
- 陳圭如 (2001) 我的抉擇---三位受暴女性的心路歷程。家庭與性侵害學術論文研討會。179-205 頁。

- 蔡昌雄 (2001) 臨終精神現象本質的宗教哲學探討：一個方法論層次的省思。南華大學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釋滿祥、釋宗淳、陳慶餘、邱泰源、黃鳳英、釋惠敏 (2001) 臨床佛教宗教師在緩和醫療病房的角色和服務狀況調查。安寧療護雜誌第 6 卷第 4 期 2001.11。
- 甘麗華 (2002) 依賴呼吸器老年病患家屬照護之心理歷程---臨終關懷之省思。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宜儒 (2002) 病患家屬照顧經驗中壓力之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永偉 (2002) 善終指數之建構：以安寧緩和醫學觀點為前驅及導向之研究。高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靜宇 (2002) 襲明集。台北：經典。
- 郭麗馨 (2002) 生病陪伴歷程的體驗。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淳、釋惠敏 (2002) 台灣臨床佛教宗教師本土化之靈性照顧。安寧療護雜誌第 7 卷第 1 期 2002.2。
- 蔡昌雄 (2002) 促發模式及其在臨終照顧應用的探討：以某區域教學醫院安寧病房的護理人員為例。南華大學第二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賴維淑 (2002) 晚期癌症病患對臨終事件之感受與身、心、社會及靈性之需求。成功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 John Davy, Susan Ellis 著。許馨仁譯 (2002) 安寧照護的諮商技巧。台北：弘智文化。
- 王萱萁 (2003) 靈性照顧認知與經驗之探討---以中部某醫院安寧病房護士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婉喬 (2003) 宗教師在安寧療護中專業化角色初探。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何賢文 (2003) 悲傷調適歷程及生命意義展現之研究---以喪子(女)父母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慧開法師 (2003) 現代人的生死與醫療情境之反思。生死學通訊第九期。

《英文部分》

- A. D. Weisman (1972) On Dying and Dying: A Psychiatric Study of Terminality,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p.37.
- Yalom,I.D. (1980)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New York : Spring.
- Kubler-Ross,E. (1983)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 Macmillian.
- Parks,C.W.,& Weiss,R.S. (1983) Recovery from bereavement. New York : Basic Books.
- Hileman,J. W.,Lackey, N.R., (1990) Self-identified need of patient with cancer at home and their home caregivers :A descriptive study. Oncology Nursing Forum,17 (6) ,907-913.
- Seidman,I.E. (1991)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n and social science . NY : Teachers College , Columbia University .。
- Barnard D. (1995) : The promise of intimacy and the fear of our own undoing.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11 (4) : 22-6, Winter.
- Lee E (1995) : A Good Death. London : Rosendale Press
- Grant, R.(1996) The way of the wound : A spirituality of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California : Mayfield

(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 臨終陪伴經驗的遭逢

1. 這件事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2. 當時想到什麼？
3. 瀕死過程中，親人如何歷經(身體上的痛苦)？現在回想的感覺是什麼？

二、 信仰與希望澄清的歷程

● 臨終陪伴的心理歷程

1. 與親人的關係如何？相處情況如何？
2. 何時/如何意識到親人即將死亡？
3. 何時/如何能心平氣和接受親人的死亡事實？
4. 親人何時/如何了解自己死之將近？那時距離死亡時間多長？
5. 親人是否心平氣和接受死亡？您如何得知？
6. 面對死亡時，親人如何平撫內在的恐懼及哀慟？
7. 面對死亡時，您認為自己能給親人最大的支持是什麼？
8. 臨終陪伴歷程中，您最需要的支持是什麼？
9. 喪禮如何規劃辦理？遺體如何安排處置？
10. 如何平撫內在的恐懼與哀慟？

- 臨終陪伴的轉化契機：善終的希望

1. 如何定義善終？
2. 如何理解一貫道的「超生了死」、「一指超生」？
3. 是否曾/如何揣想親人的死亡境界？
4. 親人生前是否提及或準備後事？當時的感覺是什麼？
5. 親人生前是否提及有關善終的問題？您認為親人是善終嗎？
6. 經歷親人的死亡，對「生死」有何看法？
7. 親人的死亡對您的意義（或影響、改變）是什麼？
8. 您認為自己能善終嗎？

最後，在訪談結束前，對於今天的主題，您是否還想說些什麼？

(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我 _____ 經過研究者對本研究的目的與性質說明後，願意參與此研究，並同意研究者在遵守以下原則的前提下，接受有關於我個人經驗的訪談：

1. 為協助研究的進行，我同意在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機錄音，方便研究人員紀錄及整理資料。但我有權利隨時停止錄音的進行，而且研究者不得輕易對外透露錄音的內容。
2. 為了保護我個人的隱私，在內容的呈現上，所有足以辨識出我個人身分的資料將被隱匿或更改。
3. 研究人員在研究報告中採用的訪談資料內容必須經過我的確認，以避免我個人的經驗被扭曲。
4. 若對研究過程相關事項有任何疑問，我可以要求研究者進一步說明。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 期：